

法华传记 10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目录

[卷第一](#)

部类增减第一
隐显时异第二
传译年代第三
支派别行第四
论释不同第五

[卷第二](#)

诸师序集第六 讲解感应第七之一

法华宗要序一 法华经后序 法华经序三 法华翻经后记四 添品
法华序五 无量义经序 正法华经记

讲解感应第七之一

晋长安释僧叡一 晋京师龙光寺释道生二 宋吴虎丘释昙谛三 宋寿
春名阎寺释僧导四 齐京师中兴寺释僧印五 梁扬都光宅寺释法云六
梁满法师七 隋国师智者天台国清寺释智顓八 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
九

[卷第三](#)

讲解感应第七之二 讽诵胜利第八之一

唐国清寺释灌顶一 唐京城真寂寺释慧如二 释僧隆法师三 唐大慈恩寺释窥基四 唐左溪释玄朗五 唐释慧明六 唐释智因七 唐释志实八 相州释道昂九 江南释志远十

讽诵胜利第八之一

陈南岳衡山释慧思一 陈国师南岳大善二 隋天台山国清寺释智越三 隋河东栖岩道场释智通四 唐台州国清寺释智晞五 唐天台山国清寺释智操六 唐雍州津梁寺释法喜七 陈宣帝师江陵慧诚八 唐南云峯慧勇九 隋国师南岳慧稠十 隋新罗缘光十一 唐终南山悟真寺善义十二 唐富阳玉泉寺弘景十三

卷第四

讽诵胜利第八之二

晋阿阴白马寺释昙邃一 晋山阴显义寺竺法纯二 晋蜀三贤寺释僧生三 宋剡法华台释法宗四 宋京师南涧寺释道罔五 宋庐山释慧庆六 宋临淄释普明七 宋京师道场寺释法庄八 宋京师东瓦官寺释慧果九 齐京师高座寺释慧进十 齐永兴柏林寺释弘明十一 齐京师灵根寺释慧豫十二 齐上定林释超辩十三 齐山阴天柱寺释法慧十四 齐京师后岗释僧侯十五 魏泰岳人头山[卫-韦+含]草寺释志湛十六 范阳五侯寺僧十七 雍州僧法常十八 齐并州诵经舌十九 唐终南山蓝谷悟真寺释慧超二十 百济国达拏山寺释慧显二十一 唐骊山津梁寺释善慧二十二 晋大原沙门释慧达二十三 唐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二十四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铨二十五 宋黄龙沙弥昙无竭二十六 晋蜀石室山释法绪二十七 宋山阴法华山释僧翼二十八 唐润州摄山栖霞寺释智聪二十九 隋京师静法寺释智嶷三十

卷第五

讽诵胜利第八之三

唐雍州醴泉沙门释遗俗一 雍州福水阴史村呵誓二 黄州随华寺僧玄秀三 唐益州福成寺僧道慧四 魏常山衡唐精舍释道泰五 陈扬都释普安六 唐潞州法住寺释僧定七 隋岐州东山下村沙弥八 缝州陷泉

寺释僧彻九 唐并州释僧衍十 中书令岑文本十一 国子祭酒肃璟十二 临邛韦仲珪十三 唐金城瓦官寺释慧献十四 都下众造寺慧和十五 司亢少常伯崔义起十六 山阳盖护十七 秦州慕容文策十八 宋法华台沙弥十九 天水陇城志通二十 凉州寡妇二十一 隋并州高守节二十二 昭果寺释明曜二十三 瓦官寺释僧洪二十四 大原王珠二十五

卷第六

讽诵胜利第八之四

越州观音道场道人一 河东熏雄二 唐溜州释通慧三 隋开善寺沙弥四 沙呵罗国西耳福缘五 宋益阳彭子乔六 青州白苟寺释慧胜七 宣州尼法空八 代州总因寺释妙莲九 唐真寂寺释慧生十 并州释昙义十一 齐州三总山释清慧十二 建德郡王谷十三 长安大寺比丘尼妙法十四 唐洛州虞林通十五 左监门校尉凭翊李山龙十六 龟兹国沙门达磨跋陀十七 金城释僧智十八 晋沙门释慧达十九 长安城寡女扬氏二十 沙门释法道二十一 隋相州北道僧二十二 唐西京胜业寺二僧二十三 晋竺长舒二十四

卷第七

转读灭罪第九书字救苦第十之一

京师高表仁孙子一 苏长安家妾二 隋魏州彦武三 彭城域人韩睦之四 隋鄜州宝室寺沙门净藏五 梁蒙逊王六 隋豫州慧缘七 梁九江东林寺僧融八 天竺阿兰若比丘九 天竺于阗国瞿摩帝寺沙弥十 天竺[牛*句]萨罗国摩诃衍提婆十一 隋扬州严敬十二 安居县样女十三 大原小女十四 浔阳尼妙空十五 隋并州高守节家女十六

书写救苦第十之一

秦姚兴文皇帝一 天竺波罗奈国僧二 外国清信女三 竺昙遂同学僧四 齐青州道俊五 唐济州灵光寺沙弥六 越州结缘经七 宋释法丰八 唐法海寺释僧安九 唐定水寺释智琰十 唐蒲州陷泉寺释义彻

十一 唐绵州寡妾十二 唐箕州司马十三 唐并州司马楚宣宗十四
唐陈氏十五 唐溜州李健安十六

卷第八

书写救苦第十之二

隋相州僧玄绪一 宋瓦官寺释惠道二 定州县韵三 隆州令孤元轨四
蒋州严恭五 并州李遗龙六 唐梓州姚待七 扬州高邮县李丘令八
唐河东练行尼九 扬州严恭十 满州虞县不信男十一 隋大业中客僧
十二 绛州孤山西河道场僧十三 北齐仕人十四 定州释修德十五
齐太祖高帝十六 并州清信女十七 唐襄州神足寺慧眺十八

卷第九

听闻利益第十一 附出轻毁见报

佛在世光明女一 佛在世妙意天子二 迦叶佛末法商主三 王舍城旃
陀罗子四 贞观鸽儿五 长安县蔚范良子六 外国得通沙弥七 广
州法誉八 毒蛇生天九 舍卫城波斯匿伽罗王十 浔阳湖海女十一
雍州醴泉县沙弥十二 南阳僧法朗猴犬十三 魏常山衡唐精舍蝙蝠十
四 隋吴郡虎丘山猕猴十五 月支苏摩耶菩萨所见饿鬼十六 浔阳处
女十七 西域毘末罗密多十八 尼智通十九 沙弥云藏二十 慈门
寺僧孝慈二十一 唐襄州优婆塞后妻二十二

卷第十

依正供养第十二 附出法供养

宋临川招提寺释慧绍一 宋京师竹林寺释慧益二 齐陇西释法光三
隋九江庐山沙门释大志四 唐终南豹林谷释会通五 荆州比丘尼六
并州城西书生七 宋庐山招提寺释僧瑜八 十种供养记九 灭度受持
供养经卷者弥勒出世时得益十 外国妙华天女十一 仞利天宝瓔天子
十二 长安县老女十三 江宁县优婆塞十四 隋天台山瀑布寺释僧达
十五 法供养胜十六 无行比丘十七

法华传记卷第一

敬礼天人大导师	三身一体释迦尊
三世五佛章门中	兴世演说一乘主
证明法华多宝佛	十方分身诸如来
乃至尽空法界海	常住世雄及分身
稽首妙法莲华经	八万十二诸圣教
诸佛护念大宝藏	利乐无际难测典
归命文殊弥勒等	八万大士法王子
地涌千界诸萨埵	八十万亿那由他
妙音观音普贤等	发誓弘经菩萨众
满分五眼咸照世	普现色身示同尘
身子迦叶目连等	万亿声闻真佛子
自界他方不可量	权实一切受化众
我撰经典护法城	哀愍覆护愿加威
法灯不断长夜照	迷者因此得佛慧
释迦如来末法中	一闻法华随喜者
三世罪障悉消尽	三生决定入正位
唯愿妙法久住世	流通十方诸刹土
诸同遇者生庆幸	世世恒闻能修行
乃至见闻赞毁者	顺逆俱证无生忍
麤言软语归一义	不相违背至真际

抑祥宿殖所资妙因斯发。流通一乘。赞咏真文。目闻未闻。耳见未见。昔始自姚秦访道。暨于我大唐之有天下。流通之益。先代无之。感应无谋。非筹算能测。妙利凝邈。亦绳准所知乎。今聊撰集耳目见闻。动励后辈信心。简以十二科。分为十轴。部类隐显传译支派经序论释讲解讽诵转读书写听闻供养。各略引三五。编其分科。词质而俚。欲见闻徒易悟。事窍而实。使来叶之传信心。更探所得新旧制撰诸宗记传等。录而出之。后有所获。亦欲随而编。编脱或当来见者编次。遂褰兴妙法真文。乘乘无穷。先列篇目。后随集而已。

- 部类增减第一

- 隐显时异第二
- 传译年代第三
- 支派别行第四
- 论释不同第五
- 诸师序集第六
- 讲解感应第七
- 讽诵胜利第八
- 转读灭罪第九
- 书写救苦第十
- 听闻利益第十一
- 依正供养第十二

部类增减第一

夫部类增减者。机乐有广略。遂致部类增减。虽有增减。不失其冥显利。略为七例。一者一会之经法用为一部。如十地等。二者多会共为一部。如华严等。三者经之初分用为一部。如六卷泥洹等。四者具足二分为一部。如大涅槃等。五者略本以为一部。如小品经等。六者广本以为一部。如大品等。七者一品为一部。如观世音经。今此法华。于中是具足本。若依梵本。文应是略说。所以者何。此经是三身一体能所寂说。普贤观云。释迦牟尼佛。名毘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住处名常寂光。四波罗蜜所建立。法王开运。说无量义经已。入义处定。现奇特瑞。生大众殷重。与文殊等八万大士。舍利弗等万亿诸大声闻。八龙四紧干修等。六天四禅。万亿转轮圣王。国王王子国女杂民。不可说不可说海会众。而所说也。始自如是。终至而去。俱是妙法。字字结妙。一文一句无非法界。一字一点无非是佛。上穷舍那功德。下点阿鼻依正。不即不离。体具微妙不可思议。此乃圆满修多罗甘露法宝也。西方相传。灵山八载结集之文。应敷一由旬城。若尽结集。无处容受。无量无边海会之众。令其开解。正说领解述成授记欢喜说偈自界他方赞佛发誓。一一品各无量无边字义成就。如大通佛。说是法华经。如恒河沙偈。宿王智佛。说甄迦罗频婆罗阿閼婆等偈。威音王。说二十千亿偈。今佛亦尔。芬陀利亦云说无央数偈。时有七宝塔。踊现其前。宝塔已前。有无央数偈。又涌出众。以诸菩萨种种赞法。而赞于佛。千界尘数种种赞偈。谁知其偈数。觉爱三藏云。西方相传。佛说法华。不可说。品品之内。有多偈句。以须弥山聚笔。大海水墨书。一一品一一句偈。不可穷尽。佛常在灵山。共大菩萨诸声

闻众。围遶说法。天人充满。穷前后际。无有休息。唯是无尽总持力所持。非是翰墨之所能记。但约一期机感。八载结为一部。虽略结集。叶敷一由旬量。诵本最略。满方丈室。二十八品大纲目足。又如真谛三藏云。西域传记说。龙树菩萨径海。龙宫见此法华平等摩诃衍经。有大千界微尘偈四天下尘数品。具记录奇瑞问答重重往覆。东方土相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光中所现。又二百亿灯明。一一说法华经仪。叹十方三世诸佛智慧大事因缘。化三乘人。开悟一乘。菩萨声闻本缘得记佛说自领节节无尽重重不可说自界他方发愿弘持踊出赞词果后方便十方来会等事。具如隐显中。今长安所传四本不同。一五千偈。正无畏所传是也。二六千五百偈。竺法护所译是也。三六千偈。鸠摩罗什所传是也。四六千二百偈。阇那崛多所传是也。三本是多罗叶。什本白[迭*毛]也。此土所传。尚有偈数增减。西方经何量。然相传言。梵文唯有二十八品。文前皆无题目。但云悉昙。此云吉法。亦名成就。不成立名。皆在品末经终。而回后在初者。盖是译经之人。随震旦法。欲令因名字不同议部类。但护多本二十七品。名结其末。阙提婆品目。不同之事。如下传译中。或分其品成部。如下支派辨。广略在器。部类增减。本法大义无亏矣。

隐显时异第二

若依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佛灭度后四百五十年。文殊师利犹在世间。依智度论云。诸大乘经。是文殊结集。若依集法传。有三种阿难。阿难此云欢喜。持声闻藏。阿难跋陀此云欢喜贤。持独觉藏。阿难迦罗此云欢喜海。阿难升高众生三疑。一疑佛大悲从涅槃起既说妙法。二疑更有佛他方来住此说法。三疑彼阿难转身成佛为众说法。今显如是所说之法。我昔侍佛。二十五年亲所曾闻。非佛既起他方佛至转身成佛。为除此疑故。诸经初皆言我闻。真谛三藏云。微细律明。阿难升高集法藏时。身如诸佛。具诸相好。下座之时。还复本形。良由权行具足三德。共传大小。此经则是阿难海所结。若佛话经。文殊在座先唱题目。阿难升高复述而集。智度论据之而言文殊结集诸大乘经。具结集已。即书文心叶。收宝叶窟。天人龙神王臣大众。竞兴供养。佛去世后。贤圣随隐。如大象去子随去。九十五道纷乱起。十八异师专崇小典。摩诃衍经多分隐没。于世不行。此经结集已后。隐藏不行。西方相传。大雪山中有宝塔。收法华梵夹。具如真谛三藏云。西域传记说。佛圆寂后五百年末。有一比丘。深解大乘。获得无生。遍求深经。往至雪山。开宝塔户。披阅梵夹。于中而住守护受持。六百年初。南天国中有一梵士种。洞达四韦陀五明大义十八异经。名驰五天独步诸国。名曰龙树。舍邪归正。出家

具戒。九十日中议诵三藏既求深法无有得处。遂入雪山塔中。比丘以此经梵本授与龙树。受诵爱乐。颇知实义。周游诸国广求余经。于阎浮提遍求。不能具得。独在静室。水精房中思惟此事。大海龙王见而愍之。接八大海。于宫殿中发七宝函。以华严法华诸摩诃衍云经太云华手般舟诸方等深奥经无量妙法授之。龙树受诵九十日。其心深入体得实利。龙王知其心问曰。读经未不。答曰。汝诸函中经多无量。经劫不可尽。我所读去。已十倍阎浮提经。龙王言。如我宫中所有经典。诸处此比不可数知。各各尘数不妨不碍。不可思议。龙树言。愿得深经。将还阎浮提大弘佛教摧伏外道。龙王言。我宫有华严不思议解脱经三本。上本有十三世界微尘数颂四天下微尘数品。中本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万颂三十品。法华平等大会经。有十世界微尘数偈不可说品。自余经典甚太广博。龙树言。我见妙典不可思议。将如何传。龙王言。不可思议解脱经上中二本。至非阎浮提之人力所受持。不可传之。法华深经略本。在阎浮提。广本并秘在我宫中。即授下本华严并诸经一箱。龙树既得一箱。深入无生。龙树逆出于南天竺。大弘佛教。摧伏外道。广摩诃衍。作三部大论千部别论。大论中多引华严法华等。释幽微旨(云云)。若准此传记。既有大本。并秘在龙宫。隐而不传。西域志云。昔于闐王宫有法华梵本。六千五百偈。东南二千余里。有国名遮[牛*句]盘国。彼王累世敬重大乘。诸国名僧入其境者。皆试其解。若小乘学则遣不留。大乘人请绮供养。王宫亦有华严大集摩诃般若法华大涅槃等五部大经。并十万偈。王躬受持。亲执户钥。转读则开。香华供养。又东南二十余里。有山甚峻难。峯上有石窟。口狡内宽。其内华严大集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陀罗尼华聚陀罗尼都萨罗摩诃般若大云法华。凡一十二部。皆十万偈。国法相传防护守掌。又云。罽宾国王宫有法华经。六千偈(云云)。今推在世兴时。当于此土周穆四十五年乙丑。至于五十二年壬申。说讫入涅槃。圆寂后一千余年。都不修不行。一千二百三十年前。魏废帝正元甲戌岁。始传五千偈。安置交州馆。西晋姚秦赍持来至此。如传译辨。当知依机有生熟。隐显时异。若依法住记。佛薄伽梵般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并令其护持。使不灭没。十六阿罗汉。护持正法饶益有情。此州人寿极长至于十岁。佛法暂灭没。后人寿渐增至四万岁位。阿罗汉俱来人中。显说正法。乃至六万岁时。无上正法流行世间。炽盛无息。至七万岁时。无上正法永灭没。然此经流通。多被末法。文中处处云末法及后五百岁时。若值遇时。忘寝与食。莫空过时矣。

传译年代第三

谨按诸经目录等。法华翻译年代。略有六时。一者佛灭后一千二百三十年。前魏甘露元乙亥。即吴五凤二年也。七月七日。外国支强梁接。言正无畏。于交州城。沙门道馨笔受。译成六卷。名法华三昧经者是也。二者一千二百四十年。西晋太始元乙酉。月支国沙门昙摩罗蜜。晋言法护。姓支氏。历游西域。解三十六国语及书。从天竺国赍持梵本来。译成六卷。名萨芸芬陀梨法华经者是也。三者护更至太康七年丙午。广译成十卷。名正法华经者是也。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于洛阳写之竟。时与清戒界节优婆塞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诣白马容。对与法护。口授古训。讲出深义。以九月本斋十四日。于东牛寺中施檀大会。讲诵此经竟日尽夜。无不咸欢。重已校定。四者一千二百八十四年。东晋咸康元乙未年。沙门支道林译成六卷。名方等法华经者是也。五者一千三百五十三年。即姚秦弘始七甲辰。天竺沙门鸠摩罗什。秦云童寿。于长安逍遥园。译成七卷或八卷。名妙法华经者是也。什与护相去。将一百余年。六者一千五百五十年。即隋仁寿元辛酉。沙门笈多崛多。于兴善寺译成七卷。名添品法华经者是也。经序云。考验护什二译。定非一本。护似多罗叶。什似龟兹之文。而护所阙者。普门品偈。什所阙者。药草喻品之半。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什又移嘱累。在药王之前。二本陀罗尼。并置普门之后。其间异同。言不能极。普曜寺沙门上行所请。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师。于大兴善寺。重勘天竺多罗叶本。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勘本犹阙。药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达多。通入宝塔品。陀罗尼神力之后。嘱累还结其终。千万亿偈妙义难尽。重勘之时。略用三例。一者移品如神力嘱累等。二者添文如药草半普门偈等。三者改言如二品呪等。自余诸文。全依什本。并无所改。就六译中。三存三没。于三存中。妙本最长。普贤梦授句逗。无文义谬。南山问天曰。什师一代所翻之经。至今若新。受持转盛何耶。答曰。其人聪明善解大乘。以下诸人。并皆后人一代之宝也。绝后光前。仰之不及。故其译经以悟达为先。得佛遗记之高位在三贤。自手出经。后至今盛诵。无有替废。宜祥盛降历代弥新。以此证量。深会经旨。又文殊指授。今其那定。特异常伦。岂以别室见机。顿忘玄致。殊不足涉言(已上)更依僧传及别传经录等。略叙什谱。本是天竺人也。累世国相。父鸠摩罗炎。聪明有懿节。将嗣相位。乃辞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弃荣。甚敬慕之为国师。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过自必能。一闻则诵。且体有赤胤。法生智子。诸国娉之并不许。及见罗炎。心欲当之。乃逼以妻焉。良久不怀。王亲问妹。汝夫何术。答云。行欲之时诵一偈云。处世界如虚空。如莲

华不着水。若是此偈力欤。王曰。汝宜妖情。既而怀什。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有阿罗汉达磨瞿沙曰。此必怀智子。为他说舍利弗在胎之证。及什生之后。还忘前言。什母出家学得初果。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即自通达。无幽不畅。九岁随母。渡辛头河至罽宾。遇盘头达多。即王之从弟也。才明博识。通达三岁九部。名播诸国。远近师之。什至即崇以师礼。从受杂藏中长二含。凡四百万言。王请入宫。集外道论师。共相论议。什乘隙而挫之。黑山既倾。白日圆彰。王甚欢喜。以外国之上供而供。所住寺僧。则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营视扫洒。其见尊崇如此。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诸国皆聘以好爵。什并不顾受。后什母将什改至月氏。北山有一阿罗汉。见而异之。谓其母曰。常当守护。若至三十五。不破戒品者。当大兴隆佛法度无数人。凡厥兴化与优婆掘多无异。什进到沙勒国。顶戴佛钵随心念。即有轻重。停住沙勒一年。诵通阿毘昙及十二门等。无所滞碍。有三岁沙门名喜见。语王曰。此沙弥不可轻。王宜请令开法门有二益。一国内沙门。耻其不及。必见勉强。二龟兹王。必谓什出我国我妹所生。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来交好。王许焉。即设大会。请什伸高座。说法转轮。龟兹果遣重使。酬其亲好。什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明达四韦陀典十八大经及五明论等。时有草车王子参军王子兄弟二人。委国请从而为沙门。才伎绝伦。兄字须利耶跋陀。弟号须利耶苏摩。专以大乘为化。特弘法华。其兄及诸学人。皆共师焉。什亦宗而奉之。为什说阿耨达经。什闻空旨怪悟。方知理有所归。专务方等。乃叹言。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因广求义要。遍游五竺诸国。诵法华大品首楞严等诸大乘经。受中百二论及十二门大智度论等。诸国义学。皆以伏膺资之。随母还到温宿国。即龟兹之北界。时有一道士。振名诸国。什以二义捡道士宗。于是声闻诸国。誉宣海外。龟兹王躬往迎什还国。广说诸经。四韦学宗。莫之能抗。母已证二果。有顷辞往天竺。谓王曰。汝国寻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进登三果。其母临去谓什曰。法华方等摩诃般若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己身无利。其如何。什白言。大士之道忘己利。彼若必使大化流传。能开悟蒙俗。虽身当炉镬苦更无恨。于是留住止于新寺。后于寺侧故宫中。初得放光。住降伏天魔。停住三年。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藏奥旨。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什曰。家师盘头达多。犹未悟大乘。欲躬往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师不远而去。大乘空义圣复共。至经一月余日。方乃信服。叹曰。和上是我大乘师。我是和上小乘师矣。西域诸国。咸服什神俊。每至讲说。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

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东川。时符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云。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至坚建元十三年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十八年九月。坚遣吕光等。卒兵七万。西伐龟兹及乌耆。光既获什。未测其量。见年少乃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不受辞甚苦。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山上。光不纳谏。至夜果大雨洪起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光从之至凉州。闻符坚已为姚萇所害。不久光又卒。子绍袭位数日。光庶子纂。杀绍自立。称元咸宁。与什博戏。杀纂曰。斫胡奴头。什曰。不能斫胡奴头。胡奴将斫人头。此言有旨。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后果杀之。时人方验什之言也。什停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无所宣化。符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萇。诸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萇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广庭。逍遥园葱变为[什/(厂-一)*臣]。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五月伐吕隆。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侍以国师之礼。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沙门僧[(丰*力)/石]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既令出小品。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讎校其新。兴既灵襟。崇仰佛法。恒于大寺草堂之中。供三千僧。与什参定新旧诸经。弘始七年冬。更译法华。兴执法护经相校。什诵梵本。僧叡等笔受。至于五百弟子授记品。什曰。昔护译云天见人见人见天。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应声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乎。什大喜。凡译经论。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着实相论及注维摩经。撰马鸣龙树提婆等传。述安乐土义经生人传菩提心义等。凡佛法东渐以来。大化普润多是什么公力也。相传云。什师是文殊化形。昔灵山为发起。今日译经。若执笔时。从笔放光。光中或时现文殊形。或现佛身。四王加护。于中多闻随身(云云)。予见什公行本是大圣。亦居三贤。所译妙典。感通寔有所以矣。

支派别行第四

谨按经录云。法华支派别行。西方何量。东土所传盖小。相传西方梵文敷一由旬。相应别行亦俱如是(云云)。今此地来者。无量义经一卷。此是序分。高帝世建元二年。天竺沙门昙摩伽陀耶舍。齐言法生称。于广州朝亭寺。手自译出。传受人沙门慧表。永明三年。赍至杨都。观普贤行法经结一卷其终。

宋元嘉元县无蜜多。亦云县摩蜜多。宋言法秀。罽宾国人也。于扬都译。后真谛法师制别记。流行于世。若别行者。佛以三车唤子经一卷。魏代支谦译。大部中譬喻品同本。光世音经一卷。西晋永嘉二年竺法护译。普门品经一卷。东晋代沙门祇多蜜译。观世音经一卷。后秦罗什于长安逍遥园译。观世音经一卷。宋代安阳侯京声于高唱译。普门重诵偈一卷。梁武帝代北天竺干闥国沙门阇那崛多。在益州龙泉寺。共梁譙王宇文译。已上五经。大部中普门品同本。既有普门品经一卷十五纸。彼大宝积文殊会同本。非法华别出。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一卷。罗什译。长安宫人。除大部内别行。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一卷。陈沙门真谛。修补什本加润色。又同品一卷。萧齐永明年。沙门法献。于阗国得梵本来。与宝意于扬州瓦官寺译。已上三本。大部中一品也。法华光瑞菩萨现瑞经三卷。沙门支强梁。于交州译。大部中序品及寿量品等同本。法华经药王菩萨等咒六首。大唐永徽年。三藏法师玄奘译。此等多是失本。唯有什公普门品。于西海而别行。所以者何。昙摩罗忏。此云法丰。中印人婆罗门种。亦称伊波勒菩萨。弘化为志。游化葱岭。来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语菩萨。即云。观世音此土有缘。乃令诵念。病苦即除。因是别传一品。流通部外也。又更有法华三昧经。是支派非别生。又有萨昙分陀利经一卷宝塔提婆品。少于世见行。而人不受持。古录注法护译。唐朝录者附失译录。又有高王观世音经。虽有冥感。不因传译。未足支派。亦非别生矣。

论释不同第五

真谛三藏云。西方相传。说法华大教。流演五天竺。造优婆提舍。释其文义五十余家。佛涅槃后五百年终。龙树菩萨造法华论。六百年初。坚意菩萨造释论。并未来此土。不测旨归。九百年中。北天竺丈夫国国师大婆罗门憍尸迦子婆藪盘豆。此云天亲。亦制法华论。以六十四节法门。释其大义。中印度沙门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学识优瞻理事。兼通三藏。凡诵一亿偈。偈有三十二字。意存游化。以宣武帝正始五年戊子。初届洛邑。译法华论为一卷。侍中崔光沙门僧朗等笔受。当翻经日。于洛阳内殿。菩提流支传本。勒那扇多参明其后。三德乃徇流言。各传师习。不相询访。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烦勅三处。各翻讫乃参按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者。文旨时兼异缀。后人合之。共成通部。又北印度沙门菩提流支。此云道希。新云觉爱。遍通三藏。妙入总持。志在弘法。广流视听。遂挟道霄征。远莅葱左。以魏永平之岁。至止东华。宣武下勅。殷懃敬劳。后处之永宁大寺。供待甚丰。七百梵

僧。并皆周给。勅以流支。为译经之元匠也。重译成二卷。昙林受并制序。题云妙法莲华经优婆提舍。初有归敬颂者是也。与宝意译大同少异。彼题同云妙法莲华经优婆提舍。而无归命颂也。此土亦有作论者。如胡吉藏玄论等。不可具述矣。

法华传卷第一

法华经传记卷第二

诸师序集第六 讲解感应第七之一

- 观师序一
- 叡师后序二
- 远师序三
- 翻经后记四
- 添品序五
- 无量义经序六
- 正法华记七

法华宗要序一

释慧观作

夫本际冥湛。则神根凝一。涉动离淳。则精龕异陈。于是心辔竞策。尘想诤驰。翳有浅深。则昏明殊镜。是以从初得佛。暨于此经。始应物开津故。三乘别流非真。则终期有会。会必同源故。其乘唯一。唯一无上故。谓之妙法。颂曰。是乘微妙清净第一。于诸世间。最无有上。夫妙不可明。必拟之有像。像之美者。莲华为上。莲华之秀。分陀利为最。妙方法而为言。故喻之分陀利。其为经也明。发朦不可以语极释权应之所由。御终不可以秘深。则开实以显宗致。权应既彰。则局心自发。宗致既显。则真悟自生。故能令万流合注。三乘同往。同往之三会而为一。乘之始也。觉慧成满。乘之盛也。灭景澄神。乘之终也。虽以万法为乘。然统之有主。举其宗要。则慧收其名。故经以真慧为体。妙一为称。是以释迦玄音始发。赞佛智甚深。多宝

称善。叹平等大慧。颂曰。为说佛慧故。诸佛出世间。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然则佛慧乃一之正实。乘之体成。妙之至足。华之开秀者也。虽寄华宣微。而道玄像表。称之曰妙。而体绝精麤。颂曰。是法不可示。言辞相寂灭。二乘所以息虑。补处所以绝尘。唯佛与佛。乃能究焉。故恒沙如来。感希声以云萃。已逝之圣。振余灵而现证。信佛法之奥区。穷神之妙境。其此经之谓乎。观少习归一之言。长味会通之要。然缅思愈勤。而幽旨弥潜。未尝不面灵鹫。以遐想临。辞句而增怀。谅由枝说差其本。谬文乖其正也。有外国法师鸠摩罗什。超爽俊迈。奇悟天拔。量与海深。辩流玉散。继释踪以嗣轨。秉神火以霜烛。纽颓纲于将绝。极漂溺于已沦。耀此慧灯。来光斯境。秦弘始八年夏。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三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什自手执胡经。口译秦语。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即文之益亦已过半。虽复霄云披翳。阳景俱晖。未足喻也。什犹谓。语现而理沈。事近而旨远。又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虽冥扉未开。固已得其门矣。夫上善等润。灵液尚均。是以仰感囑累。俯慨未闻。故采述旨要。流布未闻。庶法轮遐转。往所未往。十方同悟。究畅一乘。故序之云尔(出三藏记第八)。

法华经后序

僧叡法师作

法华经者。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也。以华为名者。照其本也。称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兴既玄。其旨甚婉。自非达识传之。罕有得其门者。夫百卉药木之英。万物宝之本也。八万四千法藏者。道果之源也。故以喻焉。诸华之中。莲华最胜华。而未敷名屈摩罗。敷而将落。名迦摩罗。处中盛时。名分陀利。未敷喻二道。将落譬泥洹。荣曜独足。以喻斯典。至如般若诸经。深无不极故。道者以之而归。大无不该故。乘者以之而济。然其大略。皆以适化。为本应务之门。不得不以善权为用。权之为化。悟物虽弘。于实体不足。皆属法华。固其宜矣。寻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该甚远。岂徒说实归本。毕定殊涂而已耶。乃实大明觉理。囊括古今云。佛寿无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无数。万形不足以异其体也。然则寿量定其非数。分身明其无实。普贤显其无成。多宝照其不灭。夫迈玄古以期今。则万世同一日。即百化以悟玄。则千涂无异辙。夫如是者。则生生未足以期在。永寂亦未可言其灭矣。寻幽宗以绝往。则丧功于本无。控心轡于三昧。则忘期于二地。经流兹土。虽复垂及百年。译者昧其虚津。灵关莫之或启。谈者乖其准格。

幽踪罕得而履。徒复搜研皓首。并未有窥其门者。秦司徒掾尉左军安城侯姚嵩。拟韵玄门。宅心世表。注诚斯典。信诣弥至。每思寻其文。深识译者之失。既遇鸠摩罗法师。为之传写。捐其大归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眄矣。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也。是岁弘始八年岁次鹑火(同前)。

法华经序三

释慧远述

余尝见藏经。隋法经撰众经目录第六云。妙法莲华经序一卷释慧远。出三藏记第十二卷云。妙法莲华经序释慧远(云云)曾不载序文。盖祥公依之乎。

法华翻经后记四

释僧肇记

弘始八年夏。天竺沙门三藏法师耆婆鸠摩罗什。秦言童寿。于长安大寺草堂之中。与生肇融叡等八百余人。四方义学英秀二千余人。俱再译斯经。与众详究。什自执梵本口译秦语。姚兴自执旧经。以相讎校定新文。文义俱通。妙理再中矣。兴咨什曰。君观所译二十八品。文义美明宗体自彰。乍观护经。以序品称为光瑞品。药草喻品末益其半品。化城喻品题往古品。富楼那及法师初。增数纸文。阙略普门偈。嘱累还结其终。未测旨归。其事如何。什曰。善哉明主续法灯长炎。晓暗夜迷景。自非发疑。谁明深旨。勘旧梵文。宛若斯。予昔在天竺国。时遍游五竺。寻讨大乘。从大师须利耶苏摩。漉稟理味。殷懃付嘱梵本言。佛日西入。遗耀将及东北。兹典有缘于东北。汝慎传弘。昔婆薮盘豆论师。制作优婆提舍。是其正本。莫取舍其句偈。莫取舍其真文。予忽忽忝漉受之。负笈来到。今所传。良有所以。诠定宗旨。不同异途。吕恐圣旨。待冥可否。梦感遍吉称可。深会佛旨。具为释义。兴主开朦。义学伏膺。舍旧本翫新文。覆勘再授。今讲肆次略记由来。冀通方之后贤。不咎其差违。流行之处。必有感应矣。

添品法华序五

妙法莲华经者。破二明一之指归也。降神五浊。弘道三乘。权智不思。大悲难极。先设化城之迹。后示系珠之本。车虽有异。两实无差。记以正觉之

名。许以真子之位。同入法性。归之于此。昔焜煌沙门竺法护。于晋武之世。译正法华。后秦姚兴。更请罗什。译妙法莲华。考验二译。定非一本。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捡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符会。龟兹则共妙法允同。护叶尚有所遗。什文宁无其漏。而护所阙者。普门品偈也。什所阙者。药草喻品之半。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什又移嘱累。在药王之前。二本陀罗尼。并置普门之后。其间异同。言不能极。窃见提婆达多及普门品偈。先贤续出。补阙流行。余景仰遗风。宪章成范。大隋仁寿元年辛酉之岁。因普曜寺沙门上行所请。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师。于大兴善寺。重勘天竺多罗叶本。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勘本犹阙药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达多通入宝塔品。陀罗尼次神力之后。嘱累还结其终。字句差殊。颇亦改正。倘有披寻幸勿疑惑。虽千万亿偈妙义难尽。而二十七品本文。且具所愿四辩梵词。遍神州之域。一乘秘教。悟象运之机。聊记翻译。序之云尔。

无量义经序

荆州隐士刘虬作

无量义经者。取其无相一法。广生众教含义不费。故曰无量。夫三界群生。随义而转。一极正觉。任机而通。流转起灭者。必在苦而希乐。此叩圣之感也。顺道示现者。亦施悲而用慈。即救世之应也。根异教殊。其阶成七。先为彼利等说五戒。所谓人天善根一也。次为拘邻等转四谛。所谓授声闻乘二也。次为中根演十二因缘。所谓授缘觉乘三也。次为上根举六波罗蜜。所谓授以大乘四也。众教宜融。群疑须导。次说无量义经。既称得道差品。复云未显真实。使发求实之冥机。用开一极之由绪五也。故法华接唱显一除三。顺彼求实之心。去此施权之名六也。虽权开而实现。犹掩常住之正义。在双树而临崖。乃畅我净之玄音七也。过此以往法门虽多。撮其大归数尽于此。亦由众声不出五音之表。百氏并在六家之内。其无量义经。虽法华首载其目。而中夏未覩其说。每临讲肆。未尝不废。谈而叹想。见斯文忽有武当山比丘慧表。生自着胄。伪帝姚略从子国破之日。为晋军何澹之所得。数岁聪黠。澹之字曰螟蛉。养为假子。俄放出家。便勤若求道。南北游寻。不择夷险。以齐建元三年。复访奇搜秘。远至岭南。于广州朝亭寺。遇中天竺沙门昙摩伽陀耶舍。手能隶书。口解齐言。欲传此经。未知所授。表便殷懃致请。心形俱至淹历旬朔。仅得一本。仍还峽北賫。入武当以今永明三年九月

十八日。顶戴出山。见投弘通。奉觐真文。欣敬兼诚。咏歌不足手舞。莫宣辄虔访宿。解抽刷庸思。谨立序。注云。自极教应世。与俗而差。神道救物。称感成异。玄圃以东号曰太一。罽宾以西字为正觉。东国明殃庆于百年。西域辨休咎于三世。希无之与修空其揆一也。有欲于无者。既无得无之分。施心于空者。岂有入空之照。而讲求释教者。或谓会理可渐。或谓入空必顿。请试言之以筌幽寄。立渐者以万事之成。莫不有渐。坚冰基于履霜。九成作于累土。学人之入空也。虽未圆符。譬如斩木去寸无寸。去尺无尺。三空稍登。宁非渐耶。立顿者以希善之功。莫过观于法性。法性从缘非有非无。忘虑于非有非无。理照斯一者。乃曰解空。存心于非有非无。境智犹二者。未免于有。有中伏结非无。日损之验。空上论心。未有入理之効。而言。纳罗汉于一听。判无生于终朝。是接诱之言。非称实之说。妙得非渐。理固必然。既二谈分路。两意争途。一去一取。莫之或正。寻得旨之匠。起自支安支公之论无生。以七住为道慧。阴是十住。则群方与能在迹。斯异语照则一。安公之辩异。观三乘者始筭之日。称定慧者终成之实。录此谓始。求可随根。而三入解。则其慧不二。譬喻亦去。大难既夷。乃无有三。险路既息。其化即亡。此则名一为三。非有三悟明矣。生公云。道品可以泥洹。非罗汉之名。六度可以至佛。非树王之谓。斩木之喻。木存故尺寸可渐。无生之证。生尽故其照必顿。案三乘名教。皆以生尽照息。去有入空。以此为道。不得取象于形器也。今无量义。亦以无相为本。若所证实异。岂曰无相。若入照必同。宁曰有渐。非渐而云渐。密筌之虚教耳。如来亦云。空拳诳小儿。以此度众生。微文接龕渐说。或允忘象得意。顿义为长。聊举大较。谈者择焉(出三藏记第九)。

正法华经记

出经后记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焯煌月支菩萨流无不竭其聪。而住其心。然领受之用易存。忆议之功难掌。自非般若朗。其闻慧总持。铭其思府。焉能使机遇而不遗神会。而不昧者哉。故纸墨以记其文外之言。借众听以集成事之说。烦而不简者。遗其事也。质而不丽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辩博而晦。自非笔受。胡可胜哉。是以即于讲次。疏以为记。冀通鉴之贤。不咎其烦而不要也。

讲解感应第七之一

- 晋释僧叡一
- 晋京师释道生二
- 宋释昙谛三
- 宋释僧导四
- 齐释僧印五
- 梁释法云六
- 梁释僧满七
- 隋释智顓八
- 唐释吉藏九

晋长安释僧叡一

释僧叡。魏郡长乐人也。年十八。始依投僧贤法师为资。二十二博通经论。至二十四。游历各邦。处处讲说。常叹曰。经法虽少。足辨因果。禅法未传。厝心无地。什后至关。因请出禅法要三卷。日夜修习。精练五门。于是美声遐布远近归德。什所译经。叡皆参正。昔法护出正经。受决品云。天见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异西域而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其领悟标出。皆此类也。什叹曰。吾传译经论。与子相值。真无所恨。即命令讲法华二十八品。开为九辙。一者昏圣相扣辙。序品是也。二者涉教归真辙。为上根是。三者兴类潜彰辙。为中根人是。四者述穷通昔辙。四大弟子领解是。五者彰因进悟辙。为下根化城授记是。六者赞扬行李辙。即法师品。七者本迹无生辙。多宝品。谓多宝为本。释迦为迹。古佛现全身。今佛示往因。本既不灭。迹岂有生。本迹虽殊。不思议一。八者举因征果辙。涌出寿量等。九者称扬远济辙。随喜去讫经是。既开九辙。因升高而讲。雨华如云母。天地感动。什赞曰。佛日再中邪云卷。众咸称叡。为九辙法师矣(出关中别录及传)。

晋京师龙光寺释道生二

竺道生。本姓魏巨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为广戚令。乡里称为善人。生幼而颖悟聪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爱而异之。后值竺法汰受业。年在志学。便登讲座。吐纳问辨辞清珠玉。更从什公受业。关中僧众。咸谓神

悟。专志讲法华经。着义疏二卷。每讲肆筵。异香熏砌。瑞相盖多焉(出高僧传及义疏后疏)。

宋吴虎丘释昙谛三

释昙谛。姓康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移附中国。献帝末乱。移止吴兴。母黄氏昼寝。梦见一僧。呼黄为母。寄一麈尾。并铁镂书镇二枚。眠觉见两物具存。因而怀孕生谛。谛年十岁出家。学不从师。悟自天发。后为姚萇讲法华。贫道为都讲。晚入吴虎丘寺。讲法华十五遍。以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余也(出梁高僧传第七)。

宋寿春名阎寺释僧导四

释僧导京兆人。十岁出家。从师受业。师以观世音经授之。读竟咨师。先经有几卷。师欲试之。乃言止有此耳导曰。初云尔时无尽意。故知尔前已应有事。师大悦之。授以法华一部。于是昼夜看寻。粗解文义。贫无油烛。常采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转读多作都讲。讲法华为业而已(出讲记。今见传不云讲法华为业)。

齐京师中兴寺释僧印五

释僧印。姓朱寿春人也。进往庐山。从慧龙咨受法华。龙亦当世著名。播于法华宗旨。印偏功构。彻独表新异。于是东适京师。止中兴寺。宋太明中征居。何点招僧大集。请印为法匠。听者七百余人。虽学涉众典。而偏以法华著名。讲法华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齐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出梁高僧传第八。及别传等)。

梁扬都光宅寺释法云六

释法云。姓周氏义兴阳羨人。初产在草。见云气满室。因以名云。亦忽有龟。负三卷书。铭此云讲毘婆尸佛所说法华义疏。今寄与云(云云)七岁出家。更名法云。从师住庄严寺。十三始就受业。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于妙音寺。开法华净名二经序。讲经之妙。独步当时。乃往幽岩。独讲斯典。竖石为人。松叶为拂。自唱自导。兼通难解。所以垂名梁代。诚绩有闻。而文疏稠迭。前后繁映。依讲诵有阻恒功。尝于一寺。讲散此经。忽感天华。状

如飞雪。如云母满空而下。延于堂内升空不坠。讷讲方去。有保志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与云互相敬爱。呼为大林法师。每来云所。辄停住信宿。尝言。欲解师子吼。请法师为说。即为剖折志。便弹指赞曰。善哉微妙微妙矣。仪同陈郡袁昂云。有常供养僧。学云法华。日夜发愿。望得慧解等之。忽梦有异僧曰。云师灯明佛时。已讲此经。那可卒敌也。又武帝欲祈请雨。志公曰。云能致雨。须请云公。公开讲肆。至于药草品其雨普等四方俱下感雨。又于讲次。有送铁者。梦文殊在高座讲经。觉寻是云师讲肆。具如记文(出别记)。

梁满法师七

释僧满。是梁代人也。稚而聪明。蔬食苦节。博通经论。而以法华为志。讲经一百遍。闻者涕泪伏膺。每至药王品叹息。生死轮转无穷已。谁为法惜身。更于长沙郡。发愿烧身以供养经。天降微雨。灰中生莲华。三日无萎落。见闻者悲喜矣。

隋国师智者天台国清寺释智顓八

释智顓。姓陈氏颖川人也。母徐氏。梦香烟五彩。萦回在怀。欲拂去之闻人语曰。宿世因缘寄托。及诞育之夜。灵瑞非一。七岁诵普门品。余无师自通。十八出家。二十受具戒。潜大贤山。诵法华经及无量义普贤观。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诣光州大苏山思禅师受业。思每叹曰。昔在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即示普贤行法。为说四安乐行。顓于此山。行法华三昧。始经三夕。诵药王品。心缘苦行。至是真精进句。解悟便发。见共思师处。灵鹫山七宝净土。八万菩萨。万二千声闻。共听佛说法。故思云。非尔弗感。非我莫议。此是法华三昧前方便也(宣律师问天曰。陈国思隋国顓。神德超伦。昔在灵山。同听法华。不审。昔谁乎。亦合佛意讲经不。答云俱是游方大士。本是古佛。思是观音。普门一品说其利。顓是药王。日月净明德兴世。顿舍一身。供养于法。灵山释迦。寄在妙法。药王一品说其修行。非但今日弘经。于久远实佛灭后。讲法华。过去千佛出世。贤劫三佛出世。同今日深会佛旨)更入观于经有疑。辄见思来。冥为披释。又思曰。汝于陈国有缘。往必利益。思既游南岳。顓便诣金陵。在瓦官八载。讲法华经。梁陈大德。悉来请教。王侯止朝事来会。初开序品。至文殊答问之终。灵山一会。现于空中。忽然见者三五。天雨妙华。其色鲜白。三十余叶。叶相续在空而不堕。长一尺余。似莲华叶。至于宝塔

品。听徒中或梦。瓦官是三变净土。分身在于八方。或见普贤远来相。凡蒙语默益。济济而不可称记。又顛自以身血。书写经而讲。收国清寺真身堂。四邻草木。向堂而低垂。后于石城寺弥勒像。发愿而终属灭后。灌顶梦。师在兜率内院矣(出别记)。

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九

释吉藏。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广之间。后迁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见于真谛。仍乞谥之。谛问其所怀。可为吉藏。因遂名也。历世奉佛门无两事。父后出家。名为道谅。精勤自拔。苦节少伦。乞食听法。以为常业。谅恒将藏。听兴皇寺道朗法师讲。随闻领解。悟若天真。年至七岁。投朗出家。采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咨禀。妙达指归。弘裕多奇。至年十九。处众覆述。精辩锋游酬。接时彦绰有余美。进誉扬邑有光。学众具戒之后。声闻转高。陈桂阳王。钦其风采。吐纳义旨遂东游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问道千余。志存传灯。法轮相继。晚以大业初岁。写二干部法华。更开讲肆三百余遍。并着玄疏。盛流于世。及将终日。制死不怖论。落笔而卒(出续僧传)。

法华传卷第二

法华经传记卷第三

讲解感应第七之二 讽诵胜利第八之一

- 释灌顶一
- 释慧如二
- 释僧隆三
- 释窥基四
- 释玄朗五
- 释慧明六
- 释智因七
- 释志实八
- 释道昂九

- 释志远十

唐国清寺释灌顶一

释灌顶。字法云。俗姓吴氏常州义兴人也。祖世避地东瓯。因而不返。今为临海之章安焉。父夭早亡母亲鞠养。生甫三月。夜称佛法僧名。顶仍口学。音句清辩。同共惊异。因告摄静寺慧拯法师。闻而叹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为字。及年七岁。还为拯公弟子。进具奉仪。开皇十一年。晋王作镇扬州。陪从智者。戾止邦沟。居禅众寺。为法上将。日讨幽求。俄随智者。东旋止于台岳。晚出称心精舍。开讲法华经。雨华其状如莲。如雪而降。香气殊异。跨朗龙基。又超于云印刘。智者高足资。具记师所说玄文止观等。凡厥山家教迹。流化世间。天竺请译。东夏获利。皆是灌顶法师之力也(出续高僧。及别传讲法记等)。

唐京城真寂寺释慧如二

释慧如者。住真寂寺。精勤苦行。坐禅入定以为务。隋大业中。坐禅之隙。修行妙法。讲肆既散。定遂七日不动。众惊异之。过七日已。慧如开目涕泣。夫流如雨。众人惊怪问所由。如答曰。火烧脚苦痛不可堪任。即令见疮。脚烧烟通穴。众复问禅师。何得斯疮。如曰。有一冥官。来投封书。自称阎魔王使者。即披书状云。师戒珠清高。舍信禅师三阶邪说。依归法华。开讲演说。渡苦海舟楫。愿垂哀愍。即被阎罗王请。七日讲法华。无数罪人。种佛道因缘。王欢喜。以黄绢三十疋。奉施于吾。讲散王问。欲见先亡知识不。答欲见二人。王即遣唤一人。唯见龟来舐我足下。目中泪出而去。一人云。罪重不可唤。令就见之。使者引吾至狱门。门闭甚固。使唤守者。有人应师。忽避道莫当门立。吾始避而门开。大火从门流出。如锻铁迸火。即着吾脚。如拂之举目视门。已闭竟。不得相见而去。吾还王所。具语始末。王曰。地狱如斯。非法华力。不可救济。若欲救之。将须讲读妙法。如此之事。吾今见闻觉悟而已。众闻者悲喜(出冥志记。然冥报记中。虽明此缘。不云讲法华。当知着记所闻不同)。

释僧隆法师三

释隆法师者。不知何许人。以贞观年中。从北道而出北印度。欲劝化。更于中天。诵得梵本法华。到健陀罗国自开讲。四方云而驰集。万郡星而朝望。

后遇疾而死。经三日苏起曰。吾见炎魔天子问。道人有何功德。答吾诵得法华。自开讲肆。劝化众生。王曰。读诵是真实。讲说浮虚。随情分别。岂胜功德。答读诵专自讲说慧施。利物是菩萨怀。岂浮虚无功德。王欢喜从座而下。长跪言。善哉善哉。汝升座将讲说其义。隆即升高。唱题开义。厅中罪人。隆声所及离苦得乐。枷锁自解。或生人天。王言。止止。汝命未尽。还到本身。即随归路。得苏当知。妙法人天要行。菩提直道。专心行专。莫懈怠。闻者流泪。生殷重心益多。凡见闻者。舍小归大。北方僧来传说如此焉(出求法新录。又唐僧传虽载隆缘。其事不委。今依广文而已)。

唐大慈恩寺释窥基四

释大乘基者。遍学三藏上足资。三千门徒。七十人达者。四人上首。于中皆最。其母梦。金人手捧如意。愿宿尔胎。语已入口即有身。初生之时。紫云如盖覆上。九岁出家。十七交缙林。别奉三藏法师玄奘明诏。为门侍译经论。多以基为笔受。因疏经论一百本。玉华新文盛弘东夏。法相大乘。再照沙界。寔慧基之力也。若闇夜牙齿放光。疏出经论。谈游之隆徒次博陵。道俗课虚命讲法华典。乃自纂新文。夕制朝谈。奇瑞时时乃现。有人梦。严净佛国。满中诸佛即来语法师。是制宝塔品疏时也讲终疏毕。着一偈云。

已采众经要行理 略赞一乘真法义
行言契实施群生 愿共速成无上果

或贤士梦。基公以此偈赞一乘。既及千佛灭度。以愿上生都率天。奉事慈氏矣(新录)。

唐左溪释玄朗五

释玄朗者。字慧明俗姓傅氏。北地人也。闻天台智者止观。一其佛法。源发龙树。中承衡思。寻讨法流。居清泰寺。法门之眉寿凉池之目足。业讲佛乘。每于讲肆之次。披文句默然叹曰。观其义趣玄契佛。寻其文势有不次第。圣意难测。但仰信耳。因诸听众频劝请曰。上根易悟。中下失旨。更垂次比。弘益巨多。朗再三筹量。专念大师。求加可否。梦神僧指惊。顛辩无碍乐说如流。显忽记说。不悉起尽。汝于空王佛所。同听斯典。今日灵山同为听众。宿殖所资。助玄风之扇。更加添削。顺徒众情。三根俱益。弘润巨多。因梦所感。方始条伦随情便宜。朗公讲法华。感应如斯矣(新录)。

唐释慧明六

释慧明。不知何许人。亦失俗姓。风范甚闲聪慧多闻。颖悟佛乘。以为归趣讲法华。天机独断。相沿说释。一时入深山。坐石室讲经。数群猕猴未到听法。异鸟象虎卧石室前。闻法噉果经三月。后夜石室上有光明。渐近窟前。是则天人。自称。吾是猕猴群中老蔽。而盲者是也。依闻公讲。命终生忉利天。吾本身死。在室东南七十余步外。天上受乐无间绝。思师恩故听讲。故降临此砌。愿乐闻故闻讲说妙法。明曰。将如何讲说。天曰。吾忽忽欲还天上。师以一部典。分八而讲。明曰。所持七卷。将分七座。何必八讲。天曰。法华是八年说。若八年讲实久。乐开八座。拟八岁说。略可佛旨。明伏膺裁七卷经成八轴。为天开讲八座。既讫欢喜。以八枚真珠。奉施慧明而说偈言。

释迦如来避世远	流传妙法值遇难
虽值解义亦为难	虽解讲宣最为难
若闻是法一句偈	乃至须臾闻不谤
三世业障皆消灭	自然成佛道无疑

吾今闻听讲。舍畜身生在欲界第二天。威光胜于旧生天。胜利难思不可说。说此偈已。还上本天。明具记事收石室。不知去处。石室及书记今见在焉(新录)。

唐释智因七

释智因。本姓贾氏。雁门楼烦人。远公五代苗族也。家世婴祸早夭覆瘡。为外祖所养。至年十岁出家。神性聪慧天机颖悟。从访道淦受法华。精通奥义。讲经一百五十遍。乌鸽入肆听讲。猪鹿在边而不去。初都讲一部。梦胡僧语。汝讲解善。将讲卷别。因乃卷别。又梦。卷别甚佳。今将品别。因乃品别。又梦。品别甚可。须着义疏。因乃着疏。即发誓言。我讲义疏。若不乖佛旨。烧疏以为验。聚薪置疏加火。细雨而降。火灭疏不损。见闻叹异。驰望讲肆者如市矣(新录)。

唐释志实八

释志实。姓卫常山扶柳人。道安玄族也。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不至三。游历名山咨道。十七出家。学业清高。厌世无常。避众潜于山泽取草。为如意讲法华经。天雨细华。惊谓魔变。止讲还入众。梦感敬法夜叉云。汝莫懈怠。此是天降华。于功德中最胜者。无过令人听法。佛赞五十随喜。岂于道懈怠。实励志讲经一百遍。时邻县有隐士。名林达眠卧。忽尔赤帽官兵驱林。林逃遁入实讲堂。官驰骑到堂门外。下马呼林云。汝既入讲肆即放之。林觉起悲喜交集。故诣实师所。具说因缘。众人伏膺焉(新录)。

相州释道昂九(寒陵山寺)

僧道昂。于相州讲法华经。见众音乐从空中来告。此兜率天故下相迎。昂曰。天道生死根本。由来不愿。所念西方耳。言讫见西方。妓乐旋转来迎。信至不得久馱。言异香炉堕手。于高座上端然奄。

江南释志远十

释志远。俗姓宋氏江南人也。早丧其父。孤养于母。承顺颜色。朝夕无违。天性聪利。颖悟法华。生年十八。启母出家。从师受业。事师之礼服劳无替。业讲法华经。演天台圆顿。发愿云。我所解不违佛意。将天地感动。应时雨华。动地如雷如震。勤行精进二十有年。教教不废讲肆。临终之时。谓弟子曰。二十五圣众来迎。往生净土。

讽诵胜利第八之一

- 释慧思一
- 释大善二
- 释智越三
- 释智通四
- 释智晞五
- 释智瓌六
- 释法喜七
- 释慧诚八
- 释慧勇九
- 释慧稠十
- 释缘光十一

- 释善义十二
- 释弘景十三

陈南岳衡山释慧思一

释慧思。姓俗李氏。项城武津人也。儿时因梦。梵僧劝令入佛道。又梦。数僧训以斋戒日惟一食。不受别供。时见朋类。诵法华经。情深乐重。先未曾诵。日从他借经。于空冢中。独自看之。无人教授。日夜悲泣。冢是非人所居。恐畏非一。移托古城。凿穴居止。昼则乞食。夜不眠寝。向经流泪。顶礼不休。其年夏多雨。雨穴湿蒸。举身浮肿。行止不能。而忽心对经。心力弥壮。忽觉消灭平服如故。梦普贤乘六牙白象。来摩顶而去。法华一部。曾未识文。自然解了。所摩之处。自然隐起如肉髻。凡十年之中。诵法华声不辍。复悟法华三昧大乘法门。境界明了位至六根净(出传中)。

陈国师南岳大善二

释大善者。思禅师门人。住南岳般若寺。业诵法华经。三日方终一部。兼修普贤忏。七日雨天华。更入慈悲三昧。使围鹿超出矣。

隋天台山国清寺释智越三

释智越。姓郑氏南阳人也。少怀离尘之志。父为求婚。方便祈止。长则勇干清美。于时乐阳殿下统御荆州。征任甚高。非其所欲。惟以情愿出家。王感彼诚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后。随方问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请业。授以禅法。便深达五门。穷通六妙。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又请法华万余遍。瓶水自盈经之力也。学徒虽众。其最居称首。有临海露山精舍。胡僧所造。巨有灵异。智者每临。命越令影响之。晦迹已后。台岭山众一焉。是囑二十年间。询询善诱。无违遗寄。便为二众依止。四部归崇。姿容瑰伟。德感物情。颇存汲引。每于师忌。勅设千僧官斋。越以衣盃之余。以充大施。隋文皇帝献后崩日。设斋祝愿。每获百段。曾不固留。括州刺史郑系伯。临海镇将杨神贵。师友义重。待遇不轻。大业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寝疾。经旬右胁而卧。卒于国清旧房。春秋七十有四。临终之时。山崩地动。境内道俗。咸所见闻。智者门徒极多。故叙其三数耳(续高僧传第十七)。

私谓。是师传末。旧本多误。载别人传。故今削之。附傍本传。以示后人。

统纪第九卷云。法彦清河张氏。陈大建七年。侍智者于天台。授禅那之旨。寂坐林间。不居房舍。常入定七日方起。智者证之曰。如汝所说。是背舍观中第二观相。山神数娆试之。恬不为动。专修禅法。三十余年常坐不卧。隋大业七年二月晦。于国清趺坐而化。

隋河东栖岩道场释智通四

释智通。姓程氏河东猗氏人也。生知信恣乐崇道慧。将习书计。遂欲出家。父母异而许之。十岁已从荆落修持戒行。歌咏法言。诵通法华。昼夜不辍。诵诸经中赞佛要偈三千余章。五十许年。初无告倦。以大业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而卒于山寺。春秋六十有四。初未终前数日不念。维那鸣钟而杵自折。议者以为。不越振矣。通闻之。命侍者称弥陀佛法华名。回心摄念。愿生彼西方上。至晚乃开目。正视良久。不眴状有所覩。旁侍加香。寂然立敬炊顷方止。乃弹指云。不可思议也。有问其故云。见宝幢华盖塔庙庄严。初夜又回首盼云。始见明珠。今何所在。又云。有何缘务。大然灯烛。遂奄灯令闇。须臾复云。火明何为转盛。盖日室今闇昧。乃合掌达旦曰。吾生净土矣。因而气静山地动摇。门窓振裂群雉惊雊。非恒所闻。寺僧道慧。未晓假寐。至是惊觉出倚廊下曰。禅师若终必生净土。何以知然。向于眠中。见西岭上。并是楼阁殿堂。乘空而去。言毕方智通已终逝。又盖母王氏。久怀笃信。读诵众经。礼忏发心。以往生为务。贞观十一年二月。临将舍命。弥加勤至。目见床前。有赤莲华。大如五斛瓮许。又见青莲华满宅。阿弥陀佛观音势至。一时俱到。盖与侄薛大兴共亲闻所述。而兴见有佛。色形甚大。并菩萨久而自隐。斯并近事。故传实录(续高僧传第十八)。

唐台州国清寺释智晞五

释智晞。俗姓陈氏颍川人。先世因官流寓家于闽越。晞童稚不群。幼怀物外。见老病死。达世浮危。自省昏沈。愍诸沦溺。深加厌离。如为怨逐。誓出尘劳。访寻胜境。伏闻智者抗志台山。安禅佛陇。警训迷途。为世津导。丹诚驰仰。远泛沧波。年登二十。始获从愿。一得奉值。即定师资。律仪具足。禀受禅诀。加修寂定。诵法华如救头燃。心马稍调散动辞虑。受命遗旨。常居佛垄修禅道场。乐三昧者。咸共归仰。宴坐之暇时。复指搆创造伽蓝殿堂房舍。悉皆严整。惟经台未构。始欲就工。有香炉峯。山岩峻嶮。林木秀异。然彼神祇。巨有灵验。自古已来。无敢视其峯崖。况有登践而采伐

者。时众议曰。今既营经台。供养法宝。惟尚精华。岂可卒尔而已。其香炉峯桧柏木中精胜。可共取之以充供养。论评既讫。往咨于晞。具陈上事。良久答云。山神护惜。不可造次。无敢重言。各还所在。尔夜梦。人送疏云。香炉峯桧柏树。尽皆舍给经台。既感冥示。即便撝略。营辨餐具。分部人工。入山采伐。侍者咨曰。昨日不许。今那取之。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无苦。必不相误。从旨往取无留难。先师智者陈曰。劝化百姓。从天台渚。次讫于海际。所有江溪。并舍放生之池。永断采捕。隋世亦尔。事并经勅。隋国既亡。后生百姓。为恶者多。竞立梁沪。满于江溪。夭伤水族。告诉无所。乃共顶礼禅师。往先师龕房。烧香祝愿。当有渔人。见僧在沪上立。意谓。堕水将船往救。仅到便无。因尔梁沪皆不得鱼。互相报示。改恶从善。仍停采捕。时有弟子道亘。在房诵法华经自往唤云。今晚当有僧来。言竟仍向门下。即见一僧。纯着纳衣执锡持钵。形神爽俊。有异常人。从外而来。相去二十余步。纔入路东隐而不现。俄顷之间。即闻东山有铜钟声。大振山谷。便云。噫唤吾也。未终数日语弟子云。吾命无几。可作香汤。洗浴适竟。山中鸟兽异色殊形。常所不见者。并皆来集房侧。履地腾空。悲鸣唤呼。经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仍执如意说法。辞理深邃。既竟告弟子曰。将汝等造次相值。今当永别。会遇靡期。言已寂然无声良久。诸弟子哭泣。便更开眼诫曰。人生有死。物始必终。世相如是。宁足可悲。今去勿尔闹乱于吾也。又云。吾习禅诵经已来。至于今日四十九年。背不着床。吾不负信施。不负香火。汝等欲得将吾相见。可自勲策行道。力不负人。弟子因即咨启。未审和上当生何所。答云。如吾见梦。报左兜率。宫殿青色。居天西北。见智者大师。左右有诸天。皆坐宝座。唯一座独空。吾问所以。答云。灌顶却后六年。当来升此说法。十八日朝。语诸弟子。汝等并早须斋。吾命须臾。尔曰。村人登山参疾。食竟辞还。又曰。既苦远来。更停少时。待贫道前去。其人不解。苦辞不住。当尔之时。皎日丽天全无云翳。谓参人曰。既已不住可疾去。雨寻落。去者小时骤雨如泻。春秋七十有二。以贞观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时。结跏安坐。端直俨然气息。绵微如入禅定。因而不返。时虚空中。有弦管声。合众皆闻。良久乃息。经停数日。方入石龕。颜色敷悦手足柔软。不异生平。所定龕坟。在先师智者龕前二百余步。

唐天台山国清寺释智瓌六

释智瓌。俗姓张氏清河人。晋室播迁。寓居临海。祖元秀梁仓部侍郎。任临海内史。父文怀陈中兵将军瓌。受法华经之岁。言无虚发。行不惭人。亲里乡邻。深加敬爱。年登十七。二亲俱逝。惨服纆释。便染病疾。频经岁月。医药无效。仍于静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卧。至心专念月光菩萨。惟愿大悲济我沈痾。如是系念。遂经旬朔。于中夜间。梦见一人。形色非常。从东方来谓瓌曰。我今故来。为汝治病。即以口就瓌身。次第吸[口*数]。三夜如此。因尔稍痊深知三宝是我依救。遂求离俗。便投安静寺慧凭法师。以为弟子。逖闻智者轨行超群。为世良导。即泛舸丰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华忏悔并诵经第二七日初夜忏讫。还就禅床。始欲宴坐。乃见九头龙从地涌出。上升虚空。明旦咨白曰。云此是表九道众生闻法华经。将来之世破无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陈至德四年。永阳王伯智作牧仙都迎屈智者。来于镇所。瓌随师受请。同赴会稽山。九旬坐讫。仍即辞王。住宝林山寺。行法华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来。摇动户扉。瓌即问之。汝是何人。夜来摇户。即长声答云。我来看灯耳。频经数过问答如前。其寺内先有大德慧成禅师。夜具闻之。谓弟子曰。彼堂内从来有大恶鬼。今闻此声。必是鬼来取人也。天将欲晓。成师扣户而唤瓌。未暇得应。便遶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子矣。瓌即开户问意。答云。汝犹在耶。吾谓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师以事咨王。王遣数十人。执杖防护。瓌谓防人曰。命由业也。岂是防护之所加乎。愿诸仁者。将领还城启王云尔。防人去后第二日夜。鬼入堂内。搥壁打柱。周遍东西。堂内六灯。瓌即灭五留一。行道坐禅诵经。坦然无惧。于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将讫。见一青衣童子。称赞善哉。言已不现。虽值此二缘。心无忧喜。瓌又因事出往会稽。路由剡县孝行村乞食。主人误煮毒榘设。瓌食竟进趣前途。主人于后噉此余残。并皆吐痢。若死等苦。邻人见之。即持药追瓌十里。方及见瓌快行无恙。问曰。何故见寻具陈上事。便笑答曰。贫道无他。可弃药反纵。不须见逐验之。道力所熏。毒不能伤也。又瓌还山。为智者设一千僧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为寺造四周土墙。又为智者设一千僧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嚩斋僧人绢一匹。七年又往涿郡。参劳谢远来。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执杖防援还山。凡经八回。参见天子。并蒙喜悦。供给丰厚。以贞观十二年卒于寺。春秋八十三矣。

唐雍州津梁寺释法喜七

释法喜。俗姓李襄阳人也。七岁出家。颢禅师为其保傅。颢道素温瞻有闻。同侣后住禅定。将终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颢曰。依报已乖。吾将即世。于是端坐闭目。如有所缘。奄然而卒。初不觉也。自喜恭恪。奉侍积经载纪。而颢专修定业。略于言诲。便以观量知人。审喜机度。事逾先习。不肃而成。钻仰景行。惟德是辅。荆州青溪山寺四十余僧。喜为沙弥亲所供奉。昼则炊煮薪蒸。夜便诵习经典。山居无炬。燃柴取明。每夕自课。诵通一纸。如是累时。所缘通利。虽学诸经部类。而偏以法华为宗。常假食息中间兼诵一卷。余则专以禅业系念在前。纔有昏心。便又温故。仁寿年内。文帝勅召。追入京师。住禅定寺。供礼隆异俭行为先。接抚同伦谦虚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敬。槃以宝台。处之上室瑰宝溢目。非德不弘。大众以喜行解潜通幽微屡降。便以道场。相委任其监护。喜遂纲维供养。日夕承仰。又以颢师去世。意欲冥被灵爽。愿诵千遍法华。因即不处旧房。但用巡遶寺塔。行坐二仪。誓穷本愿。数满八百。情厉晨霄。系心不散。觉转休健。同寺僧者。见白牛驾以宝车入喜房内。追而观之了无踪绪。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门而早[苟*苟]。自守营卫在初。诸有疾苦。无论客旧。皆周给瞻问。亲为将疗。至于屎尿脓吐。皆就而味之。然则患疾之苦。世所同轻。而喜都无污贱。情倍欣恠。以为常业也(已上三缘续高僧传第十九)。

陈宣帝师江陵慧诚八

释慧诚。思禅师门人。修法华禅诵经。得一切众生语言三昧。持立江中。履水如地矣。

唐南云峯慧勇九

释慧勇。师事大善禅师。一生栖息山林。六十余载。诵持法华经。入火光三昧。

隋国师南岳慧稠十

释慧稠。是颢禅师门人。诵华严经六十卷。诵法华经万遍感山神为添香散华矣。

隋新罗缘光十一

释缘光。是智者门人。诵法华经为业。感天帝下迎龙宫请讲。灭后舌色如红莲华而已。

唐终南山悟真寺善义十二

释善禅师者。慧超门人。诵法华经万遍。余瓶水常满睹金台闻天乐。合掌立而终矣。

唐富阳玉泉寺弘景十三

释弘景。是道素门人。诵法华经。普贤乘象而来授句逗。天童潜来侍。具如本传说。

法华经传记卷第三

法华经传记卷第四

讽诵胜利第八之二

- 释昙邃一
- 竺法纯二
- 释僧生三
- 释法宗四
- 释道[口@(儿/口)]五
- 释慧庆六
- 释普明七
- 释法庄八
- 释慧果九
- 释慧进十
- 释弘明十一
- 释慧豫十二
- 释超辩十三
- 释法慧十四
- 释僧侯十五

- 释志湛十六
- 五侯僧十七
- 僧法常十八
- 并州舌十九
- 释慧超二十
- 释慧显二十一
- 释善慧二十二
- 释慧达二十三
- 释法诚二十四
- 释慧铨二十五
- 昙无竭二十六
- 释法绪二十七
- 释僧翼二十八
- 释智聪二十九
- 释智窳三十

晋阿阴白马寺释昙邃一

释昙邃。未详何许人。少出家止阿阴白马寺。蔬食布衣。诵法华经。常一日一遍。又精达经旨。亦为人解说。尝于夜中。忽闻扣户云。欲请法师九旬说法。邃不许。固请。乃赴之。而犹是眠中比觉已。身在白马坞神祠中。并一弟子。自尔日日密往。余无知者。后寺僧经祠前过。见有两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讽诵讲说声。又闻有奇香之气。于是道俗共传。咸云神异。至夏竟。神施以白马一匹白羊五头绢九十匹。呪愿毕于是各绝。邃后不知所终(高僧传第十二云。诵正法华以同本故。灵异并同既勘其文焉)。

晋山阴显义寺竺法纯二(异名惠昂)

竺法纯。不详何许人。少出家。止山阴显义寺苦行。有德善诵法华观音品古维摩经。晋元兴中。为寺上兰渚买故屋。暮还于湖中。遇暴风而船小。纯唯一心凭观世音。口诵普门品不辍。俄见一大流船。乘之获免。至岸访船无主。须臾不见。道俗咸叹神感。后不知所终矣。

晋蜀三贤寺释僧生三

释僧生。姓袁蜀郡郪人也。少出家。以苦行致称。成都宋丰等。请为三贤寺主。昼夜诵法华经。兼习禅定。于山中诵法华经。有虎来蹲其前。诵经竟乃去。后每至讽咏。辄见左右。有四人为侍卫。年虽衰老。而翘懃弥厉。后微疾。便语侍者云。天童子来迎云。汝依诵经力。当生兜率。期既至吾将去矣。死后可为烧身。若烧身处。生青色华以为验。弟子依遗命为烧其人。实如所言。众人流泪。异之而已。

宋剡法华台释法宗四

释法宗临海人。少好游猎。尝于剡遇射孕鹿母堕胎。鹿母衔箭。犹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贪生爱子。是有识所同。于是摧弓折矢。出家业道。常分卫自资。受一食法。蔬苦六时以悔先罪。诵法华维摩。常升台讽咏。响闻四远。士庶禀其归戒者三千余人。遂开拓所住。以为精舍。因诵为目。号曰法华台也。中时有异光明。暗夜如昼。人皆异之。宗后不测所终。台寺现在。若有疾病者。止宿于中祈念即愈矣。

宋京师南涧寺释道罔五

释道[口@(儿/口)]姓马扶风人。初出家为道懿弟子。懿病。尝遣[口@(儿/口)]等四人。至河南霍山采钟乳。入穴数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口@(儿/口)]判无济理。[口@(儿/口)]素诵法华。唯凭诚此业。又存念观音。有顷见一光如萤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于是进修禅业。节行弥新。频作数过普贤斋。并有瑞应。或见梵僧入坐。或见骑马人至。并未及暄凉。倏忽不见。后与同学四人。南游上京。观瞩风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没死。[口@(儿/口)]又归诚观音诵法华。乃觉脚下如有一物自[敲-高+危]。复见赤光在前。乘光至岸达都。止南涧寺。常以船舟为业。尝中夜诵经已入禅。忽见四人御车至房。呼令上乘。[口@(儿/口)]歎不自觉。已见身在郡。后沈桥间。见一人在路坐胡床。侍者数百人。见[口@(儿/口)]惊起曰。坐禅人耳。彼人因谓左右曰。向上令知处而已。何忽劳屈法师。于是礼拜执别。令人送[口@(儿/口)]。还寺扣门。良久方开。入寺见房并闭。众咸莫测其然。宋元嘉二十年。临川康王义庆。携往广。陵终于彼矣。

宋庐山释慧庆六

释慧庆。广陵人也。少出家。止庐山寺。学通经律。清洁有戒行。诵法华十地等。每夜吟讽。常闻闇中有弹指赞叹之声曰。汝讽诵法华。我等深生喜。决定成佛道。唯愿诵不止。尝于小雷遇风波。船将覆没。庆唯诵法华经不辍。觉船在浪中如有人牵之。倏忽至岸。于是笃厉弥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异香满室。微细音乐。闻于空中。人皆谓诵经福力得净土迎而已。

宋临淄释普明七

释普明。姓张。临淄人。少出家。禀性清纯。蔬食布衣。以忏诵为业。诵法华维摩二经。及讽诵之时。有别衣别座。未尝秽杂。每至劝发品。辄见普贤乘象立在其前。诵维摩经。亦闻空中唱乐。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卿人王道真。妻病请明来呪。明入门妇便闷绝。俄见一物如狸。身長数尺许。从狗窦出。因此而愈。明尝行水傍祠。巫覡自云。神见之皆奔走。八十有五卒。

宋京师道场寺释法庄八

释法庄。姓申淮南人也。十岁出家。为庐山慧远弟子。少以苦节标名。晚游关中。从叡公禀学。元嘉初。出都止道场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诵大涅槃法华净名。每后夜讽诵法华。比房常闻。庄户前有如兵杖羽卫之响。实天神来听诵经。如斯感化非一。宋大明初卒。七十有六。

宋京师东瓦官寺释慧果九

释慧果豫州人。少以蔬苦自业。宋初游京师。止瓦官寺。诵法华十地。尝于圜厕见一鬼。致敬于果云。昔为众僧作维那。小不如法。堕在噉粪鬼中。法师德素高明。又慈悲为意。愿助以拔济之方也。又云。昔有钱三千。埋在柿树根下。愿取以为福。果即告众掘取。果得三千。为造法华一部并设会。后梦见此鬼。云已得改生。大胜昔日。果以讽诵力。得小通力。以宋太始六年卒。七十有六。

齐京师高座寺释慧进十

释慧进。姓姚吴兴人也。少而雄勇。任性游侠。年四十。忽悟心自启。遂尔离俗。止京师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诵法华。用心劳苦。执卷辄病。乃发

愿。愿造法华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钱一千六百。时有贼劫来问进。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经钱在佛处。群贼劫闻之。赧然而去。于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经。满足百部。经成之后。病亦小差。诵法华一部。得过情愿。情愿既满。厉操愈坚。常回诸福业。愿生赡养。未亡少时忽闻空中声。曰汝所愿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齐永明三年。无疾而卒。八十有五。

齐永兴柏林寺释弘明十一

释弘明。本姓羸会稽山阴人。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精懃礼忏。六时不辍。每旦则水瓶自满。实诸天童子。以为给使也。明尝于云门。坐禅及诵经。见一小儿来听明诵经。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此寺沙弥。为盗饮食。今堕圜中。闻上人道业故。来听诵经。愿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说法劝化。领解方隐。又虎来入明室内。伏于床前。见明闻经。端然不动。久之乃去。后于永兴石姥岩入定。又有山精来恼明。明投得以腰绳系之。鬼逊谢求脱云。后不敢复来及解放于是绝迹。以齐永明中卒。

齐京师灵根寺释慧豫十二

释慧豫。黄龙人。来游京师。止灵根寺。少而务学。遍访众师。善谈论美风则。每闻臧否人物。辄塞耳不听。或时以异言闻止。瓶衣纒素曰以一中自毕。精懃标节。以救苦为先。诵法华涅槃等。又习禅业。精于五门。尝寝见有三人来扣户。并衣冠鲜洁。执持华盖。豫问觅谁。答云。法师应死。故来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尔。至明年满一周而卒。齐永明七年。五十有七。

齐上定林释超辩十三

释超辩。姓张炖煌人。幼而神悟孤发。履操深沈。诵法华金刚般若。闻京师盛于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达于建业。顷之东适吴越。观瞩山水。停山阴城傍寺。少时后还都。止定林上寺。闲居养素毕命。山门诵法华。日限一遍。心敏口从。恒有余力。礼千佛凡一百五十余万拜。足不出门三十余载。以齐永明十年。终于山寺。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门僧佑。为造碑墓所东。菟刘勰制文。

齐山阴天柱寺释法慧十四

释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严。以宋大明之末。东游禹穴。隐于天柱山寺。诵法华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阁不下三十余年。王侯税驾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颙。以信解兼深特与相接。时有慕德希礼。或因颙介意时一见者。以齐建武二年卒。八十有五。

齐京师后岗释僧侯十五

释僧侯。姓龚西凉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礼忏。及具戒之后。游方劝化。宋孝建初。来至京师。诵法华维摩等。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余年。萧慧开入蜀。请共同游。后慧开协同义嘉负罪归阙。侯乃还都。于后岗创立石室。以为安禅之所。自息慈以来。至于舍命。鱼肉荤辛。未尝近齿。脚影小蹉。辄虚齐而过。齐永明元二年。微觉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八十有九(已上十四缘梁高僧传第十二。并内典录第十等)。

魏泰岳人头山[卫-韦+含]草寺释志湛十六

释志湛。齐州山茌人也。是朗公曾孙之弟子也。立行纯厚省事少言。仁济为务。每游诸禽兽。而群不为乱。住人头山邃谷中[卫-韦+含]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读诵法华用为常业。将终之日。沙门宝志奏梁武曰。北方山茌县人。住今[卫-韦+含]草寺。须陀洹果圣僧者。今日入涅槃。扬都道俗。闻志此告。皆遥礼拜。故湛之亡也。寂无余恼。端然气绝。两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两指。验湛初果也。还收葬于人头山。筑塔安之。石灰泥涂。鸟兽不敢陵污。今犹在焉(续高僧传第二十八)。

范阳五侯寺僧十七

五侯寺僧失其名。不知何处人。精苦节常诵法华为业。更无余志。渐及衰迈。卒于其寺。初死之时。弟子摧殡堤下。后迁改葬。骸骨并枯。惟舌不坏。人皆谓之诵法华舌不坏也。

雍州僧法常十八

僧法常。一心诵法华。不乐人间。常游山林。遂隐于白鹿山。昼夜常诵。感一童子常来供给饼饭等。自然而有。临终之时。紫云耸山。异香满山。以死骸置岩下。经历多年。余骸枯朽。惟舌如故。见者随喜。

齐并州诵经舌十九

齐武成世。并州东看山侧。有人掘地。见一处土。其色黄白。与傍有异。寻见一物状。如人两唇。其中有舌。鲜红赤色。以事闻奉帝问诸道人。无能知者。沙门大统法上奏曰。此持法华者。六根不坏报耳。诵满千遍征验乎。及勅中书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灵异。宜迁置净所设斋供养。珍奉勅至彼。集诸持法华沙门。执炉洁斋。遶旋而呪曰。菩萨涅槃年代已远。像法流行奉无谬者。请现感应。纔始发声。此之唇舌一时鼓动。虽无响及而相似读诵。诸同见者。莫不毛竖。珍以状闻。诏遣石函藏之迁于山室云。

唐终南山蓝谷悟真寺释慧超二十

释慧超。姓泛氏。丹阳建元人。禀怀温裕立性怀仁。[苟*苟]龄厌俗自出家。后诵法华经。闻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独悟一乘善明三观。与天台智者仙城命公。笃志幽寻。积年请业。行优智远。德冠时贤。思对众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游衡岭。复与同途。留诵经停函移岁序。自隋初廓定。北入嵩高。饵药坐禅。冀言终老。隋太子勇召集名德。总会帝城。以超业行不群。特留供养。而恭慎凝摄。不顾世华。及勇废免。一无所涉。晚移定水。高振德音。道俗归宗。仰其戒范。会净业法师。卜居蓝田谷之悟真寺。钦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隐八年。倍勤之三慧及大乘。承运禅定初基。爰发诏书。延入行道屡辞砭。疾后许还山。德感物情。颇存汲引四川。贵望一县官民。莫不委质。投诚请传香德。并为经始伽蓝。继综羞粒。大唐伊始。荣重于前。京邑名僧慧因保恭等。情慕隐沦。咸就栖止。荫松偃石。论详道义。皆曰。斯诚出要乐也。后外疾。少时弟子跪问。答曰。吾之常也。长生不欣。夕死不戚。乃面西正坐云。第一义空清净智观言如入定奄。遂长往。春秋七十有七。即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余日。颜色不变。天策上将闻称希有。遣人就视。端拱如生。自超九岁入道。即诵法华五十余年。万有余遍。感灵获瑞不可胜言。弟子法成等。为建白塔于寺之北峯焉。

百济国达拏山寺释慧显二十一

释慧显。百济国人也。少出家。苦心精专。以诵法华为业。祈福请愿。所遂者多。闻讲三论。便从听受。法一染神弥增其绪。初住本国北部修德寺。有众则讲。无便清诵。四远闻风。造山諠接。便往南方达拏山。山极深险重隳岩固。纵有往展。登陟艰危。显静坐其中。专业如故。遂终于彼。同学輿尸。置石窟中。虎噉身骨并尽。惟余骸舌存焉。经于三周。其舌弥红赤。柔软胜常。过后方变紫鞭如石。道俗怪而敬焉。俱緘闭于石塔。时年五十有八。即贞观之初年也。

唐骊山津梁寺释善慧二十二

释善慧。姓苟氏河内温人。博通群籍。统括文义。逮于九章。律历七曜盈虚皆吞。若胸中抵掌符会乃深。惟世务终坠泥涂。遂解褐抽簪。创归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诵法华经。听收摄论。时遭寇荡。兵食交侵。而慧抱饥自励。奉法无殆。洗秽护净弥隆。恒日但以边邑寮学文字纰谬。至于音诂。众议纷然。虽复俗语时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访明悟。还同昔疑。乃以大业末龄负锡西入。屡逢群盗。衣裳略尽。但有蔽布自遮。犹执破瓶。常充净用。既达关口。素阙繻文。遂即正念直前。从门而度。于时中表列刃。曾无遮止。孟冬十月初达京师。值沙门吉藏正讲法华。深副本图。即依听受。形服鄙恶。众不纳之。乃扫雪藉地。单裾衬坐都讲财唱。倾耳词句。拟定经文。藏既阐扬。勇心承旨。望理通义。由情存两得。不暇忍寒。欢咲漑如贾获宝。竟冬常尔。众方美之。问以词旨。斥无遗忘。乃以闻法。同属禅定寺沙门法喜。便脱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观无滥。慧又师喜。两振芳规。武德初年。随住蓝田之津梁寺。俗本骊戎互相梗戾率奖陶化十室而九然。而性爱英贤。乐相延致。自西自东百有余里。名林胜地。皆建禅坊。所以逃逸之俦。赖其安堵。以贞观九年正月。终于骊山之阳凉泉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弃掷俗典莅此。玄摸言不重涉。专心道业。省言节食。佩律怀仁。迎顿容旅。雅重经教。于中诵法华不改志。其有未曾覩者。要必亲观。若值行要。累日诵持。以为熏习之基也。

晋大原沙门释慧达二十三

释慧达者大原人。诵法华经五千余遍。行坐威仪。其声不辍。偏存物命。直视低目。地有虫豸。必回身而避。不敢跨越。有问答曰。斯之与吾。生死不

定。将不先成正觉。安可妄轻之耶。以贞观八年四月。结跏趺坐。诵法华而终。人谓入定。停于五宿。既似长逝。又不臭腐。乃合床内于窟中。

唐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二十四

释法诚。姓樊氏雍州万年人。童小出家。止蓝田王效寺。事沙门僧和。和亦卿族所推。奉之比圣。尝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见门内。猛火腾焰升帐。遂即退悔。性饮清泉。洁清故也。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沈水。和素不知。饮便呕吐。其冥感潜识。为若此矣。诚奉佩训勸。诵法华经。以为恒任。又谒禅林寺相禅师。询于定行。而德茂时宗学优。众仰晚住云华。纲理僧镇隋文钦德。请遵戒范。乃陈表固辞。薄言抗礼。遂负笈长驱。历游名岳。追踪胜友。咸承志道。因见超公。隐居幽静。乃结心期。栖迟蓝谷。处既局狭。纒止一床。旋转经行。恐颠深壑。便划迹开林披云。附景茅茨。葺宇瓮牖疎檐情事相依。欣然符合。今所谓悟真寺也。法华三昧。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温恭朝夕。梦感普贤。劝书大教诚曰。大教大乘也。诸佛智慧。所谓般若。又手写法华。正当露地。因事他行。未营收举属。洪雨滂注沟涧波飞走。往看之。而合案并干。余便流潦。嘗却偃横松。遂落悬溜。未至下涧。不觉已登高岸。无损一毛。至贞观十四年夏末。日忽感余疾自知。即世愿生兜率。索水浴讫。又索终舆。旁自捡掇。不许荣厚。恰至月末。明相将现。无故语曰。欲来但入。未假弦歌。顾侍人曰。吾闻诸行无常生灭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验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门外。吾今去世。尔等佛有正戒。无得有亏。后致悔也。言已口出光明。照于楹内。又闻异香。苾芬而至。但见端坐俨思不觉。其神已逝。时年七十有八。然诚之诵习也。一夏法华科五百遍。余日读诵。兼而行之。犹获两遍。纵有人容。要须与语者。非经部度中不他言。略计十年之勤万有余遍。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铨二十五(附智证宋公事)

释慧铨。姓萧氏。今特进宋公瑀之兄子也。父仕隋为梁公祖。即梁明帝矣。性度恢简。志用冲粹。姑即隋炀之后也。自幼及长。恒在宫阙。慕乐超世。无因自达。年既冠成。帝乃尚以秦孝王女为妻。非其愿也。事不获已。时行侁俪及妻终后方遂夙心。以郑氏东都。预兹荆落。及武德初岁。方还京辇。住庄严寺。广听众部。而以法华摄论为心。颇怀篇什。尤能草隶。随笔所被。用为摸楷。故经题寺额。咸推仰之。又弟智证出家同住。诵通法华。即

宋公之兄太府卿之子也。证与兄铨相次而卒。以家世信奉。偏弘法华。同族尊卑。咸所成诵。故萧氏法华皂素称富特进撰疏。总集十有余家。采掇菁华。揉以胸臆。勒成卷数。常自敷弘。时召京辇名僧。指摘瑕累。或集亲属僧尼数将二十。给慧以时。四事无怠故。封禄所及惟存通济太府。情好读诵为先故。生至终诵盈万遍。雇人抄写总有千部。每日朝参。必使候者执经在前。至于公事微隙。便就转读。朝伍仰属。以为绝伦。自释化东传流味弥远。承受读诵世罕。伊人萧氏一门。可为天下摸楷矣(已上十缘续高僧传第二十八)。

宋黄龙沙弥昙无竭二十六

宋永初中。有黄龙沙弥昙无竭者。诵观世音经。净修苦行。与诸徒属二十五人。往寻佛国。备经荒险。贞志弥坚。既达天竺舍卫。路逢山象一群。竭赍经诵念称名归命。有师子从林中出。象惊奔走后有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加害。竭又如初归命。有大鹫飞来。牛便惊散。遂得克免。其诚心所感在险。克济皆此类也(于此一缘。嘉祥等师。引为观音品应验。今案僧传。观世音经者。非观音品。是观世音授记经也。为欲令知同异。且此中编录之)。

晋蜀石室山释法绪二十七

释法绪。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谨。蔬食修禅。后入蜀。于刘师冢间头陀山谷。虎哭不伤。诵法华维摩金光明等。常处石室中。且禅且诵。盛夏于室中舍命。七日不臭。尸左侧有香。经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彻数里。村人即于尸上。为起冢塔焉。

宋山阴法华山释僧翼二十八

释僧翼。本吴兴余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绝尘之操。初出家止庐山寺。依慧远修学蔬素苦节。见重门人。晚适关中。复师罗什。经律数论。并皆参涉又诵法华一部。以晋义熙十三年。与同志昙学沙门。俱游会稽访山水至秦。望西北见五岫骈峯。有耆阁之状。乃结草成庵。称曰法华精舍。太守孟顓富人陈载。并倾心挹德。赞助成功。翼蔬食涧饮三十余年。诵法华功莫大。深夜有光明。乃是普贤。现其人前。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遗德。

唐润州摄山栖霞寺释智聪二十九

释智聪。未详何许人。昔住杨都白马寺。后住止观寺。陈平后度江。住扬州安乐寺。大业既崩。思归无计。隐江菽中。诵法华经。七日不饥。恒有四虎。遶之而已不食。已来经今十日。聪曰。吾命须臾。卿须可食。虎曰。造立天地。无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腋下挟船曰。师欲度江至栖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时目中泪出。聪曰。救危扶难正在今日。可迎四虎。于是利涉往达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聪领四虎。同往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誓不寝卧。众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声告众。由此惊悟。每以例程。聪以山林出远。粮粒艰岨。乃合卒扬州三百清信。以为米佑。人别一石。年别送之。由此山粮供继。道俗乃至。禽兽通皆济给。至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讫往止观寺。礼大师灵像。执炉遍礼。又往兴皇墓所。礼拜还归本房。安坐而卒。异香充溢。丹阳一郭受戒道俗三千余人。奔走山服。哀恸林野。时年九十九矣。

隋京师静法寺释智嶷三十

释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国难东归魏。封于襄阳。因累居之十余世矣。七岁初学。寻一乘文。究竟无师。自悟敬重佛宗。虽书权俗缘。令依学侣。而夜私诵法华。竟文纯熟。二亲初不知也。十三拜辞。即蒙剃落。更咨大部。情因弥着二十有四。方受具足。嶷住寺多年。专心讽诵法华。常思定慧。非大要事。不出户庭。故往参候。罕覩其面。讽诵入晓更。化人现前。安慰其人。诵及千部。千佛共守护。若及万部。必生净国。闻是语已。欢喜弥励其志。即世七十有余矣。

法华经传记卷第四

法华经传记卷第五

讽诵胜利第八之三

- 释遗俗一
- 史呵誓二

- 僧玄秀三
- 僧道慧四
- 释道泰五
- 释普安六
- 释僧定七
- 隋沙弥八
- 释僧彻九
- 释僧衍十
- 岑文本十一
- 陵肃璟十二
- 韦仲珪十三
- 释慧献十四
- 释慧和十五
- 崔义起十六
- 阳盖护十七
- 容文策十八
- 宋沙弥十九
- 陇志通二十
- 凉寡妇二十一
- 高守节二十二
- 释明曜二十三
- 释僧洪二十四
- 宋王珠二十五

唐雍州醴泉沙门释遗俗一

释遗俗。不知何许人。以唐运初开。游止雍州醴泉县南美泉乡阳陆家。镇常供养。清俭寡欲。惟诵法华为业。昼夜相系乃数千遍。以贞观初。因疾将终。遗属友人慧廓曰。比虽诵经。意望灵验。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后。不须棺盛。露骸理之。十载可为发出。舌根必烂。知无受持。若犹存在。当告道俗为起一塔以示感灵。言讫而终。遂依埋葬。至贞观十一年。廓与诸知故。就墓发之。身肉都销。惟舌不朽。一县士女。咸共仰载。诵持之流。又倍恒度。乃函盛其舌。于阳陆村北甘谷南岸。为建砖塔。识者尊严。弥隆信敬。读诵更甚。

雍州福水阴史村呵誓二

雍州长安县界郊南福水之阴。有史村史呵誓者。少怀善念。常诵法华。行安乐行。慈悲在意。不乘畜产。经云哀愍一切故也。虚约为心。名沾令史往还京省。以习诵相。仍恐路逢相识人事暄凉。便废所诵。故其所行必小径左道。佷气怡颜。缘念相续。初不告倦。及终之时。感异香气。充于村曲。亲疎同怪。而莫测其缘。遂理殡之。尔后十年。妻亡乃发尸出。舌根鲜明。余并朽尽。乃别标显葬矣。

黄州随华寺僧玄秀三

僧玄秀者。住黄州随华寺。其性清慎温恭为志。常诵法华。每感征异。未以为怪。时属炎暑。同友逐凉。遣召秀来。欲有谈笑。既至房前。但见羽卫严肃人马伟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观。如初不异。转至后门。其徒弥盛。上望空中填塞无际。多乘象马类杂鬼神。乃知其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惭谢。朋从遂绝。秀专斯业。隋末终焉。

唐益州福成寺僧道慧四

僧道慧蜀人。少丧父母。从兄养大。昼夜悲哭。恋慕其父母。生年九。从师诵通法华。祈请其脱苦。诵满一百部。梦福成寺上空。有殊特光。渐近于庭。忽见有天。百千天众。而围绕之。告道慧言。吾是汝双亲。依汝诵经力。生第二天。脱恶趣怖。若诵满千返。必生净土。当知親子深契来谒陈情。作是语已。隐而不见。觉悟倍生信重。弥专讽诵。闻者展转。为父母脱苦诵经。感梦告盖多。略不述而已。

魏常山衡唐精舍释道泰五

释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梦人谓曰。若至其年。当终于四十二矣。至期年遇重病甚忧。悉以身资为福。友人曰。余闻。供养六十二亿菩萨。与一称观世音同。君何不至心归依。可必增寿。泰乃感悟。遂于四日四夜。专精不绝。所坐帷下。忽见光明从户外而入。见观音足趺踝间。金色朗照。语泰曰。汝念观世音耶。亦复诵法华不。泰褰帷顷便不复见。悲喜流汗。便觉体轻。所患遂愈诵通法华文。念彼观音。年四十四。方为同意说之。泰后终于天命耳。

陈扬都释普安六

释普安。姓陈氏。少出家诵通法华。自矜为业。遇热病苦。口齿皆落。更止自矜。慧心诵满一夏。梦天童来。以杨枝指齿肉曰。君专心诵经。落齿生如本。当来得道时。即齿白细密。语已梦觉。口中满齿。后移居静室。向牖诵经。自然饮食在案前。适食讫。后七日如饱食。身肥满如斯。感应胜利甚多。春秋八十有九而卒。香满室音乐闻空。其夜弟子梦。胡僧说偈曰。

若闻法华经 专心而讽诵
圣众来授手 必生净土中

推之依诵经生净土矣。

唐潞州法住寺释僧定七

释僧定。是昙荣同门。住法住寺。行方等忏悔。讽诵法华。昼夜未尝眠卧。戒行精高。梦感见诸圣众。弥悔弥诵。贞观七年七月十四日。于法住道场内。见大光明。五色间起。从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语僧定云。我是毘婆尸如来无所著至真等正觉。以汝罪销故来为证。然非本师。不与授记。如是六佛。皆同此词。又有大光明倍前。从上而下。中有九百九十四佛。语僧定皆同此词。最后一佛云。我是汝本师释迦牟尼也。为汝罪销故来授记。汝身器清静。于贤劫中。当作佛名为普明。汝行方等大乘。普贤道场。诵持法华不可思议也。若斯之应现感灵。难称记矣(若依续僧传。昙荣与僧定。同行方等悔法。见七佛释迦。授二人记。更不云诵法华。然别记中。诵持法华。行方等大乘普贤悔法。记者所闻不同而已)。

隋岐州东山下村沙弥八

隋开皇初。有扬州僧。忘其名。自诵通涅槃经一部。谓多诵自矜为业。时岐州东山下村中有沙弥。诵观世音经。二人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阎王所。乃处沙弥金高座。甚恭敬之。处涅槃僧银高座。敬心不重。事讫勘问。二俱余寿。皆放还。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诵多。门下沙弥住处。于是两辞。各苏所在。彼从南来至岐州。访得具问所由。沙弥言。初诵观音。别衣别所。烧香祝愿。然后乃诵。斯法不怠。更无他术。彼谢曰。吾罪深矣。所

谓涅盘威仪不整。身口不净。救忘而已。古人遗言。多恶不如少善。于今取验。悔往而返云。

缝州陷泉寺释僧彻九

释僧彻。住缝州南孤山陷泉寺。昔行遇癞者在穴中。彻引至山中。为凿穴给食。令诵法华。素不识文字。加又顽鄙。句句授之。终不辞倦。诵经向半。梦有教者。自后稍聪。得五六卷。疮渐觉愈。一部既了。须眉平复。肤色如常。故经云。病之良药。斯诚验矣。

唐并州释僧衍十

释僧衍。并州人也。凡厥并州人。七岁已上。皆解念佛。生净土多。衍久居并州。诵法华经。欣求瞻养。以经云即往安乐世界故也。每日一遍。三年成千部。梦自身左右生羽翼。以法华文字为文彩。欲飞翔身自轻。即飞去西方。到七宝地。宫殿相并。天人满中。顾视己身。羽翼顿成。大宝莲华台。一一文字。变作丈六佛身。各说偈云。汝在浊世诵妙法。众生业障唯见字。实是三身圆满佛。今成羽翼复本身。闻偈见台。六万九千三百余化佛坐叶上。台上佛是阿弥陀佛也。进顶礼。台佛即语衍。汝还阎浮。以我云相示众生。又弘法华功德。应时诸佛变作本羽翼。还娑婆。梦觉流泪。诵法华更入观心。于舌端有八叶莲华。华上有佛。结跏趺坐。法华一一文字。从佛口出。皆作金色。具有光明。变为佛身。遍满虚空。围持经者。闭眼即现此相。开眼即不见。专观专诵。临终之时。紫云耸砌。端坐诵经而卒。春秋七十有。具注此事。秘收经奥。后见闻者。悲泣结缘而已。

中书令岑文本十一

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尝我乘船。于吴江中流船怀。船人尽死。文本没在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既而随波诵出已着此岸遂免。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其灾。终逢太平彼富贵也。言毕趋出。既而文本自食。椀中得舍利二粒。后果如其(文本自向唐临说)。

国子祭酒肃璟十二

国子祭酒肃陵人。梁灭入隋。姊为炀帝皇后。生长贵盛。而家崇佛法。大业中自以诵法华经。乃依经文作多宝塔。以檀香为之。塔高三尺许。其上方复下原下。并为木多宝佛像。经数年。其兄子铨在宅。朝起忽于前院草中。见一檀木浮图。盖下有一鍮石佛像。制作异于中国。面形似胡。其眼精以银为之。中累精光。净如自然者。铨怪走告璟。璟视惊喜。取盖还试置多宝塔上。宛然相称如故造。璟喜劝自以为精诚。盛其佛像。函内有舍利百余枚。璟女以尼年小窃疑。胡僧每云。舍利锤打不破。乃试取三十枚。于石上以斧折之。舍利了无著者。女就地拾觅。唯得三四枚。余并失不见所在。既而惧以告璟。璟往塔中视之。则舍利皆在如旧。璟从此日。诵法华经一遍。以至于终。贞观十一年病笃。萧后及弟侄视之。璟与相见。各令燃香。因即共别。唯留弟公瑀及女为尼者。令燃香诵经。顷之谓其尼曰。我欲去。普贤菩萨来迎我。在东院。师可迎之。尼如言往迎之未还。璟曰。此院不净不肯来。吾当往就。汝等好住。因与瑀等别。仍起长跪合掌。正向西方。次之倒卧遂绝。遗令独载一车敛。以在身之服。妇人不得送葬。勿以酒肉祭。制坎纆令没棺。潮野叹其道寤。家人奉而行之。

临邛韦仲珪十三

仲珪者天性孝悌。为州里所敬。年十七群表尤异。为蒙阳长。父廉自资阳都。遂以老归。武德中遇病。仲珪不释冠带而养。久之父卒。谢遣妻妾。间于墓右。尤信佛教。诵法华经。昼则负土成坟。夜专诵经。精诚不倦。终三年不归。尝有一虎。夜至庐前。蹲踞听经。久之而不去。珪正念曰。不愿猛兽之相逼也。虎即起去。明旦见绕墓生芝草七十二茎。当坟前者。行列次第如人种植。皆朱茎紫盖。盖经五寸。光色异常。邻里以告州县。时争君昌为刺史说裕为别驾。共至墓所察之。忽有一鸟。如鸭[卫-韦+含]双鲤鱼。各长一尺许。飞来集君昌前。鱼置于地而去。君昌等尤深嗟叹。采芝对奏。诏表门闾(仲珪弟孝隋为大理主簿为临说。更闾州人亦同云尔)。

唐金城瓦官寺释慧猷十四

释慧猷者金城人也。失父母后出家守戒。从师访道。诵通法华。专志为业。发愿于父母墓所诵经。欲救轮回苦。凡经历三年。精勤讽诵。未曾暂废。至夜三更。空中有大光明。又雨华如雪而下。中有声语猷言。吾是汝父。汝初诵经力。已住第二天。诵满千部。圣众来迎。从天生净土。汝母依涅槃经

力。即生不动国。彼在生之时。书写涅槃一卷。汝诵经资彼在生善故。语已隐不现。邻里谓失火。至晓更问慧献。献具说始末。闻者悲涕。于墓所诵经资亲。其类盖多。

都下众造寺慧和十五

慧和道人者。宋秦始义嘉时。未出家为南贼。刘胡下都参值谍来着新林。被捉便欲研头。其前在鹄渚遇台军。已经怖懾。从此之后恒诵观世音经。临被杀时。心念益至。遂尔曰斩之三研三折。于是军主谓为异事。立便放去。慧和得脱便出家。

司亢少常伯崔义起十六

崔义起大不信佛。妻父肃铿念善诵法华般若数千遍。辛酒不入门。起妻以五月亡。为修三七日斋正食。亡妻来有婢素玉。见作夫人语。我生时虽闻地狱。不大信今受苦不可言。汝男女等。不得不信。由汝为我转经燃灯功德。蒙放暂归。便向大众陈忏。我至二十日更来。将素玉看我受罪。至期果至。将素玉去。见大城官府。夫人入别院。须臾火镬铁床总至。夫人受毒苦。忽见夫人父肃公。坐莲华台。语夫人。早放素玉。还告素玉。我女生时。不用我语。多嗔妬不信善恶。今受此苦。我无力可救。汝归可悟其夫儿女道令修功德。不久解脱。又见婆罗门僧从空中下。教素玉诵金刚般若。又诵药师法华两卷一遍。两卷并改名为声闻。又曰。阎浮提人不信佛。汝诵此经闻婆罗门。并解经语。婢死三日便苏。家人良贱。初如常遇患。麟德元年正月。薛将军宅斋。迎婢请三道佛顶骨。婆罗门僧。令试诫素玉。乃升座长诵。一无脱漏。皆合掌叹曰。如西国本不异。合众惊讶希有奇事。薛将军遂口奏。天子大叹曰。百官亦有不信者。冥道若此。何得不信。时朝贵闻者。咸生大信。司成馆博士茫叔元。又将僧二十人。就翊善坊宅。召素玉令诵本经。梵音深妙。令人乐闻。白云不忘故尔云(感通录下卷)。

山阳盖护十七

盖护山阳人。尝系狱应死。此人本诵观世音经。三日三夜。心无间断。忽于夜中。眼见观世音。又放光照之。立时锁械自脱。诸户自开。便引护出去。护随光而走。得少里地。于是光灭。护止宿草中。明日徐去得免(应验传)。

秦州慕容文策十八

秦州上邦县人慕容文策。年十七诵持金刚般若法华经。斋戒不关。隋大业七年四月十五日夜。忽有两鬼。来至床前。手持文牒云。王今遣取公来。文策良甚忙怕。乃遂使者而去。将至一大城。楼櫓严峻城郭六重。将入第一第二门。极大光明。至第三门。其门相去四里已上。并皆黑闇。都不见道。使者引之而过。至五六门内。复大光明。去门三里。即有宫室殿堂。四边持杖宿卫。还如见在宫阙无异。王宫殿而坐。所将男夫妇女僧尼道士及女等。外国六夷不可称数。策在后行典。唱名而过。王一一问其在生福业。有福効验。在西而立。无福验者。在东而立。末后始唱策名。王问。一生作何福业。策即分疏。一生已来。唯诵持金刚般若法华八部。般若昼夜转读。又持斋戒一日不阙。王闻此言。合掌恭敬叹言。功德甚深。付主司细检文簿。不错将来。其典执案咨王。未合身死。王即放还。且遣西行。立未去之间有沙门。可年十五六。执一明炬。于策前而过。续后又一沙弥。执明炬而过。策即捉袈裟挽住。愿师救弟子。使者错追将来。蒙王恩泽。捡文簿放还。不知去处。愿师慈悲救护弟子。示其来路。二僧语策。檀越持般若。转读大乘经典。好牢持斋戒故来救之。师云。我执明炬在前。檀越但从我后。还于六重城门而出还。诣黑闇二门。二僧手执明炬。喻如日出光明。皆现出于六重门外。二僧即语策云。檀越以知地狱处否。策云。不知。二沙弥即举手。指城西北角处。有一大城。相去四里。此是地狱之城。二沙弥云。将檀越于此城观看。从师至彼。其城高峻。有大城门。并铁网垂下。有四罗刹。手执铁叉。侍立左右。二僧云。是地狱之门。一切罪人配入。并从此门而过。即将策入门。可行二百步。见一灰河。其中一切受苦之人。身在河中。唯见其头百千万亿。猛火炽烧此罪人。苦痛号叫。不可具说。又四边皆是铁床劔树。有四狱卒。手持铁叉。畔上行走。叫唤之声。甚可怖畏。二僧云。十八地狱。咸在此城。策见心中怕惧。唯正念佛。心中恒诵经不绝。二僧即将策出城门。至于本来之道。五个道相近。意中荒迷。不知本从家之道。二僧即欲别策而去。礼拜求请。五道之中。不知弟子从何道去。愿师慈悲。示其道处。二僧即于中道引前。可行十里许。有一大门。塞其道口不得已。二僧以锡杖开之。即语策云。努力勤修功德。诵经莫生懈怠。必得长寿。策别师至家。体中醒悟。父母亲知并忙怕。以礼慰喻。说其因缘。蒙放还家。功德之力。闻者欣悦。心意泰然。以此诵经斋戒功德。劝化一切。各各发心。读诵一日不阙。更加精进。又得长年矣。

宋法华台沙弥十九

宋法华台者。释法宗归心后。开佑昔所住。以为精舍。因诵号法华台也。凡诸州志讽诵者。群集此台。众将三千。讽诵成喧杂。大众评议。分十二时。以定众限。打捷槌为克限。讽诵不绝。其业常存。时一沙弥。从远方而来。愚戆不识文句。昼夜志讽诵。望入众限。然天性懒堕。亦不了克限。大众悲愍愚。汝以晓更捷槌声为期。先习讽诵功方成。堪为众限。一夏诵习。纔得两三行。众人轻慢。所诵甚少。不乐人众。沙弥悲愁。以晓更钟声为期。日日专志流泪惭先业。欲投身于山崖河渊。即到高崖。放身而投闷绝。依先业入镬汤地狱。狱卒以杖打罪人。铁杖触镬缘。响声似昔捷槌。沙弥忆本志。自能不觉。诵法华题目。狱中罪人。皆坐莲华。地狱变作凉池。狱卒叹未曾有。将沙弥奏阎魔王。王言。沙弥有余命。还阎浮提尽其志。闻是语已。如眠卧而觉。身无损坏。还到台说此因缘。众或信不信。沙弥至心发愿。我冥所见不空。即业障轻微。一部文义。自然照了。发愿已行道诵经。一部文义。自然诵通。众闻所诵。并伏膺。上座沙弥为僧。于讽诵众为上首。

天水陇城志通二十

天水郡陇城县志通。年未弱冠。住持斋戒。读诵法华金刚般若等经。六时礼忏不曾阙。年二十即节黠。入请德府卫士。名树军团。奉勅差征南蛮。从家至彼万余里。在路昼夜礼诵不阙。至南蛮之界。官军战败。兵士散走。当时侣一百余人。不知所投。多被伤杀。志通惶迫。奔走无路。忽有五人。并乘牝马。在通前后。有一人走马告通曰。莫怕莫怕。汝具修功德。前后围绕。不能为害。行可七里有余。至一塔庙。即入其中藏隐。蛮即还营。忽有二僧来通所。语通云。檀越诵金刚般若法华。礼念诸佛。不可思议故遣救汝。向者五人乘马在汝前后者。并是法华般若之力。亦同救汝恐贼伤害。汝身好修福业。诵持经典。莫生懈怠。一切诸善神王。恒相卫护。作是语讫。即乘空而去。通经日不得食。非常饥乏。须臾有二童子。将一钵饭并酱菜及饼。与通而食。食讫又告通。勤修功德。诵般若经。莫令废阙。讫亦乘空而去。通涕泪悲泣。深心忏悔。即投大军。频经三阵。不被寸铁所伤。据此因缘。并是法华般若之力。于蛮破官军放还。专心诵持法华般若。不敢怠慢。又云。贞观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身患。至二月八日夜命终。遂被将向王前。阅过徒众甚多。通在后而立。其典唱名。王即问其善恶之业。亦依次而配。末后始唱通过。具问生在作何福业。通即启王言。一生已来。诵持金刚般若法

华经等。常持斋戒。六时礼佛。王闻此言。即合掌恭敬言。善哉善哉。此人功德不可思议。语使当取之。日据何簿帐。而追付主司。细检文籍。不枉将来。其主司关天曾舍报。此人更有六年寿命。未合即死。王乃索安。自寻果然非谬语左右侍者。取床几将来。即于南厢。持金床玉几至王前。即遣殿上西边安置。铺种种毡褥。遣通上座诵经。便诵般若法华各一卷。并悉通利。又使典藏中取其诵经及修功德文簿。典与通向西相遂往取。可行二里。有大经藏。所有功德簿帐咸在其中。并七宝严饰。使者于最下中。取得一卷。可有一纸。题名表志通造功德簿。即持向王边开捻其中。注通诵般若经万遍。诵法华经千遍。礼佛齐戒功德。总在其中。王语使人。其通所造功德其深。领将地狱观看。知其罪福。使者奉勅引通。出城西北五里有余。有一大城。楼橹却敌铁网垂下。门中有四狱卒。头如罗刹。口出火炎。身形长大。手持铁叉。左右而立。有二铜狗。在门两厢。口吐融铜。流灌狱所。注射罪人。一切受苦之人。并从此门而入。十八地狱。并在此城。通见如此。身心战栗。无以自安。领时诣王白言。见地狱讫。王语通云。汝今具见受罪福业。好勤精进读诵莫废。汝今命六年。在放汝还家。莫生退心。落入恶道。无人救汝。必须读诵。不退菩提。于汝长年。至老命终。必生净土。通苏说此事。弥修弥诵。经六年后而卒。异香满室。得净土迎矣。

凉州寡妇二十一

凉州有寡妇。姓李家本事佛。恒随逐斋会。每聪性罢辄能诵之。后忽有虜公主妇寄宿。日暝不忍遣去。须臾吏来录之云。李藏叛婢。既被录付狱。便至心诵观世音经。得十余日。欵目昼夜见观世音。问李何以不去。具答不能得去。又曰。但起而锁即已脱。于是径直归家。狱官及守防人。都自不觉。虜后知之遣问。那得归。具答如此。亦不复更录。此是诵经力。感圣应而已。

隋并州高守节二十二

隋并州人高守节。家代信奉。而守节尤为精到。年十六七时。曾游化郡。道遇沙弥。年可五六十。自称海云。与之谈叙。因谓曰。儿能诵经不。答曰。识其本心。云即将向五台。至一处见三草屋。纔得容身。乃于中止。教诵法华经诵间在外乞求给其衣食。节屡见胡僧来至与师言笑。终日而归去。后云辄问曰。识向胡僧不。曰不识。云恳似戏言曰。是文殊师利菩萨。节虽频承此告。未悟其旨。后使节下山就村取物。仍诫曰。夫女人者恶之本。坏菩提

道。破涅盘城。汝向人间宜其深慎。节敬诺受教上山。中路乃见一女人。年十四。衣服鲜幸姿容雅丽。乘一白马。直趣其前。扣头向节曰。身有急患。要须下下。乘马好跳跃。制不自由。希君状憐济此微命。节遂念师言竟不顾。女亦追寻数里。苦切其辞。节执志如初。俄而到失。既还本处。具陈其事。师曰。汝真丈夫矣。虽然此其文殊师利菩萨。节尚不悟。犹谓戏言。然于此诵经。凡历三载。法华一部。甚得精淳。后闻长安度人。心希剃落。就汝必欲去。当辞好师。此之一别。难量相见。汝京内可于禅定道场依止卧伦禅师。节入京求度。不遂其心。乃往伦所。伦曰。汝从何来。答从五台山来。和上遗与师为弟子。伦曰。和上名谁。答曰。名海云。伦大惊叹曰。五台山者文殊师利。海云比丘。即是华严经中善财童子第三大善知识。汝何以弃此圣人。千劫万劫无由一遇。何其误耶。节乃始悟由来。恨不碎其身。当首而愚情眷二。犹希再覩。遂辞伦返迹。日夜奔驰。乃至故处。都无所见。

昭果寺释明曜二十三

释明曜。未详姓氏。志学之年。早怯俗网。问津访道。略无常师。住昭果寺。常诵法华读华严。每作佛光寺观。曾与解脱。俱至大学寺。祈请文殊师利。至华园北见一沙门。容服非常。徐行前进。乃至东边佛堂。将欲东趣。曜时惊喜交集。肘步而前。未至数尺。遂无所覩。悲叹久之。与脱俱返。曜形长七尺。威容都雅。谈叙扬动心。有时会迹。先往五台。亲承礼拜。语迹云。我大业十二年。见安禅师。历名山诸寺。礼覲圣已。今日复见法禅。是不思议。愿法师长命无病。弘赞佛乘。时年一百六岁。未曾策杖。而菽采无坠焉。复不知年几而终。

瓦官寺释僧洪二十四

道人释僧洪者。住都下瓦官寺。作丈六金像。镕铸始毕。于时晋义熙十二年。大禁铸铜。僧洪未得开模见像。便为官所收系。在相府奸罪应入死。僧洪便诵法华观世音经。得一月日。忽梦见其所作像。来至狱中。以手摩洪头。问汝怖不。僧洪具以事答。像曰。无所忧也。梦中见像胸前。方一尺许。铜色焦沸。后遂至市见杀。尔日府参军应监刑。初唤驾车。而牛绝不肯入。既入便奔车即粉碎。遂至瞑无监。更后克日。因有勅。从彭城还道。若未杀僧洪者。可原既而出破模看像。果自胸前如梦。此像今尚在瓦官寺。当知诵力感圣也(高僧传第十三)。

大原王珠二十五

王珠字叔衍大原人也。宋元嘉九年。作涪陵郡令。坐遭贼失守。系江陵府狱。箠一具大锁。钉之极坚。珠在狱中。恒持斋诵观世音经。一夜忽梦。已自坐高座上。有道人与其一卷经。题云光明安乐行品。并诸菩萨名。珠得便开读。忘第一菩萨名。忆第二是观世音。第三是大势至。皆有国土及名号。因是眠觉便见。后锁已解。珠知有感应。不复忧怖。因自钉治其锁。依常着之。涉三日事非意。便散珠。元嘉十九年。见为卫府行参军。从镇广陵。精进甚至矣。

法华经传记卷第五

法华经传记卷第六

讽诵胜利第八之四

- 越道人一
- 河熏雄二
- 释通慧三
- 隋沙弥四
- 僧福缘五
- 彭子乔六
- 释慧胜七
- 尼法空八
- 释妙莲九
- 释慧生十
- 释昙义十一
- 释清慧十二
- 建王谷十三
- 尼妙法十四
- 唐林通十五
- 李山龙十六
- 僧法贤十七

- 释僧智十八
- 释慧达十九
- 女扬氏二十
- 释法道二十一
- 北道僧二十二
- 释思约树二十三
- 竺长舒二十四

越州观音道场道人一

百济沙门释发正。梁天监中。负笈西渡。寻师学道。颇解义趣。亦修精进。在梁三十余年。不能顿忘桑梓。归本土发正自道闻他说。越州界山有道场。称曰观音。有观音堵室故往视之。榱椽烂尽。而堵墙独存之。尚有二道人。相要契入山。一人欲诵华严经。一人欲诵法华经。各据一谷。策作堵室。其诵华严者。期月可毕。心疑其伴。得几就往候之。曾无一卷。其人语曰。期已将尽。粮食欲绝。宜及至期竟之。若不能念诵一部。正可诵观世音经也。便还其室。于是此人心自悲痛。宿因钝根。乃至心读诵。昼夜匪懈。谳得略半。后数日。其人复来者为此人以实告之。其人语曰。我已诵华严矣。奈何如此观世音之初。况径两三日而不谳乎。我若舍汝而去。则负所要。若待汝竟精食欲尽。既于三日不竟。理不得相待耳。将以明复来者矣。子其免云。此人至到悲痛倍前。至心诵念。纔得竟毕。明旦其人复来者语曰。如此观世音之初。尚不能诵。无可奈何。我时舍汝而去也。此人跪曰。昨暮纔得竟耳。于是其人大喜。欲以相试。乃坐床诵之。三十卷经。一无遗落。次复此人上床诵之。始得发声。即于空中。雨种种华香。华溢堵室。香闻遍谷。气氲满天。不可胜计。于是诵华严者。即下地叩头。头面流血。忏悔谢过。事毕欲别去。此人止曰。常有一老翁馈我食。子可少待与。久久不来。相到与者。此人欲汲水。如向老翁担食参休于草下。此人怪而问曰。我伴适来。望得共食。有何事窜伏不馈。翁答。彼人者轻我若此。岂忍见乎。于是始知。是观世音菩萨。即五体投地。礼拜甚至。须臾仰视。便失所在。此人所[贝*系]堵墙至今犹存哉。发正亲所见焉。

河东熏雄二

河东熏雄。少诚信佛道。蔬食数十年。贞观中为大理丞。十四年春坐。为连刺史李仙童事。系御史台。于时上以为党。心大怒使治书侍御史韦棕等鞫问。忽防禁严密。坐禁者十数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忻并连此坐。与雄同屋囚禁。皆被锁牢固。雄专念诵法华经普门品。数日得三千遍。夜中独座诵经。锁忽自解落地。雄惊告忻玄。忻玄共视锁仍法合地。其钩亦俨然不坏。而钩锁相离数尺。玄等异之。雄恐罪责。告守者请锁开锁。是夜监察御史张守一宿直命。更开锁。史以火烛照之。见锁不开。而自然相离甚怪异。因开锁锁之。用纸封缠其锁。书署封上而去。雄后坐诵经五更。锁又解落。而有声如人开者。雄惧又告忻玄。忻玄等谓。欲晓不宜请史。既明共视之。钩锁各离在地。而锁犹合。其封署处。全固不动。钩甚完密。无可开。敬玄自少及长。不信佛法。见其妻读经。常谓曰。何故乃为胡神所媚。而读此书耶。及见雄此事。乃深叹寤曰。吾乃今知。佛为大圣无有伦匹。诚不可思议也。时忻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昼锁自解落。视之锁拔伏地。雄不为异也。玄于是信服愧悔。既而三子俱灵。玄乃写法华经。画八菩萨像。归依供养。临时病笃在家。玄未问疾。具说其事。临病愈摄职。问台内官吏。与玄说不殊。雄亦自说其事。而精厉弥笃。雄今见存为整屋令(感通录下卷)。

唐溜州释通慧三

释通慧姓虞氏。少有精勤。贞操出家作沙弥。蔬食苦节。专学律仪。更通律藏。二十岁受具足。时有相师。语通云。阿师大聪明智慧无邪相。唯命全短。不能继轨。通闻此语。遂咨诸大德。将修何功德而得延寿。诸大德达识者共议。一代教中法华最大。若受持不老不死。若能依法受持讽诵。必得长寿。通时流议。舍戒律书。从师受经。即入深山。受持法华经。精勤讽诵。三年出山。更见前所相者云。阿师修何功德。得五十年寿。顿能如此。通云。前被相短寿。入深山讽诵法华经六千遍。若斯胜利欤。更无余功德。相者叹曰。大乘功德。能延短寿。因此功德。遂为大德。年过九十。后实如相师记。

隋开善寺沙弥四

隋朝开善寺藏公。有给仕沙弥。年十五能识威仪。不违人情。见者称神情。时有河胤之。谓藏曰。此沙弥全无年寿。藏闻之悲愍。沙弥遂归父母家。过五个年。还投藏所。藏公生希奇念。对胤更告之曰。此沙弥为相改耶。答

曰。相既改得八十年寿。藏公大叹异。语沙弥云。汝有何胜功德。沙弥答云。更无修功德。唯昔于僧坊闻一偈。所谓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口游讽诵。不知几千万遍。时梦。赤服官人。以一卷书自称官牒。即披读云。汝寿唯十八。今依诵一偈。变成八十。是其延寿缘也。藏公叹曰。此偈者法华经方便品文。汝依诵妙偈。得延其寿。吾昔入山。五年受持金刚般若得长寿。汝口游诵胜吾精苦。大乘之力不可思议。莫令懈倦。闻者无不凝信矣。

沙呵罗国西耳福缘五

外国有寺。名菩提寺。从南十余里。于空中有现银宫殿。于中男女诸天而游戏。又有现金宫殿。中有一圣僧。此事希奇。诸国王臣。云集礼拜供养。是时圣者云。天下不安稳。谷果不熟。疾疫竞起。良由不信三宝。三宝境界不可思议。恒沙劫称叹难尽。佛经之力亦不可思议。所以者何。我本住沙呵罗国西耳寺。名曰福缘。住寺小室。恒诵法华经。得无生忍。我所诵经。入白匣而收置寺内。我本遗骨。寺西十余里小山中古冢埋之。舍命之后方三十年。依愿力故。舌变今煤。时时放光。以彼应知我语虚实。今来示昔缘。银宫中天人。是助诵经给仕人也。作是语已。隐而不现。王臣悲喜交集。寻其本缘。盖如所言。一一不谬而已(此出西域传。虽非亲闻。今依古记而录出之而已)。

宋益阳彭子乔六

彭子乔者。益阳县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子沈文龙。见执付狱。遂欲杀之。乔少曾出家末虽还俗。犹恒诵习观世音经。时文龙必欲杀子乔。刺无复冀。唯至心诵经。得百有遍。既大疲极。暂得昼眠。同系者有十许人。亦俱睡卧。有湘西县吏杜道荣。亦系在狱中。时如眠非眠。不甚得熟。因恍惚中。见有两白鹤集子乔屏风上。须臾一鹤下。至子乔边。时复觉如美丽人。形容至好。道荣心怪之。过起观子乔觉。道荣问。向得梦不。子乔答曰不梦。道荣为说其所见。欢喜不可言。自还着械。不使人知。得四五日。遂非意放散。义安大义太原王琰。与果有旧。作冥祥记。道其族兄琰。亲识子乔及道荣。闻二人说。皆同如此(法苑第二十七)。

青州白苟寺释慧胜七

青州白苟寺道人释慧胜。宋元嘉二十六年。忽病聋盲。顿失耳眼。自念。此非差疾。又无医药。唯当誓心归观世音。诵此经一千遍。诵数载满耳目不觉。豁然自差。

宣州尼法空八

尼法空者。俗姓韩氏。宣州人也。幼岁辞亲。诣五台山西南百余里建安寺出家。后于祇洹寺受戒。每诵法华。用为常务。传闻。有僧道超。别无行业。但久住五台山华严寺。不出山门二十余载。其后命终。生都率内院。时天人语超曰。汝于人间。别无行业。祇诵法华。承文殊境界力故。得生此天。汝可还下人间接四部得令闻知。道超依言不舍天报。下告人间。法空如此。思惟生希有难遭心。发愿然后至华严寺西北三泉院。前林中更逢一老人。谓法空曰。汝寄住此。修行妙法。决证胜果。言讫遂不见。法空知大圣告。悲泣涕泪。即依此院。别结草庵。居止策励三业。晓夕靡怠。经五年取身所著衣。令弟子悉送常住施大众。法空曰。我从止此来。蒙大圣告。语教示妙法莲华四字。开佛知见。清净无染。得生净土。众各努力。无得空过。言讫而卒。端坐如生。众茶毘收舍利千余粒。四众分之供养而已。

代州总因寺释妙莲九

释妙莲。慈悲济物特诵法华经以为业。谓师友言。吾以诵经力。生兜率内院。欲值遇慈氏。此愿可不。师友答甚可。经云。若人受持读诵。是人命终。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佛岂虚说。莲弥勤行大精进。讽诵法华。未尝休息。生年七十有余。微疾顿起。召请诸师友语言。吾有微疾。不为痛患。天童来迎。化佛授手。言讫而逝。端坐如生。三日方苏曰。吾依诵法华力。至于兜率弥勒内院。诸天赞曰。汝在阎浮诵法华。功德自至此天处。奉见慈氏妙相尊。闻法早契不退忍。闻偈生喜心。慈氏菩萨告曰。尔于人间。以诵法华力故。得生此处。此处诸天。多是于释迦遗法中。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者。尔可速还下人间。接四部弟子得令闻知。暂持妙法。大销诸罪。则用补生天之阙行也。尔时白菩萨言。以何为证。徒众当信受。即菩萨以熏香涂莲手。以是因缘还活。时彼手香遍满一州。国人皆取信。作是说已。不久而卒。寺东北起塔。安置遗身。塔尚熏香。若摩触壁。三日已上香气不竭。现所见闻也。

唐真寂寺释慧生十

释慧生。从慧如受道。慧之所生。名曰慧生。闻慧公说地狱相。及见脚疵。深恐怖后世。专诵法华经。遂一日一夜。不动如入禅定。众皆异之曰。师慧如。七日不动入三昧。被阎罗王请。此必然也。及晓更而慧生开眼。悲喜涕泪交流。众僧问之。何故悲喜。答曰。吾忽见二赤服人。容仪秀丽。绮衣纨袴服饰鲜华。云我是泰山府君阎罗王。遣请阿师。即令乘白马须臾到王所。王从座而下。恭敬就坐。语吾言阿师昔有地狱定受业处。其地狱业者。父母为君杀害猪羊鹅鸭等。虽非自杀。恶业故必应受报。又沙弥时犯用僧分。威仪不调。其罪无量。应堕地狱。今以诵法华故。其罪销尽。生十方佛前。然为令知其业处。及普得闻知恶业果报及灭罪要故。请阿师宜往地狱见应受罪处。乃勅使者遂使而去。即指东方。更有大城。相去四五里。次第第三十二大城。此是地狱之城。当巡捡一城中众生受苦相。即前入一城门。见铁车铁马铁牛铁驴火炎炽燃。牛角毛皆如锋铍。马身毛如锋钩。跳踏罪人。于中无量沙门受苦。使者曰。此诸沙门。不惜将来。但取现在名利。犯佛净戒。畜不净物。乘车马等。受人信施。所得果报。又次到一城中。地有铁[金*疾]鏃裂如锋铍。遍布其地。复有铁衣缠罪人。火炎俱炽。中有五百沙门受苦。使者曰。此诸沙门。昔服俗衣。舍正法服故。受斯重苦。复次到一城。狱卒以融铜灌口。罪人五体烧尽。有五千沙门。受斯重苦。使者云。昔不知三宝四谛等食。求信施故。受此重苦如此。三十二大城中。若受人信施。不杨枝渗漱香汤沐浴。游行世间。手触佛经。若犯四重。不知满足。与白衣共宿。登踏师座。卧佛形像阴凉之下。若钱田利殖。自手作食。自飧不与他人。若手不净。多有垢秽。捉男女根。爪甲有臭秽。便捉经卷者。若脚足不净。来行佛地僧地。乘车马等。游行佛寺门户。若着靴鞋。以上圜厕而不脱。踏佛僧地灵塔之影。若饮酒食肉。自言无罪报。若手捉弓箭。若师弟各嗔恚净竞生怨想。若手搥众僧果等。自食不与他人。若引徒众游人间。自称净人。若不着袈裟入聚落。若起爱憎心。分卫饮食。若不净说法。若行欲身形常入堂寺。而礼佛像。如此罪人充满其中。具见受罪人处讫。还投王所。王言。君若不能受持大乘灭罪经典。必应受此等苦。更有无量地狱。此则一方小分。闻此说悲喜交集。觉悟而已。时众僧闻是语已。心意惊怖。如踏铁刀。各各悲喜。咸信大典。乃至见闻者。勤行不废。从是已后。讽诵如林。以为规模矣。

并州释昙义十一

释昙义。并州人也。幼而出家。住十力寺。坚持禁戒。推诸世务。苦节头陀。常居五台山。愿依文殊大师策修胜业。每日诵法华两遍。读华严一帙。以此为恒。如此因修积有年稔。后与弟子昙训。游历诸台。因至南台。见一比丘尼诵经口放光。义既发愿。诵法华华严。精诚感通。自口放光。光中随音韵。化佛出现。临终之时。具说此事云。唯独自明了。余人所不见。此言有验矣。

齐州三总山释清慧十二

释清慧。梓州慧义寺清灵之弟子。从师至齐州灵岩寺北三总山中。多年而住。师去后清慧亦发愿。为三恶道受苦众。讽诵法华经。其词云。一切众生流转父母。从冥入冥。互不知恩。愿诵经力。早得离苦。永证解脱。游诸佛国。即长安元年七月十五日。至于神龙元年正月。五年精诵。终不移志。未得感应。悲泣叹曰。大师清灵深心发愿。为三途受苦众生。受持金刚般若经。三七日中。速得感应。今吾五年。精诚无征。恨非其人。议一大事因缘。失上乘微验。面目流血。悲泣忏悔。神龙元年正月十五日隅中。忽然似梦。见一大城。纵广可五六里许。庄严奇丽。宝幢幡悬列。于中有金床玉冠。右执白拂者。而坐自谓王者。又两白银空座。慧将入城。时天童子相从。王见慧及童子。从座而下甚恭敬。请坐金座。慧升宝座。童子在银座。王在地胡跪白言。阿师为三途受苦众生。诵法华经。甚可佛意。但先师为三涂受苦众生。诵金刚经。放却少多轻者。今无其人。是故经历五年。受苦众生。既堕集不论轻重。为师放却之。将与童子共诣。见受苦处。即童子从座而起。引慧手渐进见城郭。无有一人。自问。何无人耶。答依师诵愿。悉生天上。中有一人受苦者见不。此谤阿师愿。优婆塞姚通是也。慧曰。谤者尚得不退。岂留不生天。即应声不见。便还王所陈其事。觉悟自说此因缘。诵经功德。自他俱救如斯而已。

建德郡王谷十三

王谷建德郡人也。为黄龙国守。库吏器物耗散。罪当至。怨念耗非己藏。而罪无所逃。便至心讽诵观世音经得千遍。身上锁械悉断绝。人谓希有矣。

长安大寺比丘尼妙法十四

比丘尼妙法。俗姓李氏京兆长人也。母闵氏。初梦一梵僧持三茎莲华。授而语之曰。与尔良种。宜善护持。因有身焉。遂诞生立字称莲华。年渐长大。不乐居家。情欣出俗。年十二。其姊教法华经。披文如有宿习。日诵八纸。未盈月余诵一部讫。人美其德。名曰妙法。遂于佛前。焚香立愿。讽诵八千遍。兼诵通无量义及普贤观。三茎之梦。将非其事乎。静夜讽诵。其声及百余里。远近所闻无大小声。凡入道已后。志节弥坚。临终之时告徒众言。普贤现我前。安慰我心。诸师友悉来迎。即往生净土。言已而卒。座生三茎白莲。如池生时。华七日不萎落。见者谓奇瑞耳。

唐洛州虞林通十五

贞观三年。虞林通发心。欲诵法华。俗襄劳务。多不能称素意。遂因患致死。忽有六人冥官。前后围绕。至大城门。傍见有一僧白云。吾是药王也。汝诵经愿。不称其意顿致死。即可诵一偈。教其文曰。每自作是念以何令众生得入无上道速成就佛身。菩萨授偈。谓之曰。若诵此偈。能变地狱为莲华池。能转苦器。作佛界身。努力莫忘。林尽诵通。遂入城中见王。王问。此人有功德不。答无别修善。唯诵一偈。王曰。其偈如何。林诵之声所及处。受苦之人。皆得解脱。十八地狱。变作华池。王曰。止止不须复诵。早还人间。即经二日方苏。说此因缘。祥亲所见闻也。

左监门校尉凭翊李山龙十六

李山龙。诵法华两卷。以为善业。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许。家人未忍殡殓。至七日而苏。自说云。当死时被冥官收录。至一官遭厅。事甚宏壮。其庭亦广大。庭内有囚数千人。或枷锁或杻械。皆向北面立满庭中。吏将山龙至厅下。见天官坐高床座。侍卫如王者。山龙问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龙前至阶下。王问。汝生平时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斋讲。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两卷。王曰。大善可升阶。既升厅上。东北间有一高座。如讲座者。王指座谓山龙曰。可升此座诵经。山龙奉命至侧。王即起立曰。请法师升座。山龙升座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开经。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下。山龙即止。下座复立阶下。顾庭内囚已尽。无一人在者。王谓山龙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内众囚。皆以闻经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去。山龙拜辞。行数十步。王复呼还。谓吏曰。可将此人历观诸狱。吏即将山龙东行百余步。

见一铁城甚广大。上屋覆其城。傍多有小窗。或大如小盆。或如孟碗。见诸人男女从地飞入窗中即不复出。山龙怪问吏曰。此是大地狱中。多有分隔。罪计各异。此诸人者。各随本业赴狱受罪耳。山龙闻之。悲惧称南无佛。吏求出至院门。见一大镬火猛汤沸傍有二人坐睡。山龙问之。二人曰。我罪报入此镬汤。蒙贤者称南无佛。狱中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龙又称南无佛。吏谓山龙曰。官府数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请抄。若不尔恐他官不知。复追录君。山龙即更谒王请抄。王命纸书一行字。付吏曰。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将山龙更历两曹。各有厅事。侍卫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名书一行讫付山龙。龙持出至门有三人。谓山龙曰。王放君去。可不多少乞遣我等。山龙未言。吏谓山龙曰。王放君不由彼然彼三人者。是前收录君使人。一是棒主。当以棒击君头者。一是绳主。当以赤绳缚君。一是袋主。当以袋歛君气者。见君得还故。须乞物耳。山龙惶惧谢三人曰。愚不识公。请至家备物。但不知于何处送之。三人曰。于水边若树下烧之。山龙许诺。吏送归家。见亲眷人正哭经营殡具。山龙入室尸傍即苏。后日剪纸作钱帛。并酒食自送。于水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赠遗。愧贺言毕不见。山龙弥信。诵一部为业。自向大总持寺主僧辩等说之耳(感通录下卷。并法苑第二十一云。右一验出冥报记也)。

龟兹国沙门达磨跋陀十七

达磨跋陀。唐云法贤。龟兹国人也。天性聪明。具通三藏。粗识外国言词。谓小为极。自生贡高。陵辱摩诃衍众。时有巡礼沙门。名曰须梨耶。诵达法华六千偈。无脱法。对法贤论所诵幽致。贤识三藏单浅。归心大乘。从须梨耶。诵达法华。每日五遍为业。敬法夜叉。守护此人。又每夜草坊现异光。人谓失火咨法贤。答曰。四大天王。番番来护光明。临终之时。语徒众言。昔执小典为极。如执瓦石为金宝。今翫法华得真金也。以三年讽诵面见普贤。入正位得不退记。汝等专讽持此经。期正位不过三生。即注遗书而卒。如入禅定。于遗身骨上起塔。夏雨盛降。雨不能湿塔。鸟类群飞。不近塔边。凡见闻者。礼拜供养如市而已(此出外国记)。

金城释僧智十八

释僧智。戒行清洁。然诵法华。以为常业。智自本无齿。发愿讽诵。梦有胡僧。以杨枝指齿肉。觉口中齿生。或登古塔上诵经。身疲眠卧。从塔而堕。

未到地上。空中有人。接取无损。智问谁人。答我是毘沙门也。若人受持法华经者。我必守护。智后往西域。不知终处矣。

晋沙门释慧达十九

释慧达。诵法华经为常业。以晋隆安二年。于北泂上。掘甘草。于时羌饿。捕人食之。达为羌所得。闭在构中。彼中有多人众。先羌择肥者食之。达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并诵普门品。羌食余人已尽。唯在达并一少儿。拟次食。明日达竟礼诵。羌来欲食。急见一虎从草聚出。吼哮驰逐。时诸羌散走。幸得大平。将其小儿。还于本处。诵经之力。感观音应揭焉。

长安城寡女扬氏二十

女扬氏。少亡父母。中年丧其夫。孤寡而住。偏厌无常。兼厌女身。从师访道。授以提婆品。精诚勤诵。一年中谳诵。昼夜不疲。梦自坐莲华中诵经。觉白师。师曰。经曰。莲华化生其事也。弥励殷志。又梦自身顿为丈夫。百千眷属围绕。具白师。师言。经曰。具丈夫相。梦表当来相。汝所愿必定无疑。女信心贞洁发愿。愿我父母并亡夫诸亲友。依诵经功必脱苦。梦父母亡夫诸亲友来告女。吾等依汝恩得莲华座。以所梦复白师。师言。依汝诵力得净土迎。女欢喜言。我亦不乐欲乐。以今身善回向极乐。生十方佛前。文岂简西方。发愿昼夜诵经。临寿之时白师。我诸亲友并观音来迎。先生净土。待师语讫而卒。微细音乐。闻于外县。希有香熏。依寡妇咸。男女持提婆一品者多。是故长安旧本。多无此品。不勘书写。功大部品故也。

沙门释法道二十一

释法道。诵观音品为常业。更厌喧杂。入山游行诵经。忽逢贼。且念贼遇释子不祥。挽弓箭射之。欲放箭竖着弓。不能放射。贼遂归命。投弓于地。又不能得如是神人等。舍而逃走。禅因脱难而已。

隋相州北道僧二十二

相州北道有二人僧。失其名。朋友之道。其利断金并室而住。一人诵十地论。一人诵法华经。静夜止诵相告曰。吾等二人。若死者。当来报因果之有无也。数岁之后。诵十地僧先病卒。良久无报。朋友僧昼夜悲泣。恨迟来

报。梦来报曰。吾以贡高胜负心。诵十地论。不思后生苦乐。以心龕故。炎魔法王。配我置收闇室。若任其罪。灭贡高胜他罪。方生净土。公追忆我诵经。大光明照闇室身凉苦息。不久离苦。朋友之道。远沾后世。我庆幸公善知识。公何恨我哉。公三年后。当生净土。愿为我讽诵一百部。速生净土。来迎公神。梦觉澡浴尘秽。着新净衣。更诵一百部。又梦来报曰。依公恩泽往净土。经三年来迎。莫废诵业。寤向同行僧说之。

唐西京胜业寺二僧二十三

释思约树果二人。少小出家。住京胜业寺。以垂拱三年。俱为内库直岁。忽于五月夜中。被冥官投。将见王。王问。汝等生时作何业行。约答曰。诵得法华经三四卷。王合掌敬之云。且放还。遣人将观受苦之处。行向西南到一大门。北院见一行长舍。以板为墙。东西相当作孔。如枷孔无异孔。孔之中皆有僧头常见。同寺僧大谅身犹见在。头出孔中即见约果。啼哭惊唤不可具之。其大谅尝捡校。修葺殿中三大像。私用像物故被追摄。每孔边皆有狱卒。形状可畏。执刀刎之。血汗狼藉。狱卒安头唱活。还即头出孔中。如是不久。乃经三十度。次西行。又见杀生食肉受罪之处。无数众僧被割截。声叫难堪。被害所食众生。咸来索命。分噉食血。又见同寺寺主僧智感都维那阿六被缚极急。勘当食肉用僧物罪。约果忽被推。着深黑坑中。俄而苏活。遍体流汗。心魂无主。后不盈月日。谅即身死感暴亡。极受辛苦。阿六发心忏悔。不出房中。读一切经。昼夜懃殷。数见冥司使。二黄衣人。骑白马来取到阿六门内。一人云。大大发心。日夜不舍。读一切经故当可放。凡三四度来。于是阿六并亲见懃悔不已。遂得无他(又出自镜录)。

晋竺长舒二十四

竺长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资货为富人。竺居。普元康中内徙洛阳。长舒奉法精至尤好。诵观世音经。其后邻比失火。长舒家悉草屋。又正下风。自计火已逼近政复出物所全无几。乃勅家人不得撻物。亦无灌救者。唯至心诵经有顷。火烧其邻屋。与长舒隔篱。而风忽自回。火亦际屋而止。于时咸以为灵。里中有轻险少年四五人。共毁笑之云。风偶自转。此复何神伺晴燥夕。当热其屋。能令不燃者可也。其后地甚旱燥。风起亦驶。少年辈密共束炬。掷其屋上。三掷三灭。乃大惊惧。各走还家。明晨相率诣长舒家。自说

昨事。稽颡辞谢。长舒答曰。我了无神政诵念观世音。当是威灵所佑。诸君但当洗心信向耳。自是邻里乡党。咸敬异焉(法苑第二十三)。

法华经传记卷第六

法华经传记卷第七

转读灭罪第九书字救苦第十之一

- 仁孙子一
- 苏长妾二
- 隋彦武三
- 韩睦之四
- 释净藏五
- 蒙逊王六
- 隋慧缘七
- 释僧融八
- 天竺僧九
- 竺沙弥十
- 大乘天十一
- 隋严敬十二
- 安居女十三
- 太原女十四
- 尼妙空十五
- 节家女十六

京师高表仁孙子一

京师高表仁孙子。尝读法华经。龙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乘马从顺义门出。有两骑追之曰。令捉获矣。其人问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阎王使者。故来追卿。其人惶忙走马西出。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投寺门勿令入。入即得脱。及至寺门。乃见一骑投门。又西走欲入开善寺。又令骑投门。遂尔相从西奔。欲还本宅。宅在化度寺东。恐道远。乃欲入醴泉坊。一骑在前。其

人以拳击之。鬼遂落马后鬼曰。此人大毳。急曳下挽却头发。即被牵发。如刀割状。遥掷于地。亦随发落马人与还。至晚苏云。备见阎王云。君何盗僧果子。何事说三宝过。遂依伏罪无敢盾言。王言盗果之罪。合吞铁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尽。说过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苏少时。还绝口如吞物遍身赫赤。有苦楚相缠。经日方醒云。经一年吞百余丸。其苦难言。明日复尔。恰经四日吞丸亦尽。方欲拔舌耕之拔而不出。勘案所由乃云。曾读法华。舌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见在化度寺圆满师处。听法忏悔云云。

苏长安家妾二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苏长为己州刺史。苏将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风起船没。男女六十余人。一时溺死。唯有一妾。常读法华经。船中水入。妾头戴经函。誓与俱溺。既而船没。妾独不沈。随波泛滥。顷之着岸。遂沈经函而出。开视其经。了无湿污。今尚存。杨州嫁为人妇。而逾笃信焉(岑令说云。见此妾自言。然临困便至江上。船人亦云尔)。

隋魏州彦武三

隋开皇中。魏州史博陵崔彦武。因行郡至一邑。愕然惊喜。谓从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为人妇。今知家处。因乘马入循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门。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谒彦武入家。先升其堂。视东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处。客谓主人曰。吾昔所读法华经。并金钗五只。藏此壁中。经函是也。其经第七卷尾后纸。火烧失文字。吾今每诵此经。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记得。因令左右凿壁。果得经函开。第七卷尾。及金钗。并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读此经钗亦是。亡妻因产死。遂失所在。不谓使君乃示其处。彦武指庭前槐树。吾欲产时。自解头发。置此树空中。试令人探。树中果得发于是主人悲喜彦武留衣物。厚给主人而去(法苑第二十六卷云。右一验出冥报记)。

彭城域人韩睦之四

韩睦之彭城域人来秦始初。彭城没虏睦之。流亡儿于乱。为人所略。不知在何处。睦之本事佛精进力。至心读观世音经。欲读万遍愿得儿。又每得千遍。辄请众僧斋。已得六七千遍。都无感动。睦之叹曰。圣人宁当不应众生耶。是我心未至尔。因此日夜。不复数其遍数。唯自誓以感彻为期。其儿定

传卖。为益州人奴。见使因作役。一日独[妍-女+禾]草木。忽见一道人来相问。汝是韩睦之儿非。即惊答曰是。又问。愿见父不。答曰。愿此亦何由可得。道人又言。汝父切殊至今将汝归去。儿不知是神人。辞不敢许。道人曰。无苦但捉我袈裟角。儿试捉之。便觉恍然如人掣去。须臾而往。倚一家门外。乃是韩流移新居。儿不识是父舍。道人不进。遣儿入尊。入见主人正坐读经。即其父也。相见不暇申悲喜。唯得叫尊。门外有圣人。父便徒跣走出。比出已不复见矣。村邻道俗。莫不惊怪叹息。

隋鄜州宝室寺沙门净藏五

沙门净藏。鄜州人也。少丧父母。出家住宝室寺。根性戆钝。不能读诵经典。昼夜叹息。恨先世业。更欲读法华经。蔬食苦节。从师始受经。经历岁月。纔读一品。昼夜精勤。不食五谷。身力衰微顿闷绝。神至阎魔厅。王见净藏。欢喜令就金座。合掌赞曰。善哉大释子。勇猛读法华。不久得成佛。利益诸有情。赞已谓藏言。阿师寿在三年前业已尽。读法华力。既增至今。业寿既延。放还阿师。须读一部。闻是语已。如眠而觉。流泪悔恨。既读其文。予面见净藏。闻其始末而已。

梁蒙逊王六

梁时沮渠蒙逊国王。依先业而遇于重病。困苦不息。以诸药而涂终不愈。祈天神地祇。犹不治差。昙摩罗忏法师。号伊波勒菩萨。游化葱岭来至河西。大王闻沙门来。请问治病。忏答曰。大王病天竺诸药。所不能瘳。唯有妙药。名称妙法普门。能令为转读。王严应教。令为读者。病载除愈。由此起尊重心。自转抽捺观音一品。为于别卷。从彼时来。迄于今时传来矣。

隋豫州慧缘七

释慧缘豫州人也。少出家。蔬食苦行。心欣生兜率。以所修行业。发愿回向彼业。志求奉见弥勒。十二年中更无休息。梦一人童子来告缘。汝行业欣兜率。虽生彼天。不可奉仕弥勒大士。何以故。未读法华故。若人受持十善。虽生彼天处。不受持妙法华经者。唯在外天不事补处。着欲因缘。还堕三途。说是语已。上升虚空。梦觉流泪。悔谢前心。更从师友受经。昼夜转读更三年。复梦前童子来谓缘。汝业既熟。寿命未尽。先欲奉见弥勒菩萨。从我胁下。即接上升入内院。弥勒菩萨。与大菩萨围绕说法。见缘入说偈赞

曰。善哉大释子。转读一乘故。现身见我身。舍寿必生此。缘闻斯偈讫。欢喜流泪。见前后左右。百千众会在座。复见空座无人甚多。即问天众。何故有座无人。时有二菩萨。即是侍者。一名法音林。二名大妙相。即从座起谓慧缘曰。当知空座者释迦如来末法中。读诵法华妙教之人。当生之时所坐之座。是故彼座空无人。汝座在彼中。汝行业妙故。我迎接汝。先所见童子。岂异人乎。大妙相我是也。速还人间。令闻知此事。转读大乘。十二年后。舍寿至此处受教。复教从前童子来下。梦觉欢喜。对朋友而说此事。十二年后。无病而卒。紫云耸空。人皆谓瑞矣。

梁九江东林寺僧融八

释僧融梁初人。住九江东林寺。笃志泛博游化已住。转读法华。于庐山独宿时。天雨雪。中夜始眠见有鬼兵。其类甚众。中有鬼将。带甲挟刃。形奇壮伟。有持胡床者。乃对融前踞之。便厉色扬声曰。君何谓鬼神乃无灵耶。速拽下地诸鬼将欲加手。融默称观世音声未绝。即见所住床后有一天将。可长丈余。着黄皮袴褶。手捉金刚杵拟之。鬼便惊散。甲冑之属。碎为尘粉。融嘗于江陵专心转读。感普贤云。汝读法华罪性渐灭。三生必定得见身。融后不知终处矣(出梁高僧传)。

天竺阿兰若比丘九

昔天竺国阿兰若比丘。大读摩诃衍。其国王常布发。令蹈上而过。有比丘语王言。此人摩呵罗。不多读经。何以大供养如是。王言。我一日夜半。欲见此比丘。即往到其住处。见此比丘。在窟中读法华经。见一金色光明人骑白象合手供养。我转近便灭。我即问大德。以我来故。金色光明人灭。比丘言。此即遍吉菩萨。遍吉菩萨自言。若有读诵法华经者。我当乘白象来教导之。我读法华经故。遍吉自来。遍吉法华名普贤也(出智度论)。

天竺于阗国瞿摩帝寺沙弥十

于阗国有僧伽蓝。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居。撻撻而食。时有一驱使沙弥。年十六。亦有尼干子。善占相。见此沙弥云。汝年十六。余命只一年。虽舍衣钵。不可延寿。沙弥悲愁。上座哀愍之。为后世善。教法华经。沙弥根钝。不识文字。上座一部之中最。方便寿量二品授之。沙弥专心转读。尼干子后见沙弥。生希有心。问汝修何功德。答吾纔读经一两品。尼干

叹曰。大乘之力不可思议。转十七岁寿。成七十年。乃出家投寺。读摩诃衍经(出西国传)。

天竺[牛*句]萨罗国摩诃衍提婆十一

[牛*句]萨罗国大爱道故精舍侧。有沙门称摩诃衍提婆。秦云大乘天。披读法华等大乘典。时有大阿罗汉。三明六通清彻。是大乘天昔亲友也。阿罗汉曰。我见舍卫城门外上。虚空中有一饿鬼。身极长大。其状丑恶。忽有十二枚热铁丸。从口中入直下过去。既下过已还入口中。举体火燃。苦痛宛转。绝倒复起。起后还倒。即问。汝有何罪苦痛如斯。答吾前世曾为沙弥。给仕大乘天。时世极俭。麦饼为食。尔时为众僧行食。偏重大乘天。留十二分拟后食。以是罪故。受饿鬼身。苦毒如斯。汝忆知不。答其事实。受苦何疑。大乘天问。以何方便救之。答依汝起业。汝转读摩诃衍经。即依罗汉教。读般若法华般舟等各十遍。回向救苦。后时问阿罗汉。前沙弥苦何。答入定观知。依汝读经力。命终生第二天(同传)。

隋扬州严敬十二

严敬扬州人。家富无子息。偏归正法。读法华经为业。后生男子。三岁热病眼闇。严教寿量品。少不能持。纔诵题目。无奈何事。遇乱屋内掘穴。与衣食而舍走。乱静贼去三年方还。屋舍破坏。梁柱散在。下有微音。即忆知育儿。披穴肥肤圆满。两眼复明。悲喜问因缘。儿曰。吾持法华寿量品题。有一人乘白象来放光。教句逗初读一品得明。助毕一部。后更不见所去。严生希有念。令诵经甚通利。如多年受持。予亲所闻也。

安居县样女十三

安居县样少女。发心读法华提婆达多品。手涂香触经。口含香方始读。其母遇疾病。为读即消灭。静夜向灯读经。异香忽至。精诚十二年。女根灭男根生。秘不语之。临终之时。一茎莲华首边生。众皆谓生净土表示。

大原小女十四

大原有小女。父母遭苦而亡。渐发人情。恋慕父母。从尼真妙。受药王品。昼夜转读。祈念父母。梦有一沙门云。汝读法华一品。乘此善因。父母生净土。乃出家勤行精进。受持一部见在矣。

浔阳尼妙空十五

尼妙空蔬食纸衣。专读法华经。乃至不受余经一偈。常愿生极乐。兼解念佛三昧。临终之时。紫云覆室。异香遍一县。后弟子尼梦。吾一生持法华。生极乐上品中生。若兼解义。必上品上生耳。

隋并州高守节家女十六

高守节家代信奉。其家女系癯疾。教读法华经。癯病自除后其女出家为尼。见一癯病者。教读法华。不久病消。又见一症者。读经令闻。欢喜而去。后得可闻。又见疟病者。闻诵经声。即得除去。精诚感通如此。不知已后事耳。

书写救苦第十之一

- 秦姚兴一 天竺僧二
- 外国女三
- 遂同学四
- 释道俊五
- 济沙弥六
- 越州经七
- 释法丰八
- 释僧安九
- 释智琰十
- 释义彻十一
- 唐寡妾十二
- 箕司马十三
- 并司马十四
- 唐陈氏十五
- 唐健安十六

秦姚兴文皇帝一

姚兴^谥昭文都常安。晋安帝世。天竺法师鸠摩罗什。弘始三年冬到常安。姚兴厚加礼。请入逍遥园。别馆安置。勅令僧[(丰*力)/石]集诸沙门八百余人咨受什旨。八年于大寺草堂之中。出法华经竟。命僧叡道融。讲新法华。崇御佛法。秦主发愿云。什公书经。笔端放光。光中见化佛及文殊。乃知此土感应。自笔造经。兼救亡亲。即于翻经院傍。别造净室。以七宝庄严室内。香水散洒。自香汤沐浴。八年三月八日。就书写始立题。放五色光。纔得两卷。秦主梦。净室顿如广博严净土。金色光明。充满其中。光中见亡亲。欢喜说偈曰。

善哉圣王 自本造经 乘此功德
生忉利天 供养之日 当生第四
奉事弥勒 闻法悟解

即觉在净室一部造讫。九年正月十五日。于大寺中。供三千僧。什在高座云。囊糝莫舍里真金。敷扬大义。雨华动地四方云集。九万余人。一时种佛乘因。万乘之心。尊三密教。兴既灵襟崇御佛法。照前润后矣。

天竺波罗奈国僧二

昔波罗奈国南有连山。旷绝无人。幽谷暝闇。毒蛇恶龙充满其中。迷失道路。入其深谷。十之一二无存者。时有俱睽弥国一游学僧。志慕大乘。寻其梵夹。闻云俗曰波罗奈城中王宫在法华夹。即^办衣粮。涉嶮而独征。及日西宿连山中。夜半忽有青光。渐见大龙也。动山照地。来张口向僧。僧生恐怖作是念。一生空过不遂本怀。大乘功用救毒龙苦。即问汝食我不。龙曰。我报吐毒气。见者惊亡。更无害心。我是前身作沙门。恒怀忿毒。不行正道。此罪受丑身。八万四千小虫。噉食身肉。苦痛不可堪忍。汝施慈悲救此苦。僧曰。如何救。答造法华经。即奉上明月神珠。僧受珠。即出波罗奈奉献王。王集巧书。造法华经二夹。皆以白[迭*毛]而写。已与僧。僧还到山。山臭秽不可近。尔时无数天人。来至山中。天香满中。臭气止息。僧问天。天答吾是此山毒龙。我施明珠。师始造经。脱苦生天。今来供养本身。并欲报阿师恩。即与珠三枚还去。僧归国起塔收经。天人恒来供养经塔(出西国传)。

外国清信女三

昔外国有一清信女。发愿即以白[送*毛]写法华经。一夏方讫。顶戴受持。至一国宿僧伽蓝。诵药王一品。而悲啼睡眠。至夜晓更见我身。即丈夫。寺众怪曰。昨日女人来投。今朝在丈夫何。答前女今男。一身发愿。受持经故尔。众举不信。又问。何处人谁儿女。答吾是外国善生婆罗门长女。本国造此经。以墨翰收室东角柱内。又苔内入金箒及珠一裹。若不信者。往诣其室。知虚实。即遣使奉问。实如所言。父母相见生希有念。舍室为寺。丈夫寺是也。

竺昙遂同学僧四

竺昙遂不知何许人。少游放荡。不修戒行。而矜傲自恃。长于奸冗。或一言致犯。便积年怀恚。同寺少长。莫不致其嗔憾也。当一夕梦。妇人来语。君应作青溪庙神。后遇疾。将终谓同学曰。我平生多忤。少于质直。更以福德浅薄。当受鬼神之身为青溪庙主。诸君有缘可垂访也。及死果闻庙所有新神。诸道人往至庙中。与相酬对。音响言笑犹若平生。乃请僧转法华经。有慧颯沙门。旧恒读诵。因为作数契。每讫吟沈。亦辄唱菩萨。而悲不自胜。皆为之流涕。因言今受恶身。非当丑秽。艰辛剧苦。何可复言。弟子旧房户限下。有钱五千。可为追福。庶离斯苦。于是而别。僧众同学。为造法华经三部。设斋忏悔。庙遂寂无神迹。知依书经力。离苦生净处矣。

齐青州道俊五

释道俊。俗姓王。不修戒行。广营田业。积布绢绫绮。动盈万计。而贪惜鄙悒。不拔一毛。后忽得重病。隐处合便利不通。命将欲绝。此寺有一法师。来为说法。心少开悟。遂舍所有三分之一。一遍施诸寺。施纔讫其病立即轻愈。病寻差已。数日间捡校阁上。见空无物。追忆财帛。遂尔发狂。专唱贼云。诸寺众僧。来劫我物。同侣开谏。初无醒寤。法师乃遍告诸寺。令还财物。俊见已叫声方止。一两日间。旧病还发。困苦更剧。复请法师。重求改悔。法师呵责劝喻。令舍慳贪。还施前物。病又再愈。既差之后。追悒钱财布绢绫绮。常怀恚恨。数日空卒。卒时目大如盂。遍身红赤似鬼。法师哀愍之曰。愚哉固慳惜财。堕饿鬼中。虽经百千劫。不可免脱。财物还害三世。此言在实。即取所有。为写法华经数十部。亦施诸寺祝愿讫。法师梦。俊纳衣而无秽气。告曰。吾愚悒财。堕鬼道中受苦。从今增胜阿师舍我财物。造法华经。离苦得乐也。

唐济州灵光寺沙弥六

济州灵光寺。有一老僧失名。净修戒行。常持瓦钵。数十余年。未尝遣人执捉。后因遽务。令沙弥洗之。沙弥手误坠破此钵。老僧闻之。惊呼失声。恨惜之甚。遂偃卧而死。弟子送葬于野。经数日。沙弥共诸僧。复往坟所。视有大蛇。复坟内出来。缠遶沙弥。从足至顶。屈头向下。将欲吞之。僧徒惊叹。呪愿曰。缘一钵之故。慳毒嗔恚。死作蛇身。不悔往愆。又欲吞杀弟子。其大罪业何故如斯。广说善恶。为之忏悔。发愿良久蛇乃解身而去。沙弥迷闷痴骇旬日渐醒。为造法华经一部。就坟而供养。后见坟蛇既死。知改报而已(已上三缘又出自镜录)。

越州结缘经七

梁天监十七年。依武帝纶言。每州县各造法华经。时越州同营写经。将就观音道场。欲供养之。彼州有一老母。名曰神母。邪见隆盛。不信佛法。闻普告结缘纶旨。内心忧恼。将欲隐神庙下。使者告门户。神母闭户庙隐。卧木笼中。州县各书写供养。即一月余也。神母自谓。供养已过。出庙还家。路中遇使者道场来下。惊怖驰走。不觉蹙地闷绝。经半日还活还家。流泪谓邻人曰。吾路中闷绝。见四人官属。赤服乘白马。驱妾呵曰。汝邪见不信因果。谤佛经无验。不见不闻。大王遣我等召汝。即命步使及传驱。向东北方五十余里。至大城。城中有厅王。手执白拂。而坐见吾。瞋恚曰。愚女甚恶。时验知在生事。迫悔法华不写。王忽含笑。汝改邪起正信。命犹未尽。须还人间修善止恶。诫已出城归本路。即活起也。闻者悲喜。神母舍所有。书写二部。就观音堵室而讲说。出家为尼。名曰妙功矣。

宋释法丰八

释法丰。姓竺氏。炖煌人。往适龟兹。修理一寺。触事周办。时因号为法丰寺。既久专寺任。稍恃其功力。出内取与。颇乖斟酌。辄减省僧食。令不周足。久之遂亡生饿鬼中。常在寺院。至初夜后。作饿驰鸣巡房声叫。弟子宝慧闻而叹曰。是我师声。因问那尔。丰曰。由减僧食料。受饿鬼苦。苦剧难堪。愿见济度。弟子书写法华经。广为斋忏。得生清胜(云云自镜录云。出征验传)。

唐法海寺释僧安九

释僧安。不知何处。住法海寺。自手写法华般若等诸部大乘。梦普贤乘白象王。现其人前云。汝经说佛智慧故等二句脱落。觉见新经。如梦告矣。

唐定水寺释智琰十

释智琰。师事智凯。颇有洁操。巧书无比。自欲写法华。贫道不得纸。梦凤凰含纸来。觉见案有纸。即书一部收置塔中。发愿云。此经不朽必生后佛世。愿力有感。雨霜不湿塔上耳。

唐蒲州陷泉寺释义彻十一

释义彻。住蒲州孤介山陷泉寺。发愿以身血写经。埋孤介山阳。期后佛出世。鸟兽不踏其地。又思惟事经卷风雨湿朽之。即向虚空。发愿书经。当于此空。霜雨不降。鸟兽不飞。若人净信祈念。彼空十余丈中。见法华文。宛然如钩锁。其地亲所见闻也。

唐绵州寡妾十二

绵州有寡妾。为亡夫欲书法华经。即以钱百文。雇书生。于净室写之。一头牛来。于经室前而死。妾惊怖异。梦有一沙门。谓女言。牛是汝夫。以取他田粟故。受牛身。役属田主。为写妙法。舍身生天而已。

唐箕州司马十三

箕州司马李通。发愿为亡室。写法华经七部。就箕山寺而供养。梦有天女。在空谓通曰。依汝功德。改鬼道报。今生忉利。通曰欲近。天曰。人身甚臭秽不可近之。汝业此善当生同天。将为配偶。忽然不见。觉后思慕悲喜不息。八十有六而卒。异香满室。得天迎焉。

唐并州司马楚宣宗十四

楚宣宗家大富。有三男二女。小男遭病顿卒。宣发痴狂。裸身叫走一月余。时大兴国寺有沙门慧超。安慰宣宗云。生涯无常。父子永不存。谁人常住不变。亲子相见。若欲再相见。当为造法华经。宣公欢喜。为书法华。昼夜恋慕其儿。梦有一比丘。谓宣曰。若欲见儿。将从我去。即随沙门去。到于华园。园中有百千童子。游戏快乐。沙门指一童子年五六云。公少男也。欢喜

欲抱早走不从。宣云。我恋慕汝寤寐未息。汝何不近。童子曰。我且生公家。无常父子。有何恩爱。若为我写经。我暂相见。若欲当生得见者。深心造经。以为业。同生佛刹。永俱相会。复此言已舍去。宣公白沙门。我既觉悟。既不相追。沙门亦还去。宣随去。梦觉对慧超说此事。发深心信写经为业。后出家得净土迎。更示他矣。

唐陈氏十五

唐龙朔三年。长安城内通轨坊三卫刘公信妻陈氏母先亡。陈因患暴死。见人将入地狱。备见诸苦。不可具述。末后见一地狱。石门牢固。有两大鬼。形容伟壮。守门左右怒目瞑陈。汝何人到此。见石门忽开。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门母子相见。遥得共语。母语女言。汝还努力为吾写经。女咨娘。欲写何经。为吾写法华。言讫石门便闭。陈还得苏。具向夫说。夫即凭妹夫赵师子。欲写法华。其师子旧解写经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未装潢。其人先与他受雇写。经主姓范。此经生将他法华。转向赵师子处。贸二百钱。施主不知贸钱。师子复语妇兄云。今既待经。在家有一部法华。兄赎取此经。向直一千钱。陈夫将四百钱。赎得装潢。周讫在家。为母供养。其女陈后梦。见母从女索经。吾先遣汝。为吾写一部法华。何因迄今不得。女报母言。已为娘赎得一部法华。现装潢了。在家供养。母语女言。止为此经吾转受苦。冥道中。狱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疮。狱官语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经。将为己经。汝何有福。汝大罪过。女见母说如此。更为母别写法华。其经未了。女梦中复见母来催经。即见一僧。手捉一卷法华语母云。汝女已为汝写经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复来敦逼。待写了何须忿急。后写经成母来报女。因汝为吾写经。今得出冥道。好处受生。得汝恩力故。来报汝。汝当好住善为妇礼。信心为本。言讫悲泪共别。后时勘问。前赎法华。主果是姓范。范家虽不得经。其经已成。施福已满。后人转贸。自得罪咎。刘妻赎所微得少福。然亡母不得力。

唐溜州李健安十六

唐溜州李健安。生年十八。身痛风疾。二亲忧恼饮食不通。健安见而增悲。作此思惟。吾将为二亲及脱患。自写法华。即求装潢纸。欲写经手振不能书之。纔造第一卷。显然其字形如鸟迹。见者不了其文。更雇他经生。于别室中。而书写之。未毕第一卷间。健安既死。唯心胸暖。经生舍而遁去一日一

夜。后方苏息。风疾忽愈。身体轻安。自说冥事曰。吾初死之时。见官牒使。被缚到大城边而立。时有一童子。手执白拂。来摩触吾身。身凉快乐安怀。尔时从城中一官出来。百千官属随从。对吾礼敬曰。君名字在官牒中。君故杀一鼠。缚颈不通气息。以是因缘故。王召君。然君为二亲造法华题。依此善根。文殊来救旧疾方除。君经尚不毕第一卷。经生恐怖而遁去。君既有大善。余命方八十二。亲亦延报命。各各九十岁。作是语已入城。童子更示归途得再活。闻者叹希有。健安及二亲。舍家业造十部法华。请僧供养。其经本今收大寺矣。

法华经传记卷第七

法华经传记卷第八

书写救苦第十之二

- 僧玄绪一
- 释惠道二
- 释昙韵三
- 令孤元轨四
- 蒋严恭五
- 李遗龙六
- 梓姚待七
- 李丘令八
- 陈行尼九
- 杨严恭十
- 不信男十一
- 隋客僧十二
- 孤山僧十三
- 齐仕人十四
- 释修德十五
- 齐王臣十六
- 并信女十七
- 释慧眺十八

隋相州僧玄绪一

僧玄绪。偏重法华。有同房师友。释道明。姓元同缘人也。少而高尚多奇。苦节禅诵之誉。有闻遐迩。以大业元年三月。于本寺而卒。其年七月。玄绪因行至郊野。日暮忽遇伽蓝。便往投宿至门首。乃见道明从寺方出。仪容言语不异平生。遂引绪至房。绪私心怪之而不敢问。至后夜明遂起谓绪。此非常处。上人慎勿上堂。至晓钟时。复来语绪。不许上堂。而形体顿销衰。颜色殊改。明去后秘绪遂往食堂后窗边。观覩其事。礼佛行香。皆如僧法。昔贡高逝者多列座。而在维那唱。施粥已即见。有人舁粥将来。将来粥皆作血色。行食遍并见。诸僧举身火然宛转闷绝。蹙地如一食之间。维那打静请僧。一时无复苦相。绪骇惧还所止房。少时明至。转更憔悴。绪问之。明曰。此是地狱苦不可言。绪复问曰。何辜至此。明曰。为往时取僧一束柴。煮染衣忘不陪偿。当此一年然足受罪。明乃以手褰衣。脐膝已下。并皆焦黑。因泣涕而言曰。上人慈悲愿见救度。绪惊叹谓明曰。公精练之人。犹尚如此。况吾辈当复何如。不审。何方可得相免。明曰。买柴百束倍增为僧温室。并写法华经一部。绪曰。吾当自竭所有。一日之内。为君办之。愿公早离此苦。因遂分别。绪即还寺。依言为酬。并写经重更往寻。寂无所见。其夜梦明威仪庠序。来谓绪。依公大恩。离苦生净土矣。

宋瓦官寺释惠道二

释惠道豫州人。惠果同母之弟也。不修行业。善于兴贩。当众仓厨。私自食用。知僧帛方便割盗。后遇疾而死。胸上暖。三日苏云。吾冥官被驱。向幽远闇路。路遇一沙门。谓道曰。汝不信兄言。恣用僧物。王若推问罪福如何答之。道更不知所答。沙门曰。汝应作是言。我昔有造法华经八部愿。故授此言已忽然不见。道既至阎魔王所。王问。汝修何功德。答吾有造法华经八部愿。然料理僧务未果所愿。王微笑曰。汝昔虽不发此愿。今既云有愿。即当发愿。盗用僧物。其罪深重。造法华经八部者。必脱八狱。依此一言。放还人间。须归人间如实而修。乃以一人官。示归路得苏活。尽所有舍衣钵。造八部法华经。其经见在矣(新录)。

定州县韵三

释县韵定州人。后住隰州行年七十。隋末丧乱隐于离石比干山。常诵法华经。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无何而至云。所欲洁净写经

并能行之。于即清旦。食讫入浴着净衣。受八戒入净室。口含檀香。烧香悬旛。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经写了。如法嚩奉相送出门。斯须不见。乃至装潢。一如正法。韵受持读诵之。七重裹结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无暂废。梦普贤现前告韵云。善哉如法书写法华。即身能离二十五苦。后遭胡贼。乃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静方寻不见。周憧穷觅。乃于岩下获之。箱巾糜烂发朽见经如旧鲜好。见者谓异矣(法苑云。京师西明寺道宣律师。以贞观十一年。曾至彼州目覩说之也)。

隆州令孤元轨四

贞观五年。有隆州巴西县令孤元轨者。信敬佛法。欲书写法华金刚般若涅槃等。无由自捡。凭彼上抗禅师捡授。抗乃为在寺。如法洁净写了。下袂还岐州庄所。经留在庄。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处。忽为外火延烧。堂是草覆。一时灰荡。轨于时任冯翊县令。家人相命拨灰。取金铜经。轴既拨外灰。其内诸经。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帙成炭。又觅老子。便从火化。乃收取诸经。乡村嗟异。其金刚般若一卷题字焦黑。访问所由。乃初题经时。有州官能书。其人杂食行急不护洁净。直尔立题便去。由是被焚。其人现在。瑞经亦存京师。西明寺主神察自验说之(右缘出三宝感通记)。

蒋州严恭五

隋开皇中严恭者。蒋州人也。于郭下造精舍。写法华经。清净供养。若纸若笔。必以净心不行欺诈。信心而与不行。乞觅随得。便营如法经。给书生欢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亲捡授劳不告倦。尝有人。从贷经钱一万。恭不获已与之。贷者得钱。船载中覆钱失人活。是日恭入钱库见。一万钱湿如水。怪之后见。所贷钱人方知其没溺。又有商人。至官亭湖祭神上物。夜梦神云。请君以物送与严恭。法华令经用也。及觉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曾至市买纸少钱。忽有人持二千钱授恭曰。助君买纸。言已不见。又有渔人。夜见江中火焰。焰浮来以船迎之。乃是经函。及明寻视乃见严家经函。其后发愿。略云。无一字而不经眼。无一字而不用心。及大业末。子孙犹传经业。郡盗相约不入其里。里人赖之至今。故业犹尔云(内典录第十)。

并州李遗龙六

李遗龙者并州人。其家书业相继究微。龙父名曰乌龙。偏重此土道经。不信佛经。性耽嗜酒肉。谤佛经云。胡圣制酒肉。岂有慈悲。凡一生中。不书佛经。设复有人。赠投金玉利。都不见经。况自书写。遂发狂乱。语遗龙曰。若汝吾子。不可信佛经。信而犯者。灾横不少。即吐血而卒。后并州司马。发心贞固。偏重法华。如法欲写其经无能书。同志有人谓司马曰。乌龙之子遗龙。继业能书。其家邪见不写佛经。君威能伏邪心。堪任书写。司马以方便调伏。更不随。自称家传固辞。更雇余书生。造一部毕。若纸若笔。必以净心。自出珍宝。如法营。欲清净供养。复思惟。我既州主。龙岂不肯受言。逼以刑言。赎以金玉。龙遂立题目。悔责父遗嘱。入夜不觉。一日一夜。次夜梦。百千天人。围遶大威德天。龙前庭中住立问。谁人天。答我是汝父乌龙。先生愚气不信佛经。堕大地狱。炎火缠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五百利犁构我舌肉。不可具说。昨日地狱上忽有光明。于中现一化佛。说偈言。

假使遍法界 断善诸众生
一闻法华经 决定成菩提

如此六十四佛。次第而现说偈亦尔。尔时地狱火灭。变为凉池。我及众生。舍身生第四天。天上法尔。初三事即知。汝造题目六十四字。一一之字。现化佛身。说偈救苦。我与汝身。一肉血分。依我一人善缘。地狱罪人闻偈离苦。同生一处。今围绕者是也。汝舍先邪恶。书写佛经。以为家业。复此因缘隐而不见。龙梦觉。流泪悔过。具白司马。闻者欢喜。皆谓不意而造题尚尔。况乎若自书。若教人书。是人所得功德。无有限量。龙家书业。相传至于今矣。州内或每字礼供。而每日书。或行别赞咏。而每日写者盖多(云云新录)。

唐梓州姚待七

梓州郪县人姚待。以长安四年甲辰夏发愿。为亡亲自写四大部经法华维摩各一部药师经十卷金刚般若经一百卷。写诸经了。写般若经。得十四卷。日午时有一鹿。突门而入。立经床前。举头舐案讫。便伏床下。家有狗五六个。见鹿摇尾不敢辄吠。姚待下床抱得。亦不惊惧。为授三归。跳踉屈脚。放而不去。至先天年中。诸经并毕。皆以帙裹将欲入函。有屠儿李回好者。不知何故。忽然而来。立于案前。指经而笑合掌而立欲取经。其屠儿口哑耳聋。

两眼俱赤耽酒凶恶。小有此德所写之经。皆以瓔珞装轴。唯般若经。饰以檀素。但个取素轴。明此人于般若有缘。待遂裹以白纸。盛以漆函。屠儿手持刀。横经函上。笑而驰去。一去之后。不复再见。莫知所之。邻家梦鹿是待母。屠儿待父。命终之后。各依业受生。其子发愿。为二亲自写大乘经。报已定故。顿不能害。且来受化而去。至开元四年。有玄宗观道士朱法印。极明庄老。往眉州讲说岁久乃还。时乡中学士二十余人。相就礼问。友人王超曹府。令竖子杀羊一腔。以袋盛肉。煮熟之后。心知其杀但忍。馋不得断。随例吃。计食不过四五膋。经于一日。至日映时。欻然壮热头痛。支节有若割切。至黄昏际。困笃弥甚。耳闻门外。有唤姚待之声。心虽不欲出。看不觉身。以出外问有何事。使人黄衣状若执刀。刺史唤言讫便行。待门外有溪。当去之时。亦不见溪阁。但见平坦大道。两边行树。行可三四里。见一大城城是梓州城。其城复道重楼。白壁朱柱。亦甚秀丽。更问使者。此不是梓州城。使人莫语。城有五重门。其门两边各有门室。门门相对。门上各各题额。欲似篆书。不识其字。门数虽多。并无守者。街巷并亦无人。使者入五重门内。有一大厅。廊宇高峻。厅事及门。并无人守。至屏牖后。窥见厅上。有一人着紫。身稍肥大。容色端丽。如此已下使者入。入追姚待到。走入遥拜。怒目厉声。何因勾率尔。许入杀人于净处。吃思量莫知其事。俱见其嗔怒。眼中及口。皆有火光。忙怕惊惶。罔知攸指。即分疏曰。比来但持经。不曾杀人。亦不吃人肉。使问持何经。答持法华维摩药师金刚般若经。着紫之人。闻姚待此说。灏怡微笑。闻称大善声。傍忽有人。着黄衣不见其脚。手把一物。长二尺许。八棱成就。似打鼓槌。高声唱曰。何于朱道士房吃肉。更不敢讳。便承实吃。吃几许。报吃五六膋。着紫人问着黄衣人。其人报云。吃四两八铢。即把笔书槌耳中遥闻。事非本心。且放令去待曹府到曰。推问着紫人。又云。大云寺佛殿。早修遣成应诺。走出可五六步。厅西头有一人着枷杻。四道钉[金*牒]请问。姚待厅上人唤姚。功曹回不称待名。看所著枷者。乃是屠儿李回好。着紫人问云。此人读经写经虚实。报云。是实。答了回看。但见空枷在地。不见屠儿。待初入时。厅前及门。不见有人守掌。及其得出。厅两边各有数千人。朱紫黄绿。位次各立。亦多女人。担枷负锁。或有反缚者。亦有笼头者。乃于众中。见待亲家翁张楷亦在其中。虽着小枷。而无钉[金*牒]。叩头令遗家。中造经不得多语。更欲前进。被人约而不许。其中有一人。散要露显语待忽去。此非语处。回见其中。乃是待庄边村人张贤者。抱病连年。水浆不能入口。卿人见者。皆为必死之证。妻子亲情。皆备凶具。姚待觉后报其儿。为写法华等经。不踰半

旬。病便得差。得放出屏墙之外。门门皆有人。投刀杖弓槊。俨然备列。投门人不放。待出所生又从厅东走来叫云。我儿无事得放。何以鹿栏不放。令待展臂示之。即宣衣袖。出臂示之。即便得出。及至觉寤。已经一日矣。

扬州高邮县李丘令八

李丘令者。扬州高邮县丞李丘一同父异母弟也。家属相继。放鹰犬杀生命。聚会亲族。以为欢娱。不知惭愧。家兄丘一。再治语冥事。心不信受。长安二年正月十九日。顿得重病便死。心上小援。丘令前依妻病。发造法华经一部愿。未果其志。其妻亦为救夫重病。立此造经誓。丘令死后七日方活。具说冥事云。吾初死之时。有六人罗刹婆。来云。我是炎魔大王使。以汝恶积故。追不可许暂住。即着枷锁。驱行而去十余里。有一人乘马朱衣。手执弓箭。见丘令嗔怒高声唱言。丘令是大恶者。何不舆火车。所言未毕。忽然身在火车。时有一沙门。以水洒车。身凉苦息。莫知谁救。更行五百余里。见大城峻峙中有厅殿。王安处宝座。前后左右。各有数千人。朱紫黄绿。位次各坐其外。庭中有无量罪人。桎械枷锁捡系反缚面缚等。种种杂居。皆向王而踞。王见我入嗔目问曰。汝无道杀生命。非法食噉。无功德分。岂非入宝山空手归哉。尔时默耻无酬答。王遣使取一卷书。五十余枚许。即披之曰。汝闻不。在生造罪。一一记录。即出所造罪。一一呵责。更无所逃。卷将毕时。王微笑曰。汝有大功德。为妻欲造法华经。未遂心愿。汝后室亦为汝起誓。赦汝已前众罪。将还人间。厅下官人。朱衣黄绿。白王言。恶人难赦。如何放还。王言。此人有写经愿。若在狱中。忆念昔事。唱立愿言。地狱空荒罪人生天。是故放还时。庭中无量罪人。闻此论说。舍身生天。吾亲蒙王放恩。由写经愿而活。即尽所有。造经一百部。自手书愿文。并留因缘出矣。

唐河东练行尼九

河东有练行尼。常诵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燃香熏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七卷八年。及毕。供养殷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常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人请之。尼固辞不与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皆悉如此。法端等惭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顶

戴。遶佛行道。于七日不暂休息。既而开视。文字如故。后寻尼字。有人尼字练妙。后复改名感妙(法苑第二十七云。出冥报记尼法信)。

扬州严恭十

扬州严恭者。本泉州人。家富于财。而无兄弟。父母爱恭。言无所违。陈大建初。恭年弱冠。请于父母。欲得钱五万往扬州市。父母从之。恭乘船载钱而下。去扬州数十里许。逢江中一船载龟。将诣市卖之。恭问。知其故念龟当死因请赎之。龟主曰。我龟大头别千钱乃可。恭问几头。答有五十。恭曰。我正有钱五万。愿以赎之。龟主喜取钱付龟而去。恭尽以龟放江中。而空船诣扬州。其龟主别恭行十余里。船没而死。是恭父母在家。昏时有乌衣客五十人。诣门寄宿。并送钱五万。付恭父曰。君儿在扬州。附此钱归。愿依数受之。恭父怪愕。疑恭死因审之。客曰。儿无恙。但不须钱用故附归耳。恭父受之。记是本钱而皆水湿。留客为设食。客止明旦辞去。后月余日。恭还家。父母大喜。既而问附钱所由。恭答无之。父母说客形状及附钱月日。赎龟之日。于是知五十客皆所赎龟也。父子惊叹。因扬州起精舍。专写法华经。遂从家扬州家转富。大起房廊。为写经之室。庄严清净供给丰厚。书生常数十人。扬州道俗共相崇敬。号曰严法华里。嘗有知亲。从贷经钱一万。恭不获已与之。贷者受钱。以船戴归。中路倾船。一万湿钱。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后见前贷钱。入乃知湿钱。是所贷者。又有商人。至宫亭湖。于神所祭。须肉食并上物。其夜梦。神送物还之谓曰。债君为我持此奉法华。以给经用故也。且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于是商人。叹异送达恭处。而倍加厚施。其后恭至市买经纸。适遇小钱。忽见一人。持钱三千授恭曰。助君买纸。言毕不见。而钱在其前。于是怪异。如此非一。隋开皇末恭死。邻人梦。恭死生净天。梦问净天何。答兜率内院。无杂秽故。恭死子孤传其业。隋季盗贼至江都者。皆相与约勿入严法华里。里人赖之。获全其处。至今写经不已。州邑共见。京师人云。亦多知之。附马宗公萧。最所祥审矣(记者曰。蒋州严恭。与扬严恭其事大同。彼缘出感通录等此缘出冥报记等。依有广略不同。前后出之。乞具寻始末悉之)。

满州虞县不信男十一

满州虞县有一男。失姓名。偏事神道。不信佛法。若见佛像及僧洗目。若闻说法及诵经音洗耳。因善知识化诱。更不肯受。或时依私要。往诣仁寿寺僧

道如所。在门外谓。如有私用。将贷钱三千文。如曰。钱在寺库。不可惜之。但吾依檀主请。造法华经。至方便品初行终。尚未书一字。砚水既干。公为吾办水毕。将欲起。男思惟。我本不见三宝今依无他。来投此处。若取砚水。岂非不祥。若不取之。必违要契。良久取水与之而去。如写行已寻男子。更不见所在。男驰走投河流。不觉僻地闷绝。良久而起。流泣悔过。投寺谓如曰。吾闷绝入死门。两人来驱向炎魔王宫。王初见吾恚曰。汝以邪见自庄严身。报在阿鼻。于时空中忽在异光。照吾顶。王捡始末。知是法华方便品初行终一字。取水令写。故文字现佛身来助。问此谁光。答我是方便品文字。法华文字。一一皆是佛也。此男归我故来救。时王欢喜曰。皆善哉。法华文字。变身放大光。尚救不信者。何况信心人。即示归路得还活。即出家舍家。写经一十六部。巡礼名山。不知所终。

隋大业中客僧十二

隋大业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庙求寄宿。庙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庙。庑下可宿。然而比来寄宿者。辄必死。僧曰无苦也。令不得已从之。为设床于庑下。僧至夜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佩声。须臾神出为僧礼拜。僧曰。闻此宿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愿见护之。神曰。遇其死者将至。闻弟子声。因自惧死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僧因近坐。说谈如食顷。良久僧问曰。世间人传说。太山活鬼宁有之也。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乎。僧曰。有两同学僧先死。愿见之。神问曰。姓名何。僧具答姓名。神曰。一人已生人间。一人重罪在狱不可唤。与师就见耳也。僧甚悦。因共起出门。不远而至一所。多见庙狱。火烧光焰甚盛。神将僧入一院。遥见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形变不可复识。而血肉焦臭。令人伤心曰。此是也。师不复欲历观耶。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庙。又与神同坐因问。欲救同学。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耳。能为写法华经者便免。既而将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庙令视。僧不死怪异之僧因为说。仍即为写法华经一部。经既成庄严毕。又将经就庙而宿。其夜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僧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师为写经。始书题目。彼已脱免。今又出生不在人问也。然此处不净洁。不可安经。愿师还将送。经向寺。言讫久之。将晓辞诀而去。入僧送经于寺(又出法苑第十八)。

绛州孤山西河道场僧十三

绛州有孤山。西河造立堂舍。多树林木。颇得山居形胜处也。永徽年中有二人僧。同房而住。一人名僧行。行三阶佛法。一人名僧法。行法华三昧。二人要契。若先亡者。必告生处。如昔无着世亲。后僧行先亡。虽思慕之三年。无示告生处。堂有观音像。断食祈誓。必有感应。僧法断食五日。在堂不出户外。至五日夜。梦有一沙门谓法曰。汝执取我裳角。将见僧行生处。即执裳角。须臾至地狱。猛火炽燃。不可亲近。铁网七重而覆其上。铁扉四面闭甚固。百千沙门。犯净戒不调身心者。在中受苦。沙门谓防守罗刹曰。此中有沙门僧行不。答有。又曰欲见。答不可见。沙门语罗刹昔同行思慕而来。我等佛子。汝如何固惜。答若欲见随意即见。时罗刹以锋贯黑炭示之曰。此是僧行也。僧法见黑炭流泪。沙门释子。如何受重苦愿欲见昔形。时罗刹唱活宛如平生。但身体烧烂。谓法曰。吾昔贡高恣犯。汝将救吾苦。法曰。如何救之。答为造法华经。法曰。如何造。答一日之中。以可毕其功。法曰。贫道岂可一日中毕。答吾苦不可忍。刹那难过。非一日猛利行。焉得苦息。尔时罗刹嗔呵。以锋贯之。投地狱中。法随前沙门而出梦觉。即日舍衣钵资。雇书生四十人。一日写之。供养礼拜。其夜又梦。前沙门来告。僧行早离地狱苦。近生第二天。盛自手注之而所见也。

北齐仕人十四

北齐时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将死谓其妻子曰。吾平生爱奴及马。皆使乘日久称人意吾死可以为殉。不然无所使乘也。及其死家人以囊盛土。厌奴杀之。马则未杀。奴死四日。而苏说云。当不觉。去忽至官府门。门人因留止在门。所[这-言+至]一夜。明旦见其亡主。被锁严兵守卫。将入官所。见奴谓。且我谓死得使奴婢。遗言唤汝。今各自受。全不相关。今当白官放汝。言毕而入。奴从屏外窥之见官。问守卫人曰。昨日押取脂多少乎。对曰。得八升。官曰。更将去押取一斛六升。主即被牵出。竟不得言。明旦又来有喜色。谓奴曰。今为汝白也。乃入官问脂乎。对曰不得。官问所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为请僧设斋。每闻经呗声。铁梁辄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将去。主司因白官请放奴。官即唤放俱出门。主遣传语其妻子曰。赖汝等追福。得免大苦。然犹未脱。能更写法华经。造像以相救济。冀因得免自今无设祭。既而益吾罪。言毕而别奴遂生而具言之。家中毕以其日设会。于是领追福。合门练行焉。

定州释修德十五

唐定州中山禅师释修德者。不知氏族。苦节成性。守道山林。依华严及起信。安心结业。推念修禅。于永徽四年。归诚方广。因发大心。至精抄写。故别于净院。植诸树。凡历三年。兼之华药。灌以香水。洁净造纸。后别筑净台。于上起屋。召善书人伪州王恭。别院斋戒沐浴净衣焚香。布华悬诸幡盖礼经忏悔。方升座焉。下笔合香。举笔吐气。每日恒然精勤无怠。禅师躬自入净运想。烧香笔翰之间。并专心自因修若是。迄乎终始。每写一卷。施缣十疋。迄成一部。总施六百余段。恭因发心。并皆不受劳诚竭虑筋力都尽。写经纔毕。俄从永化德以经成。设斋庆集大众。同清希心。礼见禅师。便于众前。烧香散华。发弘誓愿。纔开经藏。放大光明。周七十余里照定州城。城中士女。并皆同见。中山斋众。既覩希奇。得未曾有。投身宛转悲嗥忏悔。禅师又勒石。写涅槃法华经各一部。初移入龕之际。石涅槃法华。并放光明。满十余里。举众咸覩。感悟无涯。既有感应。利益何疑矣。

齐太祖高帝十六

齐太祖高帝道成。姓萧偏崇重佛。故造陟岵止观二寺。四月八日。常铸金像。七月十五日。普寺造盆供。僧三百。自以香汁和墨。手写法华经八部金字法华二部。皆五香厨四宝遂盛。静夜良辰清斋行道。每放金色光。照耀殿内。诸侯皆共视。倍更发心。相议。我等结二十八人。各各造一品。庄严奇丽。七月十五日。就止观寺。须供养礼拜。即如金议。当于供日。天雨细华。如云母而下。琉璃轴放光。照一里余。众皆欢喜。中有特进士。七十有八顿闷绝。良久起居。欢喜流泪。吾如梦见自身。左右有羽翼。飞到天上。即兜率宫前入内院。弥勒告曰。高帝并诸侯。皆来我所。法华力耳。汝还人间。宜告此事。即特飞下见羽翼。是法华一品。诸君莫懈怠。王臣弥发信心焉。

并州清信女十七

并州有一清信女。姓楚修念西方行业。凡此州男女七岁。皆解念佛三昧。此女深生厌离。发愿书写法华一部。回向西方。梦西方圣众来告女。汝行念佛三昧。造法华经。是故来语。从是已后二十五年。方来迎。语已而去。此女弥发信心。自写法华。念阿弥陀。七十六方卒。微细音乐闻空中。异香满室。奇瑞盖多。

唐襄州神足寺慧眺十八

释慧眺。姓庄氏。少出家以小乘为业。驰誉江汉。承象王哲公讲。开三论心生不忍曰。三论明空讲者着空。言讫舌出三尺。鼻眼两耳。并皆流血。七日不语。有汰律师闻之曰。汝大痴也。一言毁经罪过五逆。可信大乘。方得免耳。乃令忏悔。舌还收入。便輿往哲所。誓惟听大乘。后每讲法华华严。用陈忏悔。尝在松林坐禅。见有三人。形服都雅。请受菩萨戒。受讫白曰。禅师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犹在地狱。闻此语重属涕泪交流。大哭还寺。在哲房前。宛转呜咽。不能得语。更劝化俗士。造华严大品法华维摩思益各百部。终时感林树变白可谓。过而能改焉。

法华经传记卷第八

法华经传记卷第九

听闻利益第十一 附出轻毁见报

- 光明女一
- 妙意天二
- 昔商主三
- 旃陀罗子四
- 鸽儿子五
- 范良子六
- 外沙弥七
- 广法誉八
- 毒蛇九
- 舍卫王十
- 浚阳女十一
- 雍沙弥十二
- 朗猕猴十三
- 魏蝙蝠十四
- 隋猕猴十五
- 月支鬼十六
- 阳处女十七
- 无垢友十八

- 尼智通十九
- 沙弥藏二十
- 僧孝慈二十一
- 唐嫉女二十二

佛在世光明女一

昔佛在世时有一人。名曰光明女。此人本依闻法华经。命终生忉利天。其父母拾集儿骨。造塔供养。尔时其天儿。天眼而见下来白父母言。我女儿。生时一闻法华经。此亦不自闻。唯伴来率闻法华经。故我副去一座暂时闻法。依此善因。得生天上。父母不信。又问。以何知之。我等儿。尔时天儿言。我柜内父母赐白玉十枚置在。以此物知之。尔时父母开柜见者。如天所言。白玉十枚藏置在也。天儿云。所劝他闻尚生天。何况自进闻。躬读诵也。幸愿父母同我为。然忽不现。尔时父母。恋慕儿德。同勤精进。生在彼天也(出要集)。

佛在世妙意天子二

昔佛在世时有一天人。来诣佛所。赞叹佛已。还于天上。阿难白佛言。此天有何宿福。威德殊特。见佛闻法。佛言。此天子者。是阿闍世王伴。荷舆来至佛所。闻法华经。乘斯闻法善。生在第四天。初生之时。便识宿命。来至佛所。于当来世。当得作佛。号曰妙意。十号具足。皆是得闻法华之力也(同集)。

迦叶佛末法商主三

昔迦叶佛末法之中有数人无名。结伴采宝往海道头。打于捷槌。群中一人是商主也。问云。何有所为乎。或人答曰。讲法华经。一人劝伴。敢不从去。独进预座。闻讲说毕。从座退散终入海。不觅财忽遇恶风。船覆人尽死。唯一人遗矣。彼夜教梦云。汝闻讲法华经如来寿量品。由此功德。得免死难矣。彼时一人者。今提婆达多是也。漂死者俱伽离央俱罗等也。尔时商主归心法华。建立精舍。传其芳名。释迦法中亦以为称矣(同集)。

王舍城旃陀罗子四

昔天竺摩诃陀国王舍城中有旃陀罗。名恶意。有一男子。初生之时众毒雨宅。号曰毒意。杀害生命心无慈悲。若人犯法王就毒意。即入火坑。永不得活。耽酒肉面色如血。见者忙怖失神识。为劫盗故。夜往诣僧房。比丘诵经。随释其义。即法华经譬喻品奥偈也。毒意闻之起悔心。即还不久遭鬼病。吐血而死。父母舍冢间。狐虎豺狼。敢不食噉。如朽株而卧。已过七日还活。于冢间悲泣。投身大地。亲友来问。敢不酬答。时父母是谓妖媚。皆舍而去。时有一沙门。往冢间观恶露不净。次见毒意。问汝鬼媚欤。答不。复问。何故悲泣。答曰。吾是王舍城旃陀罗恶意所生毒意是也。愚顽不识因果耽嗜酒肉。宰杀生业。生业既尽。初死之时。见八人阿防夜叉。三人持铁棒。二人担火车。一人持铁绳。一人持神囊。一人捧火笼。驱吾入火车持捧。率在三方相副。火笼在头上。随振火迸如铁火。绳率在前导。各口吐火焰。二呵责之。汝阎浮恶人。恶果忍不。尔时五体烧折。苦痛无量。适到大城门外。阎魔大王五道大官。于门外露地而坐。杻械枷锁反缚面缚罪人。千万在庭。推问轻重。加杖捶见我来呵责言。汝依宿业生旃陀罗家。倍犯重罪。报在阿鼻。无量劫中不闻三宝名。不得人身分。即召棒率。欲加打捶。时有一道人。来至王所。王臣冥官。如风靡草。王胡跪。道人谓王曰。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唯我一人能为救护。毒意既闻法华句偈。罪即轻微。应妨人间。王敬白言。唯愿人尊。我赐恩赦。即放毒意。实时道人。以锡杖示归路。七日还活。亲属来问。吾不酬答。皆是恶友不可亲近。唯愿沙门慈悲覆育。听我出家。即将还寺度为沙弥。勤行精进。诸亲属等。闻之发心同出家。即生见佛矣(出要传)。

贞观鸽儿五

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禅诵为业。精进染行。贞观末有鸽巢。在其房室楹上。哺养二雏。僧每有余食。恒就巢哺之。鸽雏后虽渐长。羽翼未成。乃并学飞。堕地而死。僧收瘞之。经旬之后。僧忽夜梦。二小儿白之曰。儿等为先有小罪。遂受鸽身。此来闻读诵法华经及金刚般若经。既闻妙法。得受人身。儿等今于此寺侧十余里其村其姓家。托生为男。十月之外。当即诞育。僧乃依期。往视见此家。一妇人同时诞育二子。因为作福月斋。僧呼鸽儿。并应曰诺。岁余始言。鸟闻经尚成人身。况人情乎。

长安县蔚范良子六

长安县蔚范良。家大富无继子。祈长沙灵像。生一男子。生便发言。至三岁方辨世俗言词。识知书典文。人皆谓神儿。无师自然诵通法华经第三第四两卷。余不能诵。父母亡死。厌世出家。名曰法辩。深解两卷义趣。余未明了。蔬食苦节。若诵若解。唯有二卷。不假功用。辩情怀疑网。欲知先业。祈誓多日。感梦云。前世罪业受鼠身。在逍遥园中。入翻经馆。闻法华经第三第四余未闻。问诸僧驱出。以彼闻法改报。生人间为男子。前已闻故。自然解了。余未闻。无宿因故。不能诵得。亦不解义。今身修行。将来得悟。勤行受持。暂时不废。亿亿万劫得闻是经。努力莫空过。辩流泪悔过自责矣。

外国得通沙弥七

昔外国王怀不信。唯事自在天。时有一沙弥。年二十有余。深入无生。颇得通智。识知三世事。国王闻神异。遣使请来谈佛法理。王生信心。舍邪归命正法。即告王言。大王将闻正法。王曰。闻法有何功德。曰闻法功德不可思议。其福无量。大师释迦。于初发心之时。一偈舍身。遂致得佛。亦如法华云。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一言。即为已供养一切三世佛。其功德轻少耶。昔大雪山中有宝塔。于中安置法华梵夹。有一老僧。止住其中。受持读诵。塔傍有石窟。中有二野干久住。老比丘初来时。一野干恐怖远去。游止林藪。一野干居于窟。恒闻比丘诵经。时属风寒。雪积失路。爰法音故在窟中。饿死生人间。悟解妙法。深入无生。现前见十方诸佛。其怖畏去野干。住塔边影下故。其福作国王。不闻正法故。妙法未染其心。彼去野干岂异人乎。汝大王是也。闻法野干今吾身是。以昔朋友故。宿缘所追化悟大王。说此语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现。王感悟流泪。国位委太子。出家学道得顺忍焉(出西国传)。

广州法誉八

广州法誉。其性龌恶。无恶不造。其人命终。至阎罗王厅。王勅录官。捡此人所造之罪福札。录官勅马头牛头大力罗刹婆将来其札。尔时六人。从座而起。向东北方。行入大铁扉藏。取出铁札。积满三车。六人力卒竭力牵引。而来至厅前。王使诸录史官捡按。唯在记录恶。无记善札。诸录史白王言。全无记善。王嗔恚曰。汝最恶入宝山虚手归。告录史曰。三车札尽不。史言。二车既尽。一车将尽。王言。更细求按。即如王勅更细捡按。中古小札

之端。录附一善。所谓法誉往诣僧伽蓝。说法华经。暂时听闻讲说。如札白王。王言。善哉法誉有大功德。五十随喜之功德。尚胜二乘之极圣。况初会听闻。岂无灭罪。既依闻法华经故。罪即除灭。此人可生天堂。乃放还人间。王更勅吏。恶业虽无量。不如一善。何不赏其一善。汝等将可烧恶录札。即如王勅。烧记恶札。法誉瞩目而坐。生希奇念。蒙放恩活。对亲属说此因缘悔谢矣。

毒蛇生天九

昔外国有一比丘。坐禅诵法华经。城邑喧杂。静散相乖。舍聚落愤闹。移居深山。鸟路交通。人迹永绝。昼夜坐禅。禅余暇诵经。其山阴有大蛇。以恶业因缘故。无量毒虫。聚集之所啖食。遥闻人香。宛转腹行。趣向僧处。此蛇昔佛弟子。闻法音流泪。毒虫食息。苦痛暂除。欢喜不害比丘。常住僧边闻经。僧不知有大蛇。乞食已讫。还所止见大蛇蟠。即生惊怖语恶蛇。汝早去早去。若无恶心即近住。蛇闻此言。近来常住。闻诵经声。至食时含果来供养之。如此日日来。后时良久不来。比丘怪之登峯见下。幽谷臭秽。即下见悬高木枝吐果而死。比丘见悲愍。为祝愿报恩还所止。尔时天雨种种杂华满山谷。来下比丘僧室。种种供养之。飞腾空中。比丘曰。汝谁天。答吾是公弟子山阴大蛇。依闻法力。舍身生忉利天。今为报恩来下而已。天又曰。吾生天上。见一天子。从手放光。掩闭诸天。问因缘答。吾在人间。书写法华。生此天中。以是因缘。手放光。或天口放光。问因缘答。吾先世读法华。凡所有天众。多无解而行法华人也。说此事已。还于本天。比丘手记置。收室柱内耳(出外国记)。

舍卫城波斯匿伽罗王十

昔如来灭后五十年中。舍卫城有王。名曰波斯匿伽罗。此即波斯匿王玄孙也。有二大臣。一名流水。一名行雨。辅佐王者。覆育人民。尔流水驾车。欲入王宫。外国有一阿罗汉圣者。名曰毘沙尸利密多。容仪挺直。行步庠序。流水见生尊重。还驾问讯。圣者何处来。有何所求。答我是外国吴兴山比丘圣者陀俱罗弟子也。师指我巡捡此国。是故来入也。流水劝请圣者。唯愿尊者。慈悲枉驾。我欲供养。即默随情。流水还家。香汤沐浴。具备圣礼。行食已请说小法。尊者说十二因缘。兼赞摩诃衍深旨。如是时间经三日。王召流水。流水恐违命。王具问不来由。流水白王。王大嗔怒。与余臣

评议其罪过。尔时行雨白王言。大王将召旃檀木及青莲华三茎。王诺。以责之时。流水白王言。待七日。王许之。即还着蔽衣忧若。时属冬气。青莲华何求。旃檀在摩黎山。毒蛇围树不可近。设蛇去相似木多。将知何木。时圣者毘沙尸梨蜜多在吴山。以天眼观视。具知其情。来至流水宅。问讯安慰。知故问。即答上状。圣者吴山顶有大池。四时皆生水华。池岸有旃檀。大龙守护之。君往彼池。称南无佛。龙知佛弟子。敢不加害。即请圣力到池边。称南无佛。龙起慈心。隐形而住。流水取华及木。将还本路。龙化作优婆塞形谓大臣。我是汝君主大王波斯匿迦罗之父。其名曰罗[门@免]阁。以非法治国。以邪恶意。不信福田。自不行十善。民亦随王行恶。以是因缘故。受毒龙身。百千毒虫。食噉身分。三热苦痛。不可堪任。唯愿为修出离业。救我苦恼。流水曰。大王旧君吾受持佛所说芬陀利修多罗。若闻信受必生天上。即诵修多罗一品。优婆塞两目出泪忆吾昔。道人汝早还。吾闻法力。助昔日行。当生三十三天。各辞别去。流水还王宫。以二种物。奉上大王。王生希念问由来。即具答。王不信之。先王治国。受佛禁戒。岂生恶趣成毒龙。又发愿。此莲华实父池所生者。三月莫萎落。即收藏中。三月后其华鲜生如本。王及诸臣。信受此事。开藏修福。王臣共到吴兴山。龙死臭气满山。即收骨还起塔。塔上忽有光明云盖。中有一天告大众。吾闻法华。助往日缘。离苦得乐。复生何处。答生金色世界。即说偈曰。

释迦灭后诸众生 一闻法华四句偈
文殊随顺不舍离 随愿即生金色界

说是偈已。隐而不见(同集)。

浔阳湖海女十一

浔阳江湖边。有一客老女。不知何处人。亦失姓。耽鱼肉不识因果。买卖鱼鳞。贪收其利以存活。亦无他业。一生空过。失人间利。死至阎魔王所。王问。汝生人界修何善根。女默无言。王复问。汝全无善不。女忆知。昔求鱼肉利出市。大云顿兴起。暴雨频下。江湖满水。不能往还。半日寄潮堂。闻讲法华。此非大善耶。即以此答王。王言。甚微妙善。今放汝还人间。但汝罪业受苦处能见不。答未见。王召一人冥官。相共遣海畔。见海滨有百千捕鱼人。皆以铁绳束其颈。杻械枷锁。缠络其身。从空中大火轮下。当罪人顶。火论入身刹那烧尽。暂时死生三十余返。各叫唤曰。痛哉。吾等昔恣杀

生命。而活吾命受大苦。唱此言已僻地。众多狱卒。手执劔刃割身肉。折骨破髓。各各食噉已。还吐骨肉活如本。如此罪人受苦处。无量无边。冥官告女言。汝当往彼处可问作何业受此苦恼。忙怖不欲问。官即问。汝等作何罪业受此苦。罪人答曰。吾等愚痴。杀鱼龟为食。买鱼肉以求活利。以是因缘故受苦。如斯次第巡捡。有狱卒而无治罪人。即问。何故汝空手无治罪人。答浔阳江湖边有老女。为治彼业而在此处。彼依闻法华故。免脱地狱。是以空手而坐。是时老女。举声唱如是言。南无妙法莲华经。闻是语已。无量罪人。欵然不见。官及女还白王。王言。吾误吾误。遣汝使见受苦之人。彼闻妙法言。罪灭生天。汝还人间。告江头人。以明善业果报(云云)老女得活。对江头人说此事。亲传闻在实矣。

雍州醴泉县沙弥十二

醴泉县徐高思有少儿。生年七岁。受五戒为沙弥。师事大德。有相师见沙弥云。此沙弥明敏。众相自足。但短寿。父母闻之忧恼。沙弥依缘往邻县遭雨入精舍。有一僧诵法华经。沙弥闻经。欢喜白僧。吾辞父母。将随师役仕。雨止出寺。至家经三日。先相师尚在。见沙弥云。汝既正寿九十有余。有何异术。沙弥云。吾闻经心爱乐。此外亦无他事。相师善哉。大乘有不思议力。闻者延寿矣。

南阳僧法朗猴犬十三

释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许氏南阳人也。年二十余。欣欲出家。寻预剃落。栖止无定。多住鄂州。形貌与世而殊有奇相。饮噉同俗为时共轻。常养一猴一犬。其状伟大。皆黄赤色。不狎余人。惟附于朗。日夕相随。未曾舍离。若至食时。以木盂受食。朗噉饱已余者。用餒同器。食讫猴便取盂戴之。骑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夺者。辄为所昨朗任犬盘游。略无常度。陈末隋初。行于江岭之表。章服龕蔽威仪越序。杖策徒行。护养生命。时复读诵诸经。偏以法华为志。素乏声味清靡不丰。乃洁誓诵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声如雷动。知福力之可阶也。其诵必以七数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万。声韵谐畅任纵而起其类。箏笛随发明了。故所诵经。时旁人观者视听皆失。朗[辰/目]吻不动。而啖起咽喉。远近亮澈。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申缩任怀有。若龟藏时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诸燕饮。而嚼[口*集]猪肉。不测其来。故世语曰。法华朗五处俱时缩猪肉满口颡。或复巡江泗泝拱手。舟中猴犬在

旁。都无舣棹。随意所往。虽凌犯风波。瞬息之间。便达所在。后猴犬死。有人梦。猴犬是朗宿世朋友。闻法华故。舍寿生天。畜生尚狎持经者。闻诵经声生天。况人乎。

魏常山衡唐精舍蝙蝠十四

常山衡唐精舍中。有数十蝙蝠游化。沙门止宿寺中。诵法华经。蝙蝠爱乐法音在壁中。壁顿[袖-由+希]落一时命终。僧见其死祝愿。汝既闻法华。必生天上。过三日后。僧梦数十天人。身带光明。来谒僧曰。我等此伽蓝中闻法故。舍身生四天王天。以本缘所起来辞。僧取蝙蝠埋土中。其上立塔。称曰蝙蝠塔焉。

隋吴郡虎丘山獼猴十五

隋末有游化沙门。不知其名。入虎丘山。诵法华经。一夏九旬。其山有獼猴群。数过一百。獼猴群中有一老猴。身毛纯白无声数日。在傍树上闻经。夜尚在树。不去朝见落死。僧生悲心为祝愿。以石埋之。后时夜诵。渐至三更。空中有声云。我是老獼猴。依闻法力。生第二天。欲报其恩故来下。以珠十枚施师。作是言已后无声。明日见窟前。其珠现在。收为经轴。暗夜放光。以经收石窟。远见窟上有光。近即灭而已。

月支苏摩耶菩萨所见饿鬼十六

昔月支摩诃衍传法菩萨。号曰苏摩耶。传持摩诃衍大宝藏。师徒训化。月支古俗。号曰摩诃衍提婆菩提萨埵。将诸弟子。游化诸国。至师子国边境海畔前行。路见五百饿鬼。忽然微笑。彷徨不进。弟子怪异问因。答我见五百饿鬼。饥虚穷乏不闻饮食名。见我前进。流泪请救济。即问。汝等住海渚几时。答曰。不识几时。唯见此海七返兴败。菩萨言生死无边际。汝知几时。复问。饮食已来如何。答曰。我等得少涕唾。触口唇已来。经七百年。久久求食不得。设得少尿水。入口成火灰。复问苦何。答受苦不可称尽。且一日所受苦。三时不同。朝众多琰魔卒来。以热铁丸含口。以铁棒而打掷之。身成火灰段段坏尽。凉风所吹。还活如故。即嗔吐火呵责言。汝昔贪食。独口食之。饱吞热丸。美味有不。呵责已了还去。我等身心苦趣万死万生。日中百千军骑来至。步军杂役。镬湛融铜。持用而来先捧铁刺者。来打我等头。令坐海渚。次镬使来至。以融铜灌口云。汝等谤大人。独食不施。融铜味

不。时众多军骑。驰后马以火箭射之。如人间射的。中毒火箭。宛转蹙地。凉风所吹还活如故。夕百千铁狗铁乌狐狼等来。牙齿如刃。哮吼驰走。鬪净揜掣。哇齩食噉至晓更散。如此等苦。百分之一。不可具说。愿尊慈荫。苏摩耶告曰。汝自作业还自受。如何他人力所及。复问。汝等忆宿命业不。答自尔力故。忆知宿作。我等于无量劫前。作出家众。不持净戒。守护田业。慳贪不施。若得食味。屏处独食。打驱犬乌。死后受此报。菩萨生悲愍。为分别萨达磨芬陀利修多罗等深法。五百饿鬼目出喜泪。欢娱受乐。菩萨前进。到师子国。夜宿空亭至三更。五百天子。来至空亭。各以一枚真珠。供养菩萨已白言。大士我等是海渚饿鬼。乘闻法善生天上。思闻法恩故。以天上福来。最初供养之。即还天上。菩萨自手记因缘。号曰救饿鬼记。

浔阳处女十七

唐总章年中。外国沙门。名达磨跋陀。唐云法贤。无奈何事。来至浔阳。容仪挺特。色貌端正。诵法华等大乘经凡三万偈也。音声爱雅众所乐。时有处女。形貌伟丽。具解六十四态。初见沙门。生爱染心。静夜近僧。宿诵提婆达多品龙女文。女虽不了梵文。闻诵声发信心。止染心而还。时海水波涛船漂。有一人丈夫。接持置岸。都不湿装服。在宿梦有前丈夫谓女。汝闻法华提婆达多品。净心信敬。免漂没难。若能修行不受女身。女梦觉悲喜悔过寻僧。不知去所。既厌女身。出家为尼。诣五台山而住。空慧比丘尼是也。

西域毘末罗密多十八

昔西域有大论师。名毘末罗密多。秦言无垢友。罽宾国人也。于萨婆多部而出家。博学多闻。兼括三藏奥义。巡游五竺。闻华严法华般若等甚深奥理。心生不忍。叹曰。天亲论主。恣挫小义。显大乘法。制十地法华等论。隐蔽萨婆多本宗。吾逝五竺。究本宗源尽所知。当制作众论断绝大乘经典灭天亲名。萨婆多一宗。阎浮盛行。四海归潮。说是语已。顿发狂乱。五舌重出热血流面。论师知寿已尽悔过曰。大乘者究竟教。理味幽远难信解。我以愚痴故。起邪智心。抑挫大乘灭身。宜矣。敢告学人。厥鉴斯在。各慎尔志。无怀疑谤。实时地震烈。身坏命终。其死处地。陷为深坑。贤圣见者叹曰。哀哉。论师三寸舌毁皆大乘。现生五舌。情执隆盛。当堕无间。焉异调达。弟子等为忏悔设斋。赞大乘义。论师示梦云。吾欲灭大乘堕阿鼻。然闻芬陀利等大义故。热火如人间温泉。在地狱说法义。如陀罗尼菩萨等。闻者离苦。

阎魔天子。劝请出狱故留说法。若闻大乘种在藏识。即入即出。更不重入故也。汝等精勤修习大乘。莫自疑悔。弟子为建塔。安法舍利矣。

尼智通十九

尼智通少出家。住京师简静寺。信道不笃。元嘉九年。师死罢道。嫁为魏郡梁犀甫妾生男。六七岁家甚贫穷。无以为衣。通为尼时。有数卷素无量寿法华等经。悉练捣之。以衣其儿。居一年而得病。恍惚惊悸。竟体剥烂。状若火疮。有细白虫。日出升余。惨痛烦毒。昼夜号叫。常闻空中语云。坏经为衣。得此剧报。旬余而死(法苑第十八云出冥祥记也)。

沙弥云藏二十

沙弥云藏。少出家传持阿含。贫道乏衣服。冬属寒气。身冻寒苦。入古精舍。得法华经五六卷。缀为纸衣。见者寒心。未越冬季。忽发显癞病。眉毛皆落。微疮遍。初如粟次如豆。七日之中。身破烈而卒。见者叹曰。惜哉。云藏轻大乘。损失二世利矣。

慈门寺僧孝慈二十一

僧孝慈。年可五十。幼少已来。依投信行禅师。说三阶佛法。以修苦行。常乞食为业。六时礼忏。着粪扫衣。随所至处。说三阶佛法。劝诱蒙俗。每说三阶佛法时尝言。不合读诵大乘经典。若读诵者。入十方阿鼻地狱。急须忏悔。后于一时在岐州。说三阶佛法。于时有一优婆夷。持法华经。又劝有缘。诵持法华经。其禅师孝慈。劝彼持法华经优婆夷等言。汝等持法华经。不当根机。合入地狱。劝令舍诵。遂有数个优婆夷舍持经。于时禅师处众中忏悔。持法华经罪其元首。劝持法华经。优婆夷情中不忿。遂于大斋日。禅师为众说三阶佛法。当此时座下万人以来其优婆夷。于大众中。烧香发愿言。若某乙持法华经。不称佛意。愿某乙见身着恶病。令大众共知持法华经得此罪报。又愿生身。陷入阿鼻地狱。愿众同见。若某乙持法华经。称顺佛意。禅师亦尔。当此优婆夷发愿之时。其禅师被神打。失音不语西高座上唱集录者。亦失音不语。下既有五个老禅师。亦失音不语。其先舍诵法华经。数人因此既发心。诵法华经更生殷重。

唐襄州优婆塞后妻二十二

襄州有优婆塞。家甚富贵。畜养二女。以为妻室。本妻慈悲仁让。特受持法华经提婆品。昼夜不废。末妇嫉妬隆盛。恒窥前妻短。他行之隙。入本妇家。嗔恚以右足踏经。即还宿室头痛三日方死。上心少暖。家人厌恶其嫉。不殡葬之。一日一夜方还活。悲泣悔过。对本妇曰。吾以愚骇妬君。谬踏所持经。被阎王责。二人使官被驱。到王所诚恶。我足下有金色文。王见欢喜曰。此是法华提婆品文。汝以右足踏经文。文移足救汝。逆蒙利益。是故言验矣。以是因缘被赦还活。倒于大地。还依地起。今对君悔。不念昔恶。遂出家为尼。不知所终矣。

法华经传记卷第九

法华经传记卷第十

依正供养第十二 附出法供养

- 释慧绍一
- 释慧益二
- 释法光三
- 释大志四
- 释会通五
- 比丘尼六
- 书生七
- 释僧瑜八
- 十种供九
- 供养益十
- 妙华天十一
- 宝璎天十二
- 老女十三
- 优婆塞十四
- 释僧达十五
- 法供养十六
- 无行比丘十七

宋临川招提寺释慧绍一

释慧绍。不知氏族。小儿时。母哺鱼肉辄吐咽菜不疑。于是便蔬食。至八岁出家为僧。后随要止临川招提寺。诵法华经。每至药王品。乃密有烧身之志。常雇人斫薪。积于东山石室数丈。中央开一龕。足容己身。乃还寺辞要。于烧身之日。于东山设大会告别。知识其口阖境奔波车马人众。及赍金宝者。不可称计。至夜初更。行道诵经。绍自行香竟。执烛燃薪。入中而坐。诵药王本事品。众既不见绍。悟其已去。礼拜未毕。悉至苏已。洞燃诵经声未息。火至额闻唱一心。言已奄绝。大众咸见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时见者咸谓。天宫迎绍。经三日薪聚乃尽。前临终时谓同行曰。吾烧身处。当生梧桐。慎莫伐之。烧身三日果生矣。

宋京师竹林寺释慧益二

释慧益广陵人也。少出家。随师止寿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懃苦行。诵通法华。每至药王品。流泪叹曰。人身难受。佛教难遇。得好欲烧身。众人闻者。毁赞交语。大明四年始断粒唯饵麻麦。到六年更断麦等。但食苏油。又绝苏油。唯服香丸。虽四大绵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异致问。殷懃遣太宰江夏王义恭。诣寺谏益。益誓志无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将就焚烧。乃于钟山之南置镬办油。其日朝乘牛车。而以人牵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凭。又三宝所寄。乃自力入台。至云龙门。不能步下。令人启闻。慧益道人。今舍身诣门奉辞。深以佛法仰累。帝闻改容。即躬出云龙门。益既见帝。重以佛法凭嘱。于是辞去。帝亦续至。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满山谷。投衣弃宝。不可胜计。益入镬据一小床。以衣具自缠。上加一长帽。以油灌之。将就着火。帝令太宰至镬所。请谕曰。道行多方。何必殒命。幸愿三思。更就异途。益雅志确然。曾无悔念。乃答曰。微躯贱命。何足上留天心。圣慈罔已者。愿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许。益乃手自执烛以燃帽。帽燃乃弃烛。合掌诵药王品。火至眉。诵声犹分明。及眼乃昧。贵贱哀嗟响振幽谷。莫不弹指称佛。惆怅泪下。火至明旦乃尽。帝于时闻空中笛管。异香芬苾。帝尽日方还官。夜梦见益。振锡而至。更嘱以佛法。明日帝为设会度人。令斋主唱白。具序征祥。烧身之处。谓药王寺。以拟本事也。

齐陇西释法光三

释法光。秦州陇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行头陀。不服绵纩绝五谷。唯饵松叶。后誓志烧身。欲供养法。乃服松膏及饮油。经于半年。至齐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于陇西记城寺内。集薪焚身。以满先志。火来至目。诵法华经声犹记。至鼻乃昧奄然。春秋四十有一(已上三缘梁高僧传十二)。

隋九江庐山沙门释大志四

释大志。姓顾氏会稽山阴人。发蒙出家。师事天台智者。顛覩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因名为大志。禅诵为业。苦节自专。四方名所无远。必造而言气清穆。仪相真严。故见者[盼-八]睐知非凡器。开皇十年。来游庐岳。住峯顶寺。不隶公名。不豫僧伍。诵法华经。索然闲雅绝能清嘖。使诸听者忘疲。后于华山甘露峯南。建静观道场。头陀为业。子尔一身不避虺虎。闻有恶狩。辄往投之。皆避而不瞰。山粒本绝。终日忘食。或以饼果继命而已。外覩不堪其恼。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经于七载。禅业无断。晚住此山福林寺会。大业屏除流徒隐逸。慨法陵迟。一至于此。乃变服毁形。头擐孝服。龕布为衣。在佛堂中。高声恸哭。三日三夕。初不断绝。寺僧慰喻。志曰。余叹恶业乃如此耶。要尽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往东都。上表曰。愿陛下兴显三宝。当然一臂于嵩岳用报国恩。帝许之。勅设大斋。七众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烧铁赫然。用烙其臂。并令焦黑。以刀截断。肉裂骨现。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蜡灌下火然之。光耀岩岫。于时大众。见其行苦。皆痛心贯髓。不安其足。而志虽加烧烙词色不变。言笑如初。时诵法句。或叹佛德。为众说法。声声不绝。臂烧既尽。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时年四十有三矣。

唐终南豹林谷释会通五

释会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捡。游泊林泉。苦节戒行。是其顾习。投终南豹林谷。潜隐综业。读法华经。至药王品。便欣厌舍。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贞观末年。静夜林中。积薪为窟。诵至药王。便令下火。风惊焰发。烟火俱盛。卓尔跏坐。声诵如故。寻尔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晓身火俱灭。乃收其遗骨。为起白塔。勒铭存焉。

荆州比丘尼六

贞观之初。荆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诵法华。深厌形器。俱欲舍身。节约衣食。钦崇苦行。服诸香油。渐断粒食。后顿绝谷。推噉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鲜爽。周告道俗。克日烧身。以贞观三年二月八日。于荆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蜡布缠身至顶。惟出面目。众聚如山。歌赞云会。诵至烧处。其姊先以火柱妹顶请妹又以火柱姊顶清夜两炬。一时同耀。焰下至眼。声相转明。渐下鼻口。方乃歇灭。恰至明晨。合坐洞举。一时火化骸骨摧朽。二舌俱存合众欣嗟。为起高塔。

并州城西书生七

并州城西有一书生。年二十四五。诵法华经。誓烧供养。乃集数束蒿干笼之。人问其故。密而不述。后于中夜。放火自烧。及人往救。火盛已死。乃就加柴薪。尽其形阴。

宋庐山招提寺释僧瑜八

释僧瑜。姓周吴兴余杭人。弱冠出家。业素纯粹。元嘉十五年。与同学昙温慧光等。于庐山南岭。共建精舍。名曰招隐。瑜常以为结累三涂情形故也。情将尽矣形亦宜损。药王之[跳-兆+(辙-车)]独何云远。于是屡发言。誓始契烧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为龕。并请僧设斋。告众辞别。是日云雾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当晴朗。如其无感。便当滂注使此四辈知神应之无味也。言已云景明霁。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药药王品。火焰交至。犹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弥山。并稽首作礼。愿结因缘。咸身紫气腾空。久之乃歇。时年四十四。其后旬有四日。瑜房中生双梧桐。根枝丰茂。巨细相如贯壤直耸。遂成奇树。理识者以为娑罗宝树。克炳泥洹。瑜之庶几故现斯证。因号为双桐沙门。吴郡张辩。为平南长吏。亲覩其事。具为传赞。赞曰。悠悠玄机。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为妙宝(其一)自昔药王。殊化绝伦。往闻其说。今覩斯人(其二)英英沙门。慧定心固。凝神紫气。表迹双树(其三)其德可乐。其操可贵。文之作矣。式飘鬣髯(其四)。

十种供养记九

逍遥园记云。外国法师鸠摩罗什。弘始七年冬。译新法华竟。一部七卷二十八品。明年春正月。本齐校定。造金字经。七宝以为庄严。光色映园。道俗

如市。瞻仰礼拜。感梦云。阙一尘一劫四字。更勘梵本如所梦。秦王欢喜曰。什师深得经旨。良会圣心。先所写者。阙此四字。寻经缀之。王谓什云。朕如法供养经卷。法式何等。什曰。若欲如说供养经卷。须依经说。略备十种供具。一华二香三瓔珞四抹香五涂香六烧香七幡盖八衣服九妓乐十合掌也。王曰。未审。何等香华。什曰。香者海岸香麝香麝金香苏合香等。用净洁香。去不净香。非抹为微尘类。华者水陆时华。如莲华等类。若无时华。以七宝成。拟曼陀罗等四华及时妙华。外国用优钵罗华苏摩那华等。瓔珞者用珠宝成。拟如意珠瓔珞摩尼珠瓔珞等。外国用一百杂宝瓔珞。抹香者抹檀木根茎等。若和水以为涂香。拟沈水等。若合火为烧香拟熏。幡盖者用净洁迭。外国用藕丝等绝服。拟天妙衣。妓乐者用鼓箫笛琴箜篌等。合掌者以敬心为供。用莲华合掌。皆用净洁。寄事悟理。王曰。其果报一何。什曰。果报有远近。近依局情不关善体。远得常住佛果。王曰。其局情近果及远妙果一何。什曰。如此供养果报微妙。诸佛所叹。且昔佛在世时。有旃檀香口比丘。九十一劫。在人中天上。身诸毛孔。出旃檀香。口中常出优钵罗华香。最后值佛。得阿罗汉。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此毘婆尸佛灭后。以香供塔所得果报。迦毘罗城一百童子。昔同在一邑。作伎乐持香华。供养佛塔。九十一劫不堕恶道。同受快乐。值佛尽苦。华天昔以野泽草华。用散众僧。所生之处。常雨天华。威德比丘。以萎华散塔上。亦复如是。外国有一婆罗门。造三逆杀父母阿罗汉也。后生悔心。以香华供养经卷。罪垢微薄。以余业故。虽堕地狱。猛火如温水目谓温泉。入中快乐。身有异香。罪人闻之。得生天上。善化王以幡盖覆支佛庙。感轮王业。华盖比丘。以草盖覆塔。九十一劫。华盖覆护其身。妙音以伎乐供佛。乃至过去诸佛。皆成佛道。初发心时。一华一香等。以供养佛。如贤劫千佛中。执华如来。从悦意佛。初发心时。以好衣名香。贡上其佛。自致正觉。善思如来。从普观佛。初发道心。采一莲华。贡上彼佛。自致正觉。贤重如来。从大清喜佛。奉上杂香。自致正觉。闲静如来。从无上佛。初发心时。奉上瓔珞。自致正觉。如此远近所得果报。不可称记。何况于法华。而为供养。以佛智慧。不得其功德边。王闻此说。心开意解。调供具严净道路。散华洒水。王臣大众悬列大道。金匣收经。安置案上。王自顶戴。三千比丘。唱赞前遵。安详修行。入于大寺。以十种供。而供养之。众星来下乘云在空。见者盖多。五色云盖璎珞。垂覆逍遥园上。见未曾有。于时白月十五日。入夜秦王后妃王母嫫女。并在翻经馆傍净室中。王自梦。逍遥园地。如广博严净土。文殊在高开题目。菩萨大众。从九方来。所设供具。遍于九方。以事启什。什曰。此是

陛下信所致。法华大教缘在兹国。灭后之中。此感难有。明日各散。什叹曰。于阎浮提。第三佛事矣(记文烦广之取意而出耳)。

灭度受持供养经卷者弥勒出世时得益十

法住记云。弥勒如来成正觉已。为声闻众。三会说法。令出生死得证涅槃。乃至若诸国王及以臣。度一切施于今释迦牟尼佛。正法中能为法事自种善根。或教他种。谓于大乘素担览藏所有甚深空性相应诸大乘经。谓般若波罗蜜多经妙芬陀利经金光明经等。如是等大乘经。有百俱胝部党差别大乘毘奈耶声闻三藏。于如是等正法藏中。或是佛说。或菩萨说。或声闻说。或诸天说。或智者说。能引义利。乃至有能于四句颂。若自读若教他读。若自持若教他持。若自解说若教他解说。或于法师恭敬供养。或于经卷恭敬供养。谓以种种香华幡盖伎乐灯明。而为供养。或于经卷。以诸杂彩囊肥缕带。而严饰之。由如是等善根力故。至弥勒如来成正觉时。善得人身。于彼佛第二会中。以净信心。舍离家法。出趣非家。净除须发。披着法服。既预圣众。随宿愿力。便得涅槃。是名第二为法事故。种善根者所得果报(法云经彼记大同此文)。

外国妙华天女十一

昔外国有铁塔。高丈余。于中安置芬陀利迦阿差摩摩诃毘卢舍那经等梵夹。各有百千偈。时有一天女。夜时时来。以天曼陀罗华。供养铁塔。有一客游比丘。止宿塔影。夜分见天女。问曰。汝是谁。答我是忉利天妙华天女。释迦提桓因侍女也。比丘复问。有何因缘来至供养。天女曰。我昔为贫女乞丐自活。傍有池号曰妙池。夏月四色莲华弥满。于中而生。诸国婆罗门等。竞来采华。设莲华法会。尔时贫女发微信。采二茎白莲华。供养塔中芬陀利迦等修多罗。乘此一善。生忉利天。为帝释侍女。以依本缘。号曰妙华。欲报法恩。时时供养作是语已。隐而不现。沙门舍衣钵。买华供养塔及经卷(出要集)。

忉利天宝璎天子十二

昔梁武帝。造五百袈裟。欲施须弥山顶五百阿罗汉。谓志公。公往忉利天上。施武帝袈裟。时有一天子。名曰宝璎。身所著璎珞。过天王百千万倍。光明映蔽余天。志公问曰。汝衣璎珞殊特何因。天答曰。我昔生在阎浮提华氏

国。为长者子。以身所著衣服璎珞。供养妙法。以是因缘。生此天中。衣璎超过天王百千万倍。又有天子名妙云。形色端正。百千天女而围绕之。志公问因即答。我昔在摩竭陀国毕波罗邑。以华供养妙法。得此天报如此。百千威德天。皆由供养妙法果报。志公还来。具作是说。

长安县老女十三

长安县有一老女。不知姓名。此女盲聋瘖哑。为人轻贱。时于大寺讲新法华。玄孙牵手向大寺。女虽到大寺。以盲聋故不见不闻。玄孙执老女二手而合。向讲肆方。女内心存念。合掌而礼。后经三月忽暴卒。玄孙欲行葬。老女尚暖。至夜三更。发声呼玄孙。闻者谓妖鬼生大恐。敢不应至。明日见起居。两眼俱明。语如常人。流泪悲起。玄孙问。谁鬼魅。答曰。吾非妖鬼。初死之时。见冥官驱向王所。王从座下。合掌向妾。汝大功德人。以合掌供养法华经。业障消尽。诸根复本。尚有余命。早还人间。示法华功力。即出少路。神入本身。眼耳平复。能言如此。经半日已饮食如例。女与玄孙往诣大寺。说其因缘。见者感喜。女舍居处。以供养经。不知卒时(出园记)。

江宁县优婆塞十四

江宁县有优婆塞。能信小乘俱舍等说。不肯大乘。一时县主道俗诸众。造金字法华经营供养。士女蠢蠢。轻财重法。时小乘优婆塞。不意助熏香器。更七年后。无病顿亡。家人怪异。不营殡葬。明日日西得活。悲泣蹙地。闷绝苏起。谓家室曰。吾初死时。先见大城。如金城。其中有众多殿堂。庄严奇妙。金银伟帐。琉璃白迭。甚可爱。城外白屋相接。城中童子出谓吾。汝是小乘人。不可入大城中。可住外白屋。城中唯有大乘人而居。时瞻望城中。宫殿多无居人。问童子。何宫殿无居人。答曰。江宁县供养大乘诸人。当生彼宫殿。彼等犹在人间。是故无人。尔时吾忆知昔施熏香器。谓童子曰。吾亦供养法华。岂居白屋。童子曰。我亦知之。助熏香器故近金城。非直供养故不可入城。若欲入城。早还人间。供养妙法。若供养经卷者。必生此处。即拜辞将还。踟蹰问童子。君谁此何处。童子曰。我是文殊师利。此处金色世界。汝以小心故见小城。若大人见广博妙土。说此言已。城及童子。忽然不见。觉悟如梦。更发心倾家业。造金字经。修如法供养。时人皆谓。造金字经。必生金色世界矣。

隋天台山瀑布寺释僧达十五

释僧达。姓羌台州人也。小出家断食。节苦读诵法华经。隋义宁中。发愿写法华经。未供养之。宿病忽发暴死。作宿作业。至炎魔厅。王见僧达来。从座而起。前来迎之。共入厅正殿。坐竟方语。阿师依宿作业。来至吾所。然写法华经。犹未供养。早还人间。又赦宿作业。当生净土。闻王语已。默然而出入本身活。遂庄严卷轴。供养经卷。不知去处(出寺记)。

法供养胜十六

往昔久远难称限。尔时有佛。号药王如来。世界名大清。劫曰净除。药王如来寿二十中劫。诸声闻众三十六亿菩萨大士。有十二亿。时转轮圣王。名曰宝盖。典主四域。王有千子。其王供养药王如来具五中劫。与眷属俱。一切施安。奉敬药王。过五中劫已。告其千子。吾以供侍如来。君等亦当顺遵前储。于时千子闻父王教。复以五劫。供养药王如来。进以上妙。不违所安。彼第一太子。名曰善盖。闲居独处。静然思念。我等今者供养如来。宁有殊超彼者乎。承佛威神。虚空有天。而语之曰。族姓子岂欲知耶。有法供养。最尊无极。又问曰。何谓法之供养。天曰。尔当往问药王如来。普当为君分别说之。善盖即起。诣药王如来所。稽首于地。白药王如来曰。法之供养奉顺典者。为何储乎。世尊告曰。法供养者。顺如来所说经典。开化一切。是为法之供养。王子善盖。从药王佛。闻法供养。应时逮得柔顺法忍。出家修道。得五神通。欲知时王宝盖。岂异人乎。今见在佛宝[火*金]如来是也。其王千子。此仁贤劫中。千佛兴者是。太子善盖。今我子释迦牟尼是也。是故当知。一切所供。无过法供养。去来今佛。皆从是出。欲得供养十方诸佛。即当受正法华经持讽诵读。宣示一切。分别一乘。无有三道。颂曰。假使有人欲供养者。当受持此正法华经(出正法华经焉)又如华手偈云。若以华涂香衣服及汤药。以此供养佛。不名为真供。如来坐道场。所得微妙法。若能修行者。是为真供养。应知供养法华。为最供养而已。

无行比丘十七

昔外国有一比丘名无行。恒修法供养。所谓佛所说萨达磨芬陀利迦修多罗等。一切世间。难信难解。难受难见。能信能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藏。是名法之供养。能修此供养。时十方诸佛如星而见。异口同声而说偈言。

宝满三千大千界 供养十方诸如来
不如法华一句偈 受持读诵得成佛
假使遍满大千界 断一切善毛道生
若闻法华一句偈 功德熏心速成佛

无行比丘。闻佛说偈。深入无生法忍。是为法供养益(出觉禅师记)。

上来已依西域传记。此土贤圣见闻撰集。梗概而记。其中或有相传无文。或见亲闻自新录之。虽恐本记虚实。意在劝后信矣。

已依旧记及口传 现见亲闻略撰集
龕言细语归中道 见闻俱证无生忍

法华经传记卷第十

唐僧祥公。不知其氏族。博闻达识之人。而记法华之应验。诱愚昧之徒。殊载出传译等之科目。该括一化之始终。实维甚奇甚妙也。故盛行于世。为谈者之资矣。然转写误于豕亥[利-禾+垂]有差脱。不可称计。予尝披僧史传并众经录等。忽觉此记传之有本据。愈考愈质。辄命工镂梓。学者幸勿疑惑焉。时

庆长庚子载季春望日 洛阳 释圆智志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51 册 No. 2068 法华传记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17 (Big5)，完成日期：2011/02/24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北美某大德提供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